

知父野人曰。父母何算焉。都邑之士。則知尊禰矣。大夫及學士。則知尊祖矣。諸侯及其大祖。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。尊者尊統上。卑者尊統下。大宗者。尊之統也。大宗者。收族者也。不可以絕。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。適子不得後大宗。女子子適人者。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。傳曰。爲父何以期也。婦人不貳斬也。婦人不貳斬者。何也。婦人有三從之義。無專用之道。故未嫁從父。既嫁從夫。夫死從子。故父者。子之天也。夫者。妻之天也。婦人不貳斬者。猶曰。不貳天也。婦人不能貳尊也。爲昆弟之爲父後者。何以亦期也。婦人雖在外。必有歸宗。曰小宗。故服期也。繼父同居者。傳曰。何以期也。傳曰。夫死。妻穉。子幼。子無大功之親。與之適人。而所適者。亦無大功之親。所適者。以其貨財。爲之築宮廟。歲時使之祀焉。妻不敢與焉。若是。則繼父之道也。同居。則服齊衰期。異居。則服齊衰三月也。必嘗同居。然後爲異居。未嘗同居。則不爲異居。爲夫之君。傳曰。何以期也。從服也。姑姊妹。女子子。適人。無主者。姑。姊妹報。傳曰。無主者。謂其無祭主者也。何以期也。爲其無祭主故也。爲君之父。母。妻。長子。祖。父母。傳曰。何以期也。從服也。父母。長子。君服斬。妻則小君也。父卒。然後爲祖後者服斬。妾爲女君。傳曰。何以期也。妾之事女君。與婦之事舅姑等。婦爲舅姑。傳曰。何以期也。從服也。夫之昆弟之子。傳曰。何以期也。報之也。公妾。大夫之妾。爲其子。傳曰。何以期

也。妾不得體君。爲其子得遂也。女子子爲祖父母。傳曰。何以期也。不敢降其祖也。大夫之子爲世父母。叔父母。子昆弟。昆弟之子。姑姊妹。女子子無主者。爲大夫命婦者。唯子不報。傳曰。大夫者。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。命婦者。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。無主者。命婦之無祭主者也。何以言唯子不報也。女子子適人者。爲其父母期。故言不報也。言其餘皆報也。何以期也。父之所不降。子亦不敢降也。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。夫尊於朝。妻貴於室矣。大夫爲祖父母。適孫爲士者。傳曰。何以期也。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。公妾。以及士妾。爲其父母。傳曰。何以期也。妾不得體君。得爲其父母遂也。疏衰裳齊。牡麻經。無受者。寄公。爲所寓。傳曰。寄公者何也。失地之君也。何以爲所寓。服齊衰三月也。言與民同也。丈夫婦人。爲宗子。宗子之母。妻。傳曰。何以服齊衰三月也。尊祖也。尊祖故敬宗。敬宗者。尊祖之義也。宗子之母在。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。爲舊君。君之母。妻。傳曰。爲舊君者。孰謂也。仕焉而已者也。何以服齊衰三月也。言與民同也。君之母。妻。則小君也。庶人爲國君。大夫在外。其妻。長子爲舊國君。傳曰。何以服齊衰三月也。妻言與民同也。長子。言未去也。繼父不同居者。曾祖父母。傳曰。何以齊衰三月也。小功者。兄弟之服也。不敢以兄弟之服。服至尊也。大夫爲宗子。傳曰。何以服齊衰三月也。大夫不敢降其宗也。舊君。傳曰。大夫爲舊君。何以服齊衰

三月也。大夫去君，婦其宗廟，故服齊衰三月也。言與民同也。何大夫之謂乎。言其以道去君，而猶未絕也。曾祖父母爲士者，如衆人。傳曰：何以齊衰三月也。大夫不敢降其祖也。女子子嫁者，未嫁者，爲曾祖父母。傳曰：嫁者，其嫁於大夫者也。未嫁者，其成人而未嫁者也。何以服齊衰三月。不敢降其祖也。大功布衰裳，牡麻經，無受者。子，女子子，之長殤中殤。傳曰：何以大功也。未成人也。何以無受也。喪成人者，其文緇。喪未成人者，其文不緇。故殤之經，不膠垂。蓋未成人也。年十九至十六，爲長殤。十五至十二，爲中殤。十一至八歲，爲下殤。不滿八歲以下，皆爲無服之殤。無服之殤，以日易月。以日易月之殤，殤而無服。故子生三月，則父名之。死則哭之。未名，則不哭也。叔父之長殤中殤，姑姊妹之長殤中殤，昆弟之長殤中殤，夫之昆弟之子，女子子之長殤中殤，適孫之長殤中殤，大夫之庶子，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。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，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，其長殤皆九月。纓經，其中殤七月。不纓經，大功布衰裳，牡麻經，纓布帶。三月，受以小功衰。卽葛。九月者，傳曰：大功布九升，小功布十一升。姑姊妹，女子子，適人者，傳曰：何以大功也。出也。從父昆弟，爲人後者，爲其昆弟。傳曰：何以大功也。爲人後者，降其昆弟也。庶孫，適婦，傳曰：何以大功也。不降其適也。女子子，適人者，爲衆昆弟。姪，丈夫，婦人，報，傳曰：姪者何也。謂吾姑者，吾謂之姪。夫之祖

父母。世父母。叔父母。傳曰。何以大功也。從服也。夫之昆弟。何以無服也。其夫屬乎父道者。妻皆母道也。其夫屬乎子道者。妻皆婦道也。謂弟之妻。婦者。是嬖亦可謂之母乎。故名者。人治之大者也。可不慎乎。大夫爲世父母。叔父母。子。昆弟。昆弟之子。爲士者。傳曰。何以大功也。尊不同也。尊同。則得服其親服。公之庶昆弟。大夫之庶子。爲母妻。昆弟。傳曰。何以大功也。先君餘尊之所厭。不得過大功也。大夫之庶子。則從乎大夫而降也。父之所不降。子亦不敢降也。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。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。大夫之妾。爲君之庶子。女子子嫁者。未嫁者。爲世父母。叔父母。姑姊妹。傳曰。嫁者。其嫁於大夫者也。未嫁者。成人而未嫁者也。何以大功也。妾爲君之黨服。得與女君同。下言爲世父母。叔父母。姑姊妹者。謂妾自服其私親也。大夫。大夫之妻。大夫之子。公之昆弟。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。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。傳曰。何以大功也。尊同也。尊同。則得服其親服。諸侯之子稱公子。公子不得禰先君。公子之子稱公孫。公孫不得祖諸侯。此自卑別於尊者也。若公子之子孫。有封爲國君者。則世世祖是人也。不祖公子。此自尊別於卑者也。是故始封之君。不臣諸父昆弟。封君之子。不臣諸父。而臣昆弟。封君之孫。盡臣諸父昆弟。故君之所爲服。子亦不敢不服也。君之所不服。子亦不敢服也。總衰裳。牡麻經。既葬除之。

者。傳曰。總衰者何。以小功之總也。諸侯之大夫。爲天子。傳曰。何以總衰也。諸侯之大夫。以時接見乎天子。小功布衰裳。澡麻帶經。五月者。叔父之下殤。適孫之下殤。昆弟之下殤。大夫庶子。爲適昆弟之下殤。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。爲人後者。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。傳曰。問者曰。中殤何以不見也。大功之殤。中從上。小功之殤。中從下。爲夫之叔父之長殤。昆弟之女子子。夫之昆弟之子。女子子。之下殤。爲姪。庶孫。丈夫婦人之長殤。大夫。公之昆弟。大夫之子。爲其昆弟。庶子。姑姊妹。女子子。之長殤。大夫之妾。爲庶子之長殤。小功布衰裳。牡麻經。卽葛。五月者。從祖祖父母。從祖父母。報。從祖昆弟。從父姊妹。孫適人者。爲人後者。爲其姊妹適人者。爲外祖父母。傳曰。何以小功也。以尊加也。從母。丈夫婦人報。傳曰。何以小功也。以名加也。外親之服皆總也。夫之姑姊妹。姊妹婦。報。傳曰。姊妹婦者。弟長也。何以小功也。以爲相與居室中。則生小功之親焉。大夫。大夫之子。公之昆弟。爲從父昆弟。庶孫。姑姊妹。女子子。適士者。大夫之妾。爲庶子適人者。庶婦。君母之父母。從母。傳曰。何以小功也。君母在。則不敢不從服。君母不在。則不服。君子子。爲庶母慈己者。傳曰。君子子者。貴人之子也。爲庶母何以小功也。以慈己加也。總麻。三月者。傳曰。總者。十五升。抽其半。有事其纓。無事其布。曰總。族會祖父母。族祖父母。族父母。族昆弟。庶孫之婦。庶孫之中殤。

從祖姑姊妹適人者。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。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。夫之叔父之中殤。從母之長殤。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。傳曰。何以緦也。傳曰。與尊者爲一體。不敢服其私親也。然則何以服緦也。有死於宮中者。則爲之三月不舉祭。因是以服緦也。士爲庶母。傳曰。何以緦也。以名服也。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。貴臣貴妾。傳曰。何以緦也。以其貴也。乳母。傳曰。何以緦也。以名服也。從祖昆弟之子。曾孫父之姑。從母昆弟。傳曰。何以緦也。以名服也。甥。傳曰。甥者何也。謂吾舅者。吾謂之甥。何以緦也。報之也。壻。傳曰。何以緦。報之也。妻之父母。傳曰。何以緦。從服也。姑之子。傳曰。何以緦。報之也。舅。傳曰。何以緦。從服也。舅之子。傳曰。何以緦。從服也。夫之姑姊妹之長殤。夫之諸祖父母。報君母之昆弟。傳曰。何以緦。從服也。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。昆弟之孫之長殤。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。傳曰。何以緦也。以爲相與同室。則生緦之親焉。長殤中殤降一等。下殤降二等。齊衰之殤中從上。大功之殤中從下。

據鄭氏注云。布八十縷爲升。升字當爲登。登。成也。今之禮皆以登爲升。俗誤已行久矣。

記

公子爲其母。練冠麻衣。纁緣。爲其妻。纁冠葛經帶麻衣。纁緣。皆既葬除之。傳曰。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。君之所不服。子亦不敢服也。君之所爲服。子亦不敢不服也。大夫公之昆弟。大夫之子。於兄弟降一等。爲人後者。於

兄弟降一等。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。若子。兄弟皆在他邦。加一等。不及知父母。與兄弟居加一等。傳曰。何如則可謂之兄弟。傳曰。小功以下爲兄弟。朋友皆在他邦。袒免。歸則已。朋友麻。君之所爲兄弟服。室老降一等。夫之所爲兄弟服。妻降一等。庶子爲後者。爲其外祖父母。從母舅。無服。不爲後。如邦人。宗子孤。爲殤。大功衰。小功衰。皆三月。親則月算。如邦人。改葬。緦童子。唯當室。緦。傳曰。不當室。則無緦服也。凡妾。爲私兄弟。如邦人。大夫弔於命婦。錫衰。命婦弔於大夫。亦錫衰。傳曰。錫者何也。麻之有錫者也。錫者。十五升。抽其半。無事其纓。有事其布。曰錫。女子子適人者。爲其父母。婦爲舅姑。惡筓有首。以髻。卒突。子折筓首以筓。布總。傳曰。筓有首者。惡筓之有首也。惡筓者。櫛筓也。折筓首者。折吉筓之首也。吉筓者。象筓也。何以言子折筓首而不言婦。終之也。妾爲女君。君之長子。惡筓有首。布總。凡衰。外削幅。裳。內削幅。幅。二衿。若齊。裳內。衰外。負。廣出於適寸。適。博四寸。出於衰。衰長六寸。博四寸。衣帶下。尺。衽。二尺。有五寸。袂。屬幅。衣。二尺。有二寸。袪。尺。二寸。衰。三升。三升有半。其冠六升。以其冠爲受。受冠七升。齊衰四升。其冠七升。以其冠爲受。受冠八升。總衰四升有半。其冠八升。大功八升。若九升。小功十升。若十一升。

儀禮士喪禮

鄭目錄云。士喪其父母。自始死至於既殮之禮。

士喪禮。死于適室。幘用斂衾。復者一人。以爵弁服。簪裳于衣。左何之。扱領于帶。升自前東榮。中屋北面。招以衣。曰。皋某復。三降衣于前。受用篋。升自阼階。以衣尸。復者降自後西榮。楔齒用角柶。綴足用燕几。奠脯醢醴酒。升自阼階。奠于尸東。帷堂。乃赴于君。主人西階東南面。命赴者。拜送。有賓。則拜之。入坐于牀東。衆主人在其後。西面。婦人俠牀。東面。親者在室。衆婦人戶外北面。衆兄弟堂下北面。君使人弔。徹帷。主人迎于寢門外。見賓不哭。先入。門右北面。弔者入。升自西階。東面。主人進中庭。弔者致命。主人哭。拜稽顙。成踊。賓出。主人拜送于外門外。君使人襚。徹帷。主人如初。襚者左執領。右執要。入。升致命。主人拜如初。襚者入衣尸。出。主人拜送如初。唯君命出。升降自西階。遂拜賓。有大夫。則特拜之。卽位于西階下。東面不踊。大夫雖不辭。入也。親者襚。不將命。以卽陳。庶兄弟襚。使人以將命于室。主人拜于位。委衣于尸東牀上。朋友襚。親以進。主人拜。委衣如初。退哭不踊。徹衣者執衣如襚。以適房。爲銘。各以其物。亡。則以緇。長半幅。經末。長終幅。廣三寸。書銘于末。曰。某氏某之柩。竹杠長三尺。置于宇西階上。甸人掘坎于階間。少西。爲墜于西牆下。東鄉。新盆。槃。瓶。廢敦。重鬲。皆濯。造于西階下。陳襲。事于房中。西領。南上。不績。明衣裳。用布。髻笄。用桑。長四寸。纓中。布巾。環幅。不繫。掩。練帛。廣終幅。長五尺。析其末。奠。用白纊。幘目。用緇。方尺二寸。經裏。

著。組繫握手。用玄。纁裏長尺二寸。廣五寸。牢中旁寸。著。組繫。決。用正王棘。若擇棘。組繫。纁極二。冒。緇質。長與手齊。經殺掩足。爵弁服。純衣。皮弁服。緣衣。緇帶。黼鞞。竹笏。夏葛屨。冬白屨。皆總緇絢純。組綦繫于踵。庶襪繼陳。不用。貝三。實于筭。稻米一豆。實于筐。沐巾一。浴巾二。皆用綌。於筭。櫛於簞。浴衣。於篋。皆饌于西序下。南上。管人汲。不說纁。屈之。祝淅米于堂。南面。用盆。管人盥階。不升堂。受潘。煮于釜。用重鬲。祝盛米于敦。奠于貝北。士有冰。用夷漿可也。外御受沐人。主人皆出。戶外。北面。乃沐。櫛。拒用巾。浴。用巾。拒用浴衣。湏濯棄于坎。蚤揃如他日。鬻用組。乃筭。設明衣裳。主人入卽位。商祝襲祭服。緣衣次。主人出。南面。左袒。扱諸面之右。盥于盆上。洗貝。執以入。宰洗柶。建于米。執以從。商祝執巾從入。當牖北面。徹枕。設巾。徹榘。受貝。奠于尸西。主人由足西。牀上坐。東面。祝又受米。奠于貝北。宰從立于牀西。在右。主人左扱米。實于右。三。實一貝。左。中。亦如之。又實米。唯盈。主人襲。反位。商祝掩。瑱。設幙目。乃屨。綦結于跗。連絢。乃襲。三稱。明衣不在算。設鞞帶。搯笏。設決。麗于擘。自飯持之。設握。乃連擘。設冒。纁之。幙用衾巾。柶。鬻。蚤。埋于坎。重木。刊鑿之。甸人置重于中庭。參分庭一。在南。夏祝。鬻餘飯。用二鬲。于西牆下。冪用疏布。久之。繫用鞞。縣于重。冪用葦席。北面。左袒。帶用鞞。賀之。結于後。祝取銘置于重。厥明。陳衣于房。南領。西上。緇紋。橫三縮一。廣終幅。析

其末。緇衾。顏裏。無紃。祭服次散衣次。凡十有九稱。陳衣繼之。不必盡用。饌于東堂下。脯醢醴酒。冪奠用功布。實于簞。在饌東。設盆盥于饌東。有巾。苴經。大鬲。下本在左。要經小焉。散帶垂。長三尺。牡麻經。右本在上。亦散帶垂。皆饌于東方。婦人之帶。牡麻結本。在房。牀第。夷衾。饌于西北。南方盥。如東方。陳一鼎于寢門外。當東塾。少南。西面。其實特豚。四鬻。去蹄。兩肺。脊肺。設扃。鬲。鼎。西末。素俎在鼎西。西順。覆七。東柄。士盥。二人以並。東面立于西階下。布席于戶內。下莞上簟。商祝。布絞衾。散衣。祭服。祭服不倒。美者在中。士舉遷尸。反位。設牀第于兩楹之間。衽如初。有枕。卒斂。徹帷。主人西面馮尸。踊無算。主婦東面馮。亦如之。主人髻髮。袒。衆主人免于房。婦人髻于室。士舉。男女奉尸。俛于堂。幪用夷衾。男女如室位。踊無算。主人出于足。降自西階。衆主人東卽位。婦人阼階上西面。主人拜賓。大夫特拜。士旅之。卽位。踊。襲經于序東。復位。乃奠。舉者盥。右執七。卻之。左執俎。橫攝之。入。阼階前西面。錯俎北面。右人左執七。抽扃予在手。兼執之。取鬲。委于鼎北。加扃不坐。乃杙。載。載兩髀于兩端。兩肩亞。兩肺亞。脊肺在于中。皆覆。進抵。執而俟。夏祝。及執事盥。執醴先。酒脯醢俎從。升自阼階。丈夫踊。甸人徹鼎中。待于阼階下。奠于尸東。執醴酒。北面西上。豆錯。俎錯于豆東。立于俎北。西上。醴酒錯于豆南。祝受巾。巾之。由足降自西階。婦人踊。奠者由重南東。丈夫

踊實出。主人拜送于門外。乃代哭。不以官。有祔者。則將命。擯者出請。入告。主人待于位。擯者出告。須以賓入。賓入中庭。北面致命。主人拜稽顙。賓升自西階。出于足。西面委衣。如於室禮。降出。主人出拜送。朋友親祔。如初儀。西階東。北面哭。踊三降。主人不踊。祔者以褶。則必有裳。執衣如初。徹衣者亦如之。升降自西階。以東。宵爲燎于中庭。厥明滅燎。陳衣于房。南領。西上。繡絞。紵。衾。二君祔。祭服。散衣。庶祔。凡三十稱。紵不在算。不必盡用。東方之饌。兩瓦甑。其實醴酒。角觶。木杓。甃豆兩。其實葵菹芋。羸醢。兩邊無臚。布巾。其實粟。不擇。脯四胾。奠席在饌北。斂席在其東。掘碑見衽。棺入。主人不哭。升棺。用軸。蓋在下。熬黍稷各二筐。有魚腊。饌于西北。南。陳三鼎于門外。北上。豚合升。魚鱠鮒九。腊左胙。髀不升。其他皆如初。燭俟于饌東。祝徹。盥于門外。入。升自阼階。丈夫踊。祝徹巾。授執事者以待。徹饌。先取醴酒。北面。其餘取先設者。出于足。降自西階。婦人踊。設于序西南。當西榮。如設于堂。醴酒位如初。執事。豆北。南面。東上。乃適饌。帷堂。婦人尸西。東面。主人及親者。升自西階。出于足。西面袒。士盥位如初。布席如初。商祝。布絞。紵。衾。衣。美者在外。君祔不倒。有大夫。則告。士舉遷尸。復位。主人踊無算。卒斂。徹帷。主人馮如初。主婦亦如之。主人奉尸斂于棺。踊如初。乃蓋。主人降。拜大夫之後。至者。北面視碑。衆主人復位。婦人東復位。設熬。旁一筐。乃塗。踊無算。卒塗。

祝取銘。置于碑。主人復位。踊。襲。乃奠。燭。升自阼階。祝執巾。席從。設于奧。東面。祝反降。及執事執饌。士盥。舉鼎入。西面北上。如初。載魚左首。進饗三列。腊進抵。祝執醴如初。酒豆籩俎從。升自阼階。丈夫踊。甸人徹鼎。奠由楹內入于室。醴酒北面。設豆。右菹。菹南栗。栗東脯。豚當豆。魚次。腊特于俎北。醴酒在籩南。巾如初。既錯者出。立于戶西。西上。祝後。闔戶。先由楹西。降自西階。婦人踊。奠者由重南東。丈夫踊。賓出。婦人踊。主人拜送于門外。入。及兄弟北面哭殯。兄弟出。主人拜送于門外。衆主人出門。哭止。皆西面于東方。闔門。主人揖就次。君若有賜焉。則視斂。既布衣。君至。主人出迎于外門外。見馬首。不哭。還入門右。北面。及衆主人袒。巫止于廟門外。祝代之。小臣二人執戈先。二人後。君釋采。入門。主人辟。君升自阼階。西鄉。祝負墉南面。主人中庭。君哭。主人哭。拜稽顙。成踊。出。君命反行事。主人復位。君升。主人。主人西楹東。北面。升公卿大夫。繼主人東上。乃斂。卒。公卿大夫逆降。復位。主人降。出。君反。主人。主人中庭。君坐撫。當心。主人拜稽顙。成踊。出。君反之。復初位。衆主人辟于東壁。南面。君降。西鄉。命主人馮尸。主人升自西階。由足西面馮尸。不當君所。踊。主婦東面馮。亦如之。奉尸。斂于棺。乃蓋。主人降。出。君反之。入門左。視塗。君升。卽位。衆主人復位。卒塗。主人出。君命之反奠。入門右。乃奠。升自西階。君要節而踊。主人從踊。卒奠。主人出。哭者止。君出門。

廟中哭。主人不哭。辟。君式之。貳車畢乘。主人哭。拜送。襲入卽位。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。成踊。賓出。主人拜送。三日。成服。杖拜君命。及衆賓。不拜棺中之賜。朝夕哭。不辟子卯。婦人卽位于堂。南上。哭。丈夫卽位于門外。西面北上。外兄弟在其南。南上。賓繼之。北上。門東。北面西上。門西。北面東上。西方。東面北上。主人卽位。辟門。婦人拊心不哭。主人拜賓。旁三。右還。入門。哭。婦人踊。主人堂下。置東序。西面。兄弟皆卽位。如外位。卿大夫在主人之南。諸公門東。少進。他國之異爵者。門西。少進。敵。則先拜他國之賓。凡異爵者。拜諸其位。徹者盥于門外。燭先入。升自阼階。丈夫踊。祝取醴。北面。取酒。立于其東。取豆籩俎。南面西上。祝先出。酒豆籩俎序從。降自西階。婦人踊。設于序西南。直西榮。醴酒北面西上。豆西面錯。立于豆北。南面。籩俎既錯。立于執豆之西。東上。酒錯。復位。醴錯于西。遂先。由主人之北。適饌。乃奠。醴酒脯醢升。丈夫踊。入。如初。設。不巾。錯者出。立于戶西。西上。滅燭出。祝闔戶。先降自西階。婦人踊。奠者由重南東。丈夫踊。賓出。婦人踊。主人拜送。衆主人出。婦人踊。出門。哭止。皆復位。闔門。主人卒拜送賓。揖衆主人。乃就次。朔月。奠用特豚魚腊。陳三鼎如初。東方之饌。亦如之。無籩。有黍稷。用瓦敦。有蓋。當籩位。主人拜賓。如朝夕哭。卒徹。舉鼎入。升。皆如初。奠之儀。卒。柩。釋。七于鼎。俎行。柩者。逆出。甸人徹鼎。其序。醴酒。菹醢。黍稷。俎。其設于室。豆錯。俎。

錯。腊特。黍稷當籩位。敦啓會。卻諸其南。醴酒位如初。祝與執豆者中。乃出。主人要節而踊。皆如朝夕哭之儀。月半。不殷奠。有薦新。如朔奠。徹朔奠。先取醴酒。其餘。取先設者。敦啓會。面足。序出。如入。其設于外。如于室。筮宅。冢人營之。掘四隅。外其壞。掘中。南其壞。既朝哭。主人皆往。北南北面。免經。命筮者在主人之右。筮者東面。抽上韝。兼執之。南面受命。命曰。哀子某。爲其父某甫。筮宅。度茲幽宅。北基。無有後艱。筮人許諾。不述命。右還。北面。指中封而筮。卦者在左。卒筮。執卦。以示命筮者。命筮者受視。反之。東面旅占。卒。進告于命筮者。與主人占之。曰。從。主人經哭。不踊。若不從。筮擇如初儀。歸殯前北面哭。不踊。既井椁。主人西面拜工。左還椁。反位。哭。不踊。婦人哭于堂。獻材于殯門外。西面。北上。縞。主人徧視之。如哭椁。獻素。獻成。亦如之。卜日。既朝哭。皆復外位。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。南首。有席。楚焯。置于爇。在龜東。族長泣卜。及宗人。吉服立于門西。東面。南上。占者三人。在其南。北上。卜人及執爇席者。在塾西。闔東扉。主婦立于其內。席于闔西。闔外。宗人告事具。主人北面。免經。左擁之。泣卜。卽位于門東。西面。卜人抱龜爇。先奠龜。西首。爇在北。宗人受卜人龜。示高。泣卜受視。反之。宗人還。少退。受命。命曰。哀子某。來日某。卜葬其父某甫。考降。無有近悔。許諾。不述命。還卽席。西面坐。命龜與。授卜人龜。負東扉。卜人坐。作龜。與宗人受龜。示泣卜。泣卜受視。反。

之。宗人退。東面。乃旅占。卒。不釋龜。告于池。卜與主人。占曰。某日從。授卜人龜。告于主婦。主婦哭。告于異爵者。使人告于衆賓。卜人徹龜。宗人告事畢。主人經入哭。如筮宅。賓出。拜送。若不從。卜擇如初儀。

儀禮既夕

鄭目錄云。士喪禮之下篇也。既。已也。謂先葬二日。已夕哭時。與葬間一日。凡朝廟日。請啓期。必容焉。

既夕哭。請啓期。告于賓。夙興。設盥于祖廟門外。陳鼎。皆如殯。東方之饌亦如之。俛牀。饌于階間。二燭俟于殯門外。丈夫髻。散帶垂。卽位如初。婦人不哭。主人拜賓。入卽位。祖。商祝。免。祖。執功布。入。升自西階。盡階。不升堂。聲三。啓三。命哭。燭入。祝降。與夏祝。交于階下。取銘。置于重。踊無算。商祝拂柩。用功布。幟用夷衾。遷于祖。用軸。重先。奠從。燭從。柩從。燭從。主人從。升自西階。奠俟于下。東面。北上。主人從。升。婦人升。東面。衆主人東。卽位。正柩于兩楹間。用夷牀。主人柩東。西面。置重如初。席升。設于柩西。奠設如初。中之。升降自西階。主人踊無算。降。拜賓。卽位。踊。襲。主婦及親者。由足。西面。薦車。直東榮。北轉。質明。滅燭。徹者。升自阼階。降自西階。乃奠如初。升降自西階。主人要節而踊。薦馬。纓三就。入門。北面。交轡。圉人夾牽之。御者執策。立于馬後。哭。成踊。右還。出。賓出。主人送于門外。有司請祖期。曰。日側。主人入。祖。乃載踊。無算。卒束。襲。降奠。當前束。商祝飾柩。一池。紐。前經後繼。齊。三采。無貝。設披。屬引。陳明器於乘車之西。折。橫覆之。抗木。橫三。縮二。加抗席。三。加茵。用

疏布。緇翦。有幅。亦縮二橫三。器西南上。繡茵。苞二。笱三。黍稷。麥。簍三。醢。醢。屑。冪用疏布。甌二。醴酒。冪用功布。皆木桁。久之。用器。弓矢。耒耜。兩敦。兩杆。槃。匱。匱實于槃中。南流。無祭器。有燕樂器可也。役器。甲冑。干。笮。燕器。杖。笠。妻。徹奠。巾。席俟于西方。主人要節而踊。袒。商祝御柩。乃袒。踊。襲。少南。當前。束。婦人降。卽位于階閒。袒。還車不還器。祝取銘。置于茵。二人還重。左還布。席。乃奠如初。主人要節而踊。薦馬如初。賓出。主人送。有司請葬期。入。復位。公賄。玄練束。馬兩。擯者出請。入告。主人釋杖。迎于廟門外。不哭。先入門右。北面。及衆主人袒。馬入設。賓奉幣。由馬西。當前輅。北面致命。主人哭。拜稽顙。成踊。賓奠幣于棧左。服出。宰由主人之北。舉幣于東。士受馬以出。主人送于外門外。拜。襲。入。復位。杖。賓賄者將命。擯者出請。入告。出告。須。馬入設。賓奉幣。擯者先入。賓從。致命如初。主人拜于位。不踊。賓奠幣如初。舉幣。受馬如初。擯者出請。若奠入告。出以賓入。將命如初。士受羊如受馬。又請。若賄入告。主人出門左。西面。賓東面將命。主人拜。賓坐委之。宰由主人之北。東面舉之。反位。若無器。則括受之。又請。賓告事畢。拜送。入。贈者將命。擯者出請。納賓如初。賓奠幣如初。若就器。則坐奠于陳。凡將禮。必請。而后拜送。兄弟。賄奠可也。所知。則賄而不奠。知死者贈。知生者賄。書賄於方。若九。若七。若五。書遣於策。乃代哭。如初。宵。爲燎于門內之右。厥明。陳鼎五于門外。

如初其實。羊左胙。髀不升。腸五。胃五。離肺。豕亦如之。豚解。無腸胃。魚腊。鮮獸。皆如初。東方之饌。四豆。脾析。蟬醢。葵菹。羸醢。四邊。棗。糗。粟。脯。醢。酒。陳器。滅燎。執燭。俠輅。北面。賓入者。拜之。徹者入。丈夫踊。設于西北。婦人踊。徹者東。鼎入。乃奠。豆南上。醢。邊羸醢南。北上。醢。俎二以成。南上。不醢。特鮮獸。醢酒在邊西。北上。奠者出。主人要節而踊。甸人抗重。出自道。道左倚之。薦馬。馬出自道。車各從其馬。駕于門外。西面而俟。南上。徹者入。踊如初。徹巾。苞牲。取下體。不以魚腊。行器。茵。苞。器。序從。車從。徹者出。踊如初。主人之史。請讀貲。執算從。柩東。當前東。西面。不命毋哭。哭者相止也。唯主人主婦哭。燭在右。南面。讀書。釋算則坐。卒。命哭。滅燭。書與算。執之。以逆出。公史自西方東面。命毋哭。主人主婦皆不哭。讀遣。卒。命哭。滅燭。出。商祝執功布。以御柩。執披。主人袒。乃行。踊無算。出宮。踊。襲。至于邦門。公使宰夫贈玄練束。主人去杖。不哭。由左聽命。賓由右致命。主人哭。拜稽顙。賓升。實幣于蓋。降。主人拜送。復位。杖。乃行。至于曠。陳器于道東西。北上。茵先入。屬引。主人袒。衆主人西面。北上。婦人東面。皆不哭。乃窆。主人哭。踊無算。襲。贈用制幣。玄練束。拜稽顙。踊如初。卒。袒。拜賓。主婦亦拜賓。卽位。拾踊三。襲。賓出。則拜送。藏器於旁。加見。藏苞。簪於旁。加折。卻之。加抗席。覆之。加抗木。實土三。主人拜鄉人。卽位。踊。襲。如初。乃反哭。入。升自西階。東面。衆主人堂下東面。北上。婦人

坎。隸人溷廁。既襲。宵爲燎于中庭。既明。滅燎。陳衣。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。設於東堂下。南順。齊于坵。饌于其上。兩甌。醴酒。酒在南。篚在東。南順。實角。饌四。木柶二。素勺二。豆在甌北。二以並。饗亦如之。凡饗豆。實具設。皆巾之。饌俟時而酌。柶覆加之。面枋及錯。建之。小斂。辟奠不出室。無踊節。既馮尸。主人袒。髻髮。絞帶。衆主人布帶。大斂于阼。大夫升自西階。階東。北面。東上。既馮尸。大夫逆降。復位。中奠。執燭者滅燭出。降自阼階。由主人之北。東。既殯。主人說髦。三日。絞垂冠六升。外緹。纓條屬。厭衰三升。履外納。杖下本竹。柶一也。居倚廬。寢苦。枕塊。不說經帶。哭。晝夜無時。非喪事不言。歆粥。朝一盜米。夕一盜米。不食菜果。主人乘惡車。白狗幣。蒲蔽。御以蒲菽。犬服。木館。約綏。約轡。木鑣。馬不齊髦。主婦之車亦如之。疏布祔。貳車。白狗攝服。其他皆如乘車。朔月。童子執帚。卻之。左手奉之。從徹者而入。比奠。舉席。掃室。聚諸窆。布席如初。卒奠。婦者執帚。垂末內鬣。從執燭者而東。燕養。饋羞湯沐之饌。如他日。朔月。若薦新。則不饋于下室。筮宅。冢人物土。卜日吉。告從于主婦。主婦哭。婦人皆哭。主婦升堂。哭者皆止。啓之。外內不哭。夷牀。軼軸。饌于西階東。其二廟。則饌于禰廟。如小斂奠。乃啓。朝于禰廟。重止于門外之西。東面。柶入。升自西階。正柶于兩楹間。奠止于西階之下。東面北上。主人升。柶東。西面。衆主人東卽位。婦人從升。東面。奠升。設于柶西。升降自

西階。主人要節而踊。燭先入者。升堂。東楹之南。西面。後入者。西階東。北面。在下。主人降。卽位。徹。乃奠。升降自西階。主人踊如初。祝及執事舉奠。巾席從而降。柩從。序從如初。適祖。薦乘車。鹿淺幣。干。笮。革。鞮。載廬。載皮弁服。纓轡。貝勒。縣于衡。道車。載朝服。藁車。載蓑笠。將載。祝及執事舉奠。戶西南面。東上。卒。束前而降。奠席于柩西。巾奠。乃牆。抗木。刊。茵著。用茶。實綏澤焉。葦苞。長三尺。一編。菅。簪三。其實皆淪。祖。還車。不易位。執披者。旁四人。凡贈幣。無常。凡糗。不煎。唯君命。止柩于垣。其餘則否。車至道左。北面立。東上。柩至于墻。斂服載之。卒空而歸。不驅。君視斂。若不待奠。加蓋而出。不視斂。則加蓋而至。卒事。既正柩。賓出。途。匠。納車于階間。祝。饌祖。奠于主人之南。當前輅。北上。巾之。弓矢之新。沽功。有弭飾焉。亦張可也。有秘。設依撻焉。有纒。撥矢一乘。骨鏃。短衛。志矢一乘。軒。輶中。亦短衛。

儀禮士虞禮

禮

鄭目錄云。虞。安也。士既葬其父母。迎精而反。日中而祭之於殯宮。以安之。

士虞禮。特豕饋食。側亨于廟門外之右。東面。魚腊爨亞之。北上。饔爨在東壁。西面。設洗於西階西南。水在洗西。篚在東。尊于室中北墉下。當戶。兩甒。醴。酒。酒在東。無禁。冪用絺布。加勺。南枋。素几。葦席。在西序下。苴。刈茅。長五寸。束之。實于篚。饌于西坵上。饌兩豆。菹醢于西楹之東。醢在西。一鉶。亞之。從獻豆兩。亞之。四簋。亞之。北上。饌黍稷。一敦于階間。西上。藉用葦席。匱水。

錯于槃中。南流。在西階之南。簞巾在其東。陳三鼎于門外之右。北面。北上。設扁甗。七俎在西塾之西。羞燔俎在內西塾上。南順。主人及兄弟如葬服。賓執事者。如弔服。皆卽位于門外。如朝夕臨位。婦人及內兄弟服。卽位于堂。亦如之。祝免。藻葛經帶布席于室中。東面。右几。降出。及宗人卽位于門西。東面。南上。宗人告有司具。遂請拜賓。如臨。入門。哭。婦人哭。主人卽位于堂。衆主人及兄弟賓。卽位于西方。如反哭位。祝入門。左。北面。宗人西階前。北面。祝盥。升。取苴降。洗之。升。入設于几。東席上。東縮。降。洗。饌。升。止哭。主人倚杖。入。祝從。在左。西面。贊薦菹醢。醢在北。佐食及執事盥。出。舉。長在左。鼎入。設于西階前。東面。北上。七俎從設。左人抽扁甗。七。佐食及右人載。卒。枵者逆。退復位。俎入。設于豆東。魚亞之。腊特。贊設二敦于俎南。黍。其東稷。設一錡于豆南。佐食出。立于戶西。贊者徹鼎。祝酌醴。命佐食啓會。佐食許諾。啓會。卻于敦南。復位。祝奠饌于錡南。復位。主人再拜稽首。祝饗。命佐食祭。佐食許諾。鉤祖。取黍稷祭于苴。三。取膚祭祭。如初。祝取奠饌。祭。亦如之。不盡。益。反奠之。主人再拜稽首。祝祝。卒。主人拜如初。哭。出復位。祝迎尸。一人衰經奉篋。哭從尸。尸入門。丈夫踊。婦人踊。滄尸盥。宗人授巾。尸及階。祝延尸。尸升。宗人詔踊如初。尸入戶。踊如初。哭止。婦人入于房。主人及祝拜。爰尸。尸拜。遂坐。從者錯篋于尸左席上。立于其北。尸取奠。左執之。取菹。擣于

醢祭于豆間。祝命佐食墮祭。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。尸祭之。祭奠。祝祝主人拜如初。尸嘗醢。奠之。佐食舉肺脊授尸。尸受。振祭。齊之。左手執之。祝命佐食。鬮敦。佐食舉黍。錯于席上。尸祭。鉶。嘗鉶。黍羹。滷自門入。設于鉶南。載四豆。設于左。尸飯。播餘于筐。三飯。佐食舉幹。尸受。振祭。齊之。實于筐。又三飯。舉脰。祭如初。佐食舉魚腊。實于筐。又三飯。舉肩。祭如初。舉魚腊。俎。俎釋三个。尸卒食。佐食受肺脊。實于筐。反黍如初。設。主人洗廢爵。酌酒。酌尸。尸拜受爵。主人北面答拜。尸祭酒。嘗之。實長以肝從。實于俎。縮。右鹽。尸左執爵。右取肝。搗鹽。振祭。齊之。加于俎。賓降。反俎于西塾。復位。尸卒爵。祝受。不相爵。主人拜。尸答拜。祝酌授尸。尸以醋。主人。主人拜受爵。尸答拜。主人坐祭。卒爵。拜。尸答拜。筵祝。南面。主人獻祝。祝拜。坐受爵。主人答拜。薦菹醢。設俎。祝左執爵。祭薦。奠爵。與取肺。坐祭。齊之。與加于俎。祭酒。嘗之。肝從。祝取肝。搗鹽。振祭。齊之。加于俎。卒爵。拜。主人答拜。祝坐授主人。主人酌獻佐食。佐食北面拜。坐受爵。主人答拜。佐食祭酒。卒爵。拜。主人答拜。受爵。出。實于筐。升堂復位。主婦洗足。爵于房中。酌。亞獻尸。如主人儀。自反。兩邊棗栗。受于會南。棗在西。尸祭。饔。祭酒。如初。賓以燔從。如初。尸祭燔。卒爵。如初。酌獻祝。饔燔從。獻佐食。皆如初。以虛爵入于房。實長洗。纒爵。三獻。燔從。如初。儀。婦人復位。祝出戶。西面告利成。主人哭。皆哭。祝入。尸謏。從者奉筐哭。如初。

祝前尸出戶。踊如初。降堂。踊如初。出門。亦如之。祝反入。徹設于西北隅。如其設也。凡在南。非用席。祝薦席徹。入于房。祝自執其俎。出。贊闔牖戶。主人降。賓出。主人出門。哭止。皆復位。宗人告事畢。賓出。主人送。拜稽顙。記

虞沐浴。不櫛。陳牲于廟門外。北首。西上。寢右。日中而行事。殺于廟門西。主人不視。豚解。羹飪。升左肩。臂。臠。胙。脊。脅。離肺。膚祭三。取諸左臠上。肺祭一。實于上鼎。升魚鱠。鮓九。實于中鼎。升腊左胙。脾不升。實于下鼎。皆設扁。鬯。陳之。載猶進。柢。魚進鬻。祝俎。脾。胙。脅。離肺。陳於階間。敦東。滹尸盥。執槃。西面。執匱。東面。執巾在其北。東面。宗人授巾。南面。主人在室。則宗人升。戶外北面。佐食無事。則出戶。負依南面。鋤芼。用苦。若薇。有滑。夏用葵。冬用苜。有相。豆。實葵菹。菹以西。羸醢。籩。棗。栗。擇尸入。祝從尸。尸坐。不說屨。尸謦。祝前。鄉尸。還。出戶。又鄉尸。還。過主人。又鄉尸。還。降階。又鄉尸。降階。還。及門。如出戶。尸出。祝反。入門左。北面復位。然後宗人詔降。尸服卒者之上服。男。男尸。女。女尸。必使異姓。不使賤者。無尸。則禮及薦饌皆如初。既饗。祭于苴。祝。祝卒。不綏祭。無黍。羹。菹。載。從獻。主人哭。出復位。祝闔牖戶。降。復位于門西。男女拾踊。三。如食間。祝升。止哭。聲三。啓戶。主人入。祝從。啓牖。鄉如初。主人哭。出復位。卒徹。祝。佐食。降。復位。宗人詔降如初。始虞。用柔日。曰。哀子

某哀顯相夙與夜處不寧敢用絜性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
裕事適爾皇祖某甫饗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
如初曰哀薦成事獻畢未徹乃餞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
西勺北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饌籩豆脯四烝有乾肉折俎二
尹縮祭半尹在西塾尸出執几從席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于尊西北東
面几在南賓出復位主人出卽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卽位于主人之北
皆西面哭不止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
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胸在南尸左執爵取脯搗醢祭之佐食授齊
尸受振祭齊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
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纒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
食取俎實于篚尸謏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
尸出門哭者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
入徹主人不與婦人說首經不說帶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
三哭止告事畢賓出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途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
曰哀子某來日某齊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尙饗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
孫婦于皇祖姑某氏其他辭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明日
以其班祔沐浴擗搔剪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臙其他如饋食用嗣尸曰

孝子某。孝顯相。夙與夜處。小心畏忌。不惰其身。不寧用尹祭。嘉薦。晉俎。曾薦。溲酒。適爾皇祖某甫。以濟祔爾孫某甫。尙饗。暮而小祥。曰。薦此常事。又暮而大祥。曰。薦此祥事。中月而禫。是月也。吉祭。猶未配。

儀禮特牲饋食禮

鄭目錄云。特牲饋食之禮。謂諸侯之士祭祖禰。非天子之士。按祭祀自熟始。曰饋食者。初祭卽薦飪熟之牲體及黍稷。是用生人食道。以

事其親也。

特牲饋食之禮。不諫曰。及筮日。主人冠端玄。卽位于門外。西面。子姓兄弟。如主人之服。立于主人之南。西面。北上。有司羣執事。如兄弟服。東面。北上。席于門中。闔西。闔外。筮人取筮于西塾。執之。東面受命于主人。宰自主人之左。贊命。命曰。孝孫某。筮來曰某。諫此某事。適其皇祖某子。尙饗。筮者許諾。還卽席。西面坐。卦者在左。卒筮。寫卦。筮者執以示主人。主人受視。反之。筮者還。東面。長占。卒。告于主人。占曰吉。若不吉。則筮遠日。如初儀。宗人告事畢。前期三日之朝。筮尸。如求日之儀。命筮曰。孝孫某。諫此某事。適其皇祖某子。筮某之某爲尸。尙饗。乃宿尸。主人立于尸外門外。子姓兄弟。立于主人之後。北面。東上。尸如主人服。出門左。西面。主人辟。皆東面。北上。主人再拜。尸答拜。宗人擯辭如初。卒曰。筮子爲某尸。占曰吉。敢宿。祝許諾。致命。尸許諾。主人再拜稽首。尸入。主人退。宿賓。賓如主人服。出門左。西面再拜。主人東面答再拜。宗人擯曰。某薦歲事。吾子將蒞之。敢宿。賓曰。某敢不敬。

從。主人再拜。賓答拜。主人退。賓拜送。厥明夕。陳鼎于門外。北面。北上有鼎。楸在其南。南順。實獸于其上。東首。牲在其西。北首。東足。設洗于阼階。東南。壺禁在東序。豆籩餹在東房。南上。几席兩敦在西堂。主人及子姓兄弟。卽位于門東。如初。賓及衆賓。卽位于門西。東面。北上。宗人祝。立于賓西北。東面。南上。主人再拜。賓答再拜。三拜衆賓。衆賓答再拜。主人揖入。兄弟從。賓及衆賓從。卽位于堂下。如外位。宗人升自西階。視壺濯及豆籩。反降。東北面。告濯具。賓出。主人出。皆復外位。宗人視牲。告充。雍正作豕。宗人舉獸尾。告備。舉鼎。告絜。請期。曰羹飪。告事畢。賓出。主人拜送。夙興。主人服如初。立于門外東方。南面。視側殺。主婦視饔爨于西堂下。亨于門外東方。西面。北上。羹飪。實鼎。陳于門外。如初。尊于戶東。玄酒在西。實豆籩餹。陳於房中。如初。執事之俎。陳於階間。二列。北上。盛兩敦。陳于西堂。藉用萑。几席陳于西堂。如初。尸盥。匱水。實于槃中。篔巾。在門內之右。祝筵几于室中。東面。主婦纚笄。宵衣。立于房中。南面。主人及賓。兄弟。羣執事。卽位于門外。如初。宗人告。有司具。主人拜賓如初。揖入。卽位如初。佐食。北面。立于中庭。主人及祝升。祝先入。主人從。西面于戶內。主婦盥于房中。薦兩豆。葵菹。蠋醢。醢在北。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。主人降。及賓盥出。主人在右。及佐食。舉牲鼎。賓長在右。及執事。舉魚腊鼎。除鼎。宗人執畢。先入。當阼階南面。鼎西面錯。

右人抽局。委于鼎北。贊者錯俎。加七。乃牝。佐食升。所俎。烹之。設于阼階西。卒載。加七于鼎。主人升。入復位。俎入。設于豆東。魚次。腊特于俎北。主婦設。兩敦黍稷于俎南。西上。及兩鬮。設于豆南。南陳。祝洗。酌奠。奠于鬮南。遂命佐食啓會。佐食啓會。卻于敦南。出立于戶西。南面。主人再拜稽首。祝在左。卒祝。主人再拜稽首。祝迎尸于門外。主人降。立于阼階。東尸入門左。北面盥。宗人授巾。尸至于階。祝延尸。尸升。入。祝先。主人從。尸卽席坐。主人拜。委尸。尸答拜。執奠。祝饗。主人拜如初。祝命掇祭。尸左執觶。右取菹。揆于醢。祭于豆間。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。尸祭之。祭酒。啐酒。告旨。主人拜。尸奠觶。答拜。祭釧。嘗之。告旨。主人拜。尸答拜。祝命爾敦。佐食爾黍稷于席上。設大羹。滂于醢北。舉肺脊以授尸。尸受。振祭。濟之。左執之。乃食。食舉。主人羞所俎于腊北。尸三飯。告飽。祝侑。主人拜。佐食舉幹。尸受。振祭。濟之。佐食受。加于所俎。舉獸幹。魚一。亦如之。尸實舉于菹豆。佐食羞庶羞四豆。設于左。南。上有醢。尸又三飯。告飽。祝侑之。如初。舉骼。及獸魚。如初。尸又三飯。告飽。祝侑之。如初。舉肩。及獸魚。如初。佐食盛所俎。俎釋三个。舉肺脊加于所俎。反黍稷于其所。主人洗角。升酌。酌尸。尸拜受。主人拜送。尸祭酒。啐酒。賓長以肝從。尸左執角。右取肝。揆于鹽。振祭。濟之。加于菹豆。卒角。祝受尸角。曰送爵。皇尸卒爵。主人拜。尸答拜。祝酌授尸。尸以醋。主人拜受角。尸拜送。

主人退。佐食授扱祭。主人坐。左執角。受祭。祭之。祭酒。啐酒。進聽嘏。佐食搏黍授祝。祝受尸。尸受以菹豆。執以親嘏。主人。主人左執角。再拜稽首。受。復位。詩懷之。實于左袂。挂于季指。卒角。拜。尸答拜。主人出。寫齋于房。祝以邊受。筵祝南面。主人酌獻祝。祝拜。受角。主人拜送。設菹醢。祝左執角。祭豆。與。取肺。坐祭。齊之。與。加于俎。坐。祭酒。啐酒。以肝從。祝左執角。右取肝。揆于鹽。振祭。齊之。加于俎。卒角。拜。主人答拜。受角。酌獻佐食。佐食北面拜。受角。主人拜送。佐食坐。祭。卒角。拜。主人答拜。受角。降。反于篚。升。入復位。主婦洗爵于房。酌。亞獻尸。尸拜受。主婦北面拜送。宗婦執兩邊。戶外坐。主婦受。設于敦南。祝贊籩祭。尸受。祭之。祭酒。啐酒。兄弟長以燔從。尸受。振祭。齊之。反之。羞燔者受。加于胙。出。尸卒爵。祝受爵。命送如初。酢。如主人儀。主婦適房。南面。佐食扱祭。主婦左執爵。右撫祭。祭酒。啐酒。入。卒爵。如主人儀。獻祝。籩燔從。如初儀。及佐食。如初。卒。以爵入于房。賓三獻。如初。燔從如初。爵止。席于戶內。主婦洗爵。酌。致爵于主人。主人拜受爵。主婦拜送爵。宗婦贊豆。如初。主婦受。設兩豆。兩邊。俎入。設。主人左執爵。祭薦。宗人贊祭。奠爵。與。取肺。坐。絕祭。齊之。與。加于俎。坐。拱手。祭酒。啐酒。肝從。左執爵。取肝。揆于鹽。坐。振祭。齊之。宗人受。加于俎。燔亦如之。與。席未坐。卒爵。拜。主婦答拜。受爵。酌。醋。左執爵。拜。主人答拜。坐祭。立飲。卒爵。拜。主人答拜。主婦出。反于房。主人降。

洗酌致爵于主婦。席于房中。南面。主婦拜。受爵。主人西面答拜。宗婦薦豆俎。從獻。皆如主人。主人更爵。酌醋。卒爵。降。實爵于筐。入復位。三獻作。止爵。尸卒爵。酢。酌獻祝。及佐食。洗爵。酌致于主人。主婦燔從。皆如初。更爵。酢于主人。卒。復位。主人降阼階。西面拜賓。如初。洗。賓辭洗。卒洗。揖讓升。酌。西階上獻賓。賓北面拜。受爵。主人在右答拜。薦脯醢。設折俎。賓左執爵。祭豆。奠爵。與。取肺。坐。絕祭。臠之。與。加于俎。坐。拱手。祭酒。卒爵。拜。主人答拜。受爵。酌酢。奠爵。拜。賓答拜。主人坐。祭。卒爵。拜。賓答拜。揖。執祭以降。西面。奠于其位。位如初。薦俎從。設。衆賓升。拜。受爵。坐。祭立。飲。薦俎設于其位。辯。主人備答拜焉。降。實爵于筐。尊兩壺于阼階東。加勺。南枋。西方亦如之。主人洗觶。酌于西方之尊。西階前。北面酬賓。賓在左。主人奠觶。拜。賓答拜。主人坐。祭。卒觶。拜。賓答拜。主人洗觶。賓辭。主人對。卒洗。酌。西面。賓北面拜。主人奠觶于薦北。賓坐。取觶。還東面。拜。主人答拜。賓奠觶于薦南。揖。復位。主人洗爵。獻長兄弟于阼階上。如賓儀。洗獻衆兄弟。如衆賓儀。洗獻內兄弟于房中。如獻衆兄弟之儀。主人西面答拜。更爵。酢。卒爵。降。實爵于筐。入復位。長兄弟洗觶。爲加爵。如初儀。不及佐食。洗致如初。無從。衆賓長爲加爵。如初。爵止。嗣。舉奠。盥入。北面再拜稽首。尸執奠。進受。復位。祭酒。啐酒。尸舉肝。舉奠。左執觶。再拜稽首。進受。肝。復位。坐。食肝。卒觶。拜。尸備答拜焉。舉奠。洗酌入。尸

拜受。舉奠。答拜。尸祭酒。啐酒。奠之。舉奠出。復位。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。阼階前。北面。舉觶于長兄弟。如主人酬賓儀。宗人告祭晉。乃羞。賓坐。取觶。阼階前。北面。酬長兄弟。長兄弟在右。賓祭觶。拜。長兄弟答拜。賓立。卒觶。酌于其尊。東面立。長兄弟拜。受觶。賓北面答拜。揖復位。長兄弟西階前北面。衆賓長自左受旅。如初。長兄弟卒觶。酌于其尊。西面立。受旅者拜受。長兄弟北面答拜。揖復位。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。皆如初儀。爲加爵者作止爵。如長兄弟之儀。長兄弟酬賓。如賓酬兄弟之儀。以辯。卒受者實觶于篚。賓弟子及兄弟弟子。洗各酌于其尊。中庭。北面。西上。舉觶於其長。奠觶。拜。長皆答拜。舉觶者祭。卒觶。拜。長皆答拜。舉觶者洗。各酌于其尊。復初位。長皆拜。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。長皆執以興。舉觶者皆復位答拜。長皆奠觶于其所。皆揖其弟子。弟子皆復其位。爵皆無算。利洗散。獻于尸。酢。及祝。如初儀。降。實散于篚。主人出。立于戶外西南。祝東面告利成。尸謏。祝前。主人降。祝反。及主人入。復位。命佐食徹尸俎。俎出于廟門。徹庶羞。設于西序下。筵對席。佐食分簋。宗人遣舉奠。及長兄弟盥。立于西階下。東面。北上。祝。命嘗食。養者舉奠許諾。升入。東面。長兄弟對之。皆坐。佐食授舉。各一膚。主人西面再拜。祝曰。養有以也。兩養。奠舉于俎。許諾。皆答拜。若是者三。皆取舉。祭食。祭舉。乃食。祭餽。食舉。卒食。主人降洗爵。宰贊一爵。主人升酌。酌

上養。上養拜受爵。主人答拜。酌下養。亦如之。主人拜。祝曰。酌。有與也。如初儀。兩養執爵拜。祭酒。卒爵。拜。主人答拜。兩養皆降。實爵于篚。上養洗爵。升酌。酌主人。主人拜受爵。上養卽位。坐。答拜。主人坐。祭。卒爵。拜。上養答拜。受爵。降。實于篚。主人出。立于戶外。西面。祝命徹胙俎。豆籩。設于東序下。祝執其俎以出。東面于戶。西。宗婦徹祝豆籩。入于房。徹主。婦薦俎。佐食徹尸薦俎。設于西北隅。几在南。用筵。納一尊。佐食闔牖戶。降。祝告利成。降。出。主人降。卽位。宗人告事畢。賓出。主人送于門外。再拜。佐食徹胙俎。堂下俎畢出。

記

牲饋食。其服皆朝服。玄冠。緇帶。緇繹。唯尸。祝。佐食。玄端。玄裳。黃裳。雜裳。可也。皆爵。鞞。設洗。南北以堂深。東西當東榮。水在洗東。篚在洗西。南順實。二爵。二觚。四饌。一角。一散。壺。枌。禁。饌于東序。南順。覆兩壺焉。蓋在南。明日。卒奠。冪用綌。卽位而徹之。加勺。籩。巾以綌也。纁裏。棗。烝。栗。擇。劔。芼。用苦。若薇。皆有滑。夏葵。冬菘。棘心。匕。刻。牲饌在廟門外。東南。魚。腊。饌在其南。皆西面。饌饌在西壁。胙俎。心。舌。皆去本末。午。割之。實于牲鼎。載心。立舌。縮俎。賓與長兄弟之薦。自東房。其餘在東堂。沃尸。盥者一人。奉槃者東面。執匱者西面。淳沃。執巾者在匱北。宗人東面取巾。振之。三。南面授尸。卒。執巾者受。

尸入。主人及賓皆辟位出。亦如之。嗣舉奠。佐食。設豆鹽。佐食。當事。則尸外南面。無事。則中庭北面。凡祝呼。佐食許諾。宗人獻與旅。齒於衆賓。佐食於旅。齒於兄弟。尊兩壺於房中西牖下。南上。內賓立于其北。東面。南上。宗婦北堂東面。北上。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。西面。宗婦贊薦者。執以坐于戶外。授主婦。尸卒食。而祭饔饗雍饗。賓從尸。俎出廟門。乃反位。尸俎。右肩。臂。臑。肫。脰。正脊。二骨。橫脊。長脅。二骨。短脅。膚三。離肺一。剗肺三。魚十有五。腊如牲骨。祝俎。髀臑。脊。二骨。脅。二骨。膚一。離肺一。胾俎。臂。正脊。二骨。橫脊。長脅。二骨。短脅。膚一。離肺一。主婦俎。穀折。其餘如胾俎。佐食俎。穀折。脊。脅。膚一。離肺一。賓骼。長兄弟及宗人折。其餘如佐食俎。衆賓及衆兄弟。內賓宗婦。若有。公有司。私臣。皆殺脅。膚一。離肺一。公有司。門西。北面。東上。獻次衆賓。私臣。門東。北面。西上。獻次兄弟。升受。降飲。

卷六 傳狀類

史記項羽本紀

史記依金陵書局張文虎校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。按原本。蓋作益。咸作威。候作候。諡作諡。烏作葛。在旁皆作伍。今悉依之。

項籍者。下相人也。字羽。初起時年二十四。其季父項梁。梁父卽楚將項燕。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。項氏世世爲楚將。封於項。故姓項氏。項籍少時。學書不成。去。學劍。又不成。項梁怒之。籍曰。書足以記名姓而已。劍一人敵。不足學。學萬人敵。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。籍大喜。略知其意。又不肯竟學。項梁嘗有櫟陽逮。乃請蕪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。以故事得已。項梁殺人。與籍避仇於吳中。吳中賢士大夫。皆出項梁下。每吳中有大繇役。及喪。項梁常爲主辦。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。以是知其能。秦始皇帝游會稽。渡浙江。梁與籍俱觀。籍曰。彼可取而代也。梁掩其口曰。毋妄言。族矣。梁以此奇籍。籍長八尺餘。力能扛鼎。才氣過人。雖吳中子弟。皆已憚籍矣。秦二世元年七月。陳涉等起大澤中。其九月。會稽守通。謂梁曰。江西皆反。此亦天亡秦之時也。吾聞先卽制人。後則爲人所制。吾欲發兵。使公及桓楚將。是時。桓楚亡在澤中。梁曰。桓楚亡。人莫知其處。獨籍知之耳。梁乃出。誠籍。持劍居外待。梁復入。與守坐。曰。請召籍。使受命。召桓楚。守曰。諾。梁召籍入。須臾。梁胸籍曰。可行矣。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。項梁持守頭。佩其

印綬門下大驚。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。一府中皆懼伏。莫敢起。梁乃召故所知豪吏。諭以所爲起大事。遂舉吳中兵。使人收下縣。得精兵八千人。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。候司馬。有一人不得用。自言於梁。梁曰。前時某喪。使公主某事。不能辦。以此不任用。公衆乃皆伏。於是梁爲會稽守。籍爲裨將。徇下縣。廣陵人召平。於是爲陳王徇廣陵。未能下。聞陳王敗走。秦兵又且至。乃渡江。矯陳王命。拜梁爲楚王上柱國。曰。江東已定。急引兵西擊秦。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。聞陳嬰已下東陽。使使欲與連和。俱西。陳嬰者。故東陽令史。居縣中。素信謹。稱爲長者。東陽少年殺其令。相聚數千人。欲置長。無適用。乃請陳嬰。嬰謝不能。遂彊立嬰爲長。縣中從者得二萬人。少年欲立嬰。便爲王。異軍蒼頭特起。陳嬰母謂嬰曰。自我爲汝家婦。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。今暴得大名。不祥。不如有所屬。事成。猶得封侯。事敗。易以亡。非世所指名也。嬰乃不敢爲王。謂其軍吏曰。項氏世世將家。有名於楚。今欲舉大事。將非其人不可。我倚名族。亡秦必矣。於是衆從其言。以兵屬項梁。項梁渡淮。黥布。蒲將軍。亦以兵屬焉。凡六七萬人。軍下邳。當是時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。軍彭城東。欲距項梁。項梁謂軍吏曰。陳王先首事。戰不利。未聞所在。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。逆無道。乃進兵擊秦嘉。秦嘉軍敗走。追之。至胡陵。嘉還戰。一日。嘉死。軍降。景駒走死。梁地。項梁已

弁秦嘉軍。軍胡陵。將引軍而西。章邯軍至粟。項梁使別將朱雞石。餘樊君。與戰。餘樊君死。朱雞石軍敗。亡走胡陵。項梁乃引兵入薛。誅雞石。項梁前使項羽。別攻襄城。襄城堅守不下。已拔。皆阬之。還報項梁。項梁聞陳王定死。召諸別將會薛。計事。此時沛公亦起沛。往焉。居鄭人范增。年七十。素居家。好奇計。往說項梁曰。陳勝敗。固當。夫秦滅六國。楚最無罪。自懷王入秦。不反。楚人憐之。至今。故楚南公曰。楚雖三戶。亡秦必楚也。今陳勝首事。不立楚後而自立。其勢不長。今君起江東。楚蠡午之將。皆爭附君者。以君世世楚將。爲能復立楚之後也。於是項梁然其言。乃求楚懷王孫心。民間爲人牧羊。立以爲楚懷王。從民所望也。陳嬰爲楚上柱國。封五縣。與懷王都盱台。項梁自號爲武信君。居數月。引兵攻亢父。與齊田榮。司馬龍且軍。救東阿。大破秦軍於東阿。田榮卽引兵歸。逐其王假。假亡走楚。假相田角亡走趙。角弟田閒。故齊將。居趙。不敢歸。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。項梁已破東阿下軍。遂追秦軍。數使使趣齊兵。欲與俱西。田榮曰。楚殺田假。趙殺田角。田閒。乃發兵。項梁曰。田假爲與國之王。窮來從我。不忍殺之。趙亦不殺田角。田閒。以市於齊。齊遂不肯發兵助楚。項梁使沛公及項羽。別攻城陽。屠之。西破秦軍濮陽東。秦兵收入濮陽。沛公項羽。乃攻定陶。定陶未下。去西略地至離丘。大破秦軍。斬李由。還攻外黃。外黃未下。項梁起東阿。西北

至定陶。再破秦軍。項羽等又斬李由。益輕秦。有驕色。宋義乃諫項梁曰。戰勝而將驕。卒惰者。敗。今卒少惰矣。秦兵日益。臣爲君畏之。項梁弗聽。乃使宋義使於齊。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。曰。公將見武信君乎。曰。然。曰。臣論武信君軍。必敗。公徐行卽免死。疾行則及禍。秦果悉起兵益章邯。擊楚軍。大破之。定陶。項梁死。沛公項羽去外黃。攻陳留。陳留堅守。不能下。沛公項羽相與謀曰。今項梁軍破。士卒恐。乃與呂臣軍。俱引兵而東。呂臣軍彭城東。項羽軍彭城西。沛公軍碭。章邯已破項梁軍。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。乃渡河擊趙。大破之。當此時。趙歇爲王。陳餘爲將。張耳爲相。皆走入鉅鹿城。章邯令王離。涉閒。圍鉅鹿。章邯軍其南。築甬道而輸之粟。陳餘爲將。將卒數萬人。而軍鉅鹿之北。此所謂河北之軍也。楚兵已破於定陶。懷王恐。從盱台之彭城。拜項羽呂臣軍。自將之。以呂臣爲司徒。以其父呂青爲令尹。以沛公爲碭郡長。封爲武安侯。將碭郡兵。初。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。在楚軍。見楚王曰。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。居數日。軍果敗。兵未戰。而先見敗徵。此可謂知兵矣。王召宋義。與計事。而大說之。因置以爲上將軍。項羽爲魯公。爲次將。范增爲末將。救趙。諸別將皆屬宋義。號爲卿子冠軍。行至安陽。留四十六日。不進。項羽曰。吾聞秦軍圍趙。王鉅鹿。疾引兵渡河。楚擊其外。趙應其內。破秦軍必矣。宋義曰。不然。夫搏牛之蝱。不可以破蟣蝨。今

秦攻趙。戰勝。則兵罷。我承其敝。不勝。則我引兵。鼓行而西。必舉秦矣。故不如先鬪秦。趙夫被堅執銳。義不如公。坐而運策。公不如義。因下令軍中曰。猛如虎。很如羊。貪如狼。彊不可使者。皆斬之。乃遣其子宋襄。相齊。身送之。至無鹽。飲酒高會。天寒大雨。士卒凍飢。項羽曰。將戮力而攻秦。久留不行。今歲饑民貧。士卒食芋菽。軍無見糧。乃飲酒高會。不引兵渡河。因趙食。與趙并力攻秦。乃曰。承其敝。夫以秦之彊。攻新造之趙。其勢必舉趙。趙舉而秦彊。何敝之承。且國兵新破。王坐不安席。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。國家安危。在此一舉。今不恤士卒。而徇其私。非社稷之臣。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。卽其帳中。斬宋義頭。出令軍中曰。宋義與齊謀反楚。楚王陰令羽誅之。當是時。諸將皆懼服。莫敢枝梧。皆曰。首立楚者。將軍家也。今將軍誅亂。乃相與共立羽。爲假上將軍。使人追宋義子。及之齊。殺之。使桓楚報命於懷王。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。當陽君。蒲將軍。皆屬項羽。項羽已殺卿子冠軍。威震楚國。名聞諸侯。乃遣當陽君。蒲將軍。將卒二萬。渡河。救鉅鹿。戰少利。陳餘復請兵。項羽乃悉引兵渡河。皆沈船。破釜。燒廬舍。持三日糧。以示士卒必死。無一還心。於是至。則圍王離。與秦軍遇。九戰。絕其甬道。大破之。殺蘇角。虜王離。涉閒不降楚。自燒殺。當是時。楚兵冠諸侯。諸侯軍救鉅鹿下者。十餘壁。莫敢縱兵。及楚擊秦。諸將皆從壁上觀。楚戰士無不一以當

十。楚兵呼聲動天。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。於是已破秦軍。項羽召見諸侯將。入轅門。無不膝行而前。莫敢仰視。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。諸侯皆屬焉。章邯軍棘原。項羽軍漳南。相持未戰。秦軍數卻。二世使人讓章邯。章邯恐。使長史欣請事。至咸陽。留司馬門。三日。趙高不見。有不信之心。長史欣恐。還走其軍。不敢出故道。趙高果使人追之。不及。欣至軍。報曰。趙高用事於中。下無可爲者。今戰能勝。高必疾妒吾功。戰不能勝。不免於死。願將軍熟計之。陳餘亦遺章邯書曰。白起爲秦將。南征鄢郢。北阮馬服。攻城略地。不可勝計。而竟賜死。蒙恬爲秦將。北逐戎人。開榆中地數千里。竟斬陽周。何者。功多秦不能盡封。因以法誅之。今將軍爲秦將。三歲矣。所亡失以十萬數。而諸侯並起。滋益多。彼趙高素諛。日久。今事急。亦恐二世誅之。故欲以法誅將軍。以塞責。使人更代將軍。以脫其禍。夫將軍居外久。多內郤。有功亦誅。無功亦誅。且天之亡秦。無愚智。皆知之。今將軍內不能直諫。外爲亡國將。孤特獨立。而欲常存。豈不哀哉。將軍何不還兵。與諸侯爲從。約共攻秦。分王其地。南面稱孤。此孰與身伏鈇質。妻子爲僇乎。姚纂。已入書說。章邯狐疑。陰使候始成。使項羽欲約。約未成。項羽使蒲將軍。日夜引兵度三戶。軍漳南。與秦戰。再破之。項羽悉引兵。擊秦軍汙水上。大破之。章邯使人見項羽。欲約。項羽召軍吏謀。曰。糧少。欲聽其約。軍吏皆曰。善。項羽乃與期。涓

水南殷虛上。已盟。章邯見項羽而流涕。爲言趙高。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。置楚軍中。使長史欣爲上將軍。將秦軍。爲前行。到新安。諸侯吏卒異時。故繇使屯戍。過秦中。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。及秦軍降諸侯。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。輕折辱秦吏卒。秦吏卒多竊言曰。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。今能入關破秦。大善。卽不能。諸侯虜吾屬而東。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。諸將微聞其計。以告項羽。項羽乃召黥布。蒲將軍計曰。秦吏卒尙衆。其心不服。至關中。不聽事。必危。不如擊殺之。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。於是楚軍夜擊。阬秦卒二十餘萬人。新安城南。行略定秦地。函谷關。有兵守關。不得入。又聞沛公已破咸陽。項羽大怒。使當陽君等擊關。項羽遂入。至于戲西。沛公軍霸上。未得與項羽相見。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。沛公欲王關中。使子嬰爲相。珍寶盡有之。項羽大怒曰。且日饗士卒。爲擊破沛公軍。當是時。項羽兵四十萬。在新豐鴻門。沛公兵十萬。在霸上。范增說項羽曰。沛公居山東時。貪於財貨。好美姬。今入關。財物無所取。婦女無所幸。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氣。皆爲龍虎。成五采。此天子氣也。急擊勿失。楚左尹項伯者。項羽季父也。素善留侯張良。張良是時從沛公。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。私見張良。具告以事。欲呼張良與俱去。曰。毋從俱死也。張良曰。臣爲韓王送沛公。沛公今事有急。亡去不義。不可不語。良乃

入。具告沛公。沛公大驚曰。爲之奈何。張良曰。誰爲大王爲此計者。曰。鯁生說我曰。距關。毋內諸侯。秦地可盡王也。故聽之。良曰。料大王士卒。足以當項王乎。沛公默然曰。固不如也。且爲之奈何。張良曰。請往謂項伯。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。沛公曰。君安與項伯有故。張良曰。秦時與臣游。項伯殺人。臣活之。今事有急。故幸來告良。沛公曰。孰與君少長。良曰。長於臣。沛公曰。君爲我呼入。吾得兄事之。張良出。要項伯。項伯卽入見沛公。沛公奉卮酒爲壽。約爲婚姻。曰。吾入關。秋毫不敢有所近。籍吏民。封府庫。而待將軍。所以遣將守關者。備他盜之出入。與非常也。日夜望將軍至。豈敢反乎。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。項伯許諾。謂沛公曰。旦日。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。沛公曰。諾。於是項伯復夜去。至軍中。具以沛公言報項王。因言曰。沛公先破關中。公豈敢入乎。今人有大功而擊之。不義也。不如因善遇之。項王許諾。沛公旦日。從百餘騎。來見項王。至鴻門。謝曰。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。將軍戰河北。臣戰河南。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。得復見將軍於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。令將軍與臣有郤。項王曰。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。不然。籍何以至此。項王卽曰。因留沛公與飲。項王項伯東嚮坐。亞父南嚮坐。亞父者。范增也。沛公北嚮坐。張良西嚮侍。范增數目項王。舉所佩玉玦。以示之者三。項王默然不應。范增起。出。召項莊。謂曰。君王爲人不忍。若入前爲

壽。壽畢。請以劍舞。因擊沛公於坐。殺之。不者。若屬皆且爲所虜。莊則入爲壽。壽畢。曰。君王與沛公飲。軍中無以爲樂。請以劍舞。項王曰。諾。項莊拔劍起舞。項伯亦拔劍起舞。常以身翼蔽沛公。莊不得擊。於是張良至軍門。見樊噲。樊噲曰。今日之事何如。良曰。甚急。今者項莊拔劍舞。其意常在沛公也。噲曰。此迫矣。臣請入。與之同命。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。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。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。仆地。噲遂入。披帷西嚮立。瞋目視項王。頭髮上指。目眦盡盡。項王按劍而跽曰。客何爲者。張良曰。沛公之參乘。樊噲者也。項王曰。壯士。賜之卮酒。則與卮酒。噲拜謝。起立而飲之。項王曰。賜之彘肩。則與一生彘肩。樊噲覆其盾於地。加彘肩上。拔劍切而啗之。項王曰。壯士。能復飲乎。樊噲曰。臣死且不避。卮酒安足辭。夫秦王有虎狼之心。殺人如不能舉。刑人如恐不勝。天下皆叛之。懷王與諸將約曰。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。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。豪毛不敢有所近。封閉宮室。還軍霸上。以待大王來。故遣將守關者。備他盜出入。與非常也。勞苦而功高如此。未有封侯之賞。而聽細說。欲誅有功之人。此亡秦之續耳。竊爲大王不取也。項王未有以應。曰。坐。樊噲從良坐。坐須臾。沛公起如廁。因招樊噲出。沛公已出。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。沛公曰。今者出。未辭也。爲之奈何。樊噲曰。大行不顧細謹。大禮不辭小讓。如今人方爲刀俎。我爲魚肉。何辭爲。於

是遂去。乃令張良留謝。良問曰：大王來，何操？曰：我持白璧一雙，欲獻項王。玉斗一雙，欲與亞父。會其怒，不敢獻。公爲我獻之。張良曰：謹諾。當是時，項王軍在鴻門下，沛公軍在霸上，相去四十里。沛公則置車騎，脫身獨騎，與樊噲、夏侯嬰、靳彊、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，從酈山下，道芷陽，閒行。沛公謂張良曰：從此道至吾軍，不過二十里耳。度我至軍中，公乃入。沛公已去，閒至軍中。張良入謝曰：沛公不勝楛杓，不能辭。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，再拜獻大王足下。玉斗一雙，再拜奉大將軍足下。項王曰：沛公安在？良曰：聞大王有意督過之，脫身獨去，已至軍矣。項王則受璧，置之坐上。亞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劍撞而破之，曰：唉！豎子不足與謀。奪項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。吾屬今爲之虜矣。沛公至軍，立誅殺曹無傷。居數日，項羽引兵西屠咸陽，殺秦降王子嬰，燒秦宮室，火三月不滅，收其貨寶婦女而東。人或說項王曰：關中阻山河，四塞地肥饒，可都以霸。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，又心懷思，欲東歸。曰：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繡夜行，誰知之者？說者曰：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。果然。項王聞之，烹說者。項王使人致命懷王。懷王曰：如約，乃尊懷王爲義帝。項王欲自王，先王諸將相謂曰：天下初發難時，假立諸侯，後以伐秦，然身被堅執銳，首事暴露於野，三年滅秦，定天下者，皆將相。諸君與籍之力也。義帝雖無功，故當分其地而王之。諸將皆曰：善。乃分天下。

立諸將爲侯王。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。業已講解。又惡負約。恐諸侯叛之。乃陰謀曰。巴蜀道險。秦之遷人皆居蜀。乃曰。巴蜀亦關中地也。故立沛公爲漢王。王巴蜀漢中。都南鄭。而三分關中。王秦降將。以距塞漢王。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。王咸陽以西。都廢上。長史欣者。故爲櫟陽獄掾。嘗有德於項梁。都尉董翳者。本勸章邯降楚。故立司馬欣爲塞王。王咸陽以東。至河。都櫟陽。立董翳爲翟王。王上郡。都高奴。徙魏王豹爲西魏王。王河東。都平陽。瑕丘申陽者。張耳嬖臣也。先下河南郡。迎楚河上。故立申陽爲河南王。都雒陽。韓王成。因故都。都陽翟。趙將司馬卬。定河內。數有功。故立卬爲殷王。王河內。都朝歌。徙趙王歇爲代王。趙相張耳素賢。又從入關。故立耳爲常山王。王趙地。都襄國。當陽君黥布。爲楚將。常冠軍。故立布爲九江王。都六。鄱君吳芮。率百越。佐諸侯。又從入關。故立芮爲衡山王。都邾。義帝柱國共敖。將兵擊南郡。功多。因立敖爲臨江王。都江陵。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。燕將臧荼。從楚救趙。因從入關。故立荼爲燕王。都薊。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。齊將田都。從共救趙。因從入關。故立都爲齊王。都臨菑。故秦所滅齊王建孫。田安。項羽方渡河救趙。田安下濟北數城。引其兵降項羽。故立安爲濟北王。都博陽。田榮者。數負項梁。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。以故不封。成安君陳餘。弃將卬去。不從入關。然素聞其賢。有功於趙。聞其在南皮。故

因環封三縣。番君將梅銷功多。故封十萬戶侯。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。王九郡。都彭城。漢之元年。四月。諸侯罷戲下。各就國。項王出之國。使人徙義帝。曰。古之帝者。地方千里。必居上游。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。趣義帝行。其羣臣稍稍背叛之。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。韓王成無軍功。項王不使之國。與俱至彭城。廢以爲侯。已又殺之。臧荼之國。因逐韓廣之遼東。廣弗聽。荼擊殺廣。無終。弁王其地。田榮聞項王徙齊王市膠東。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。乃大怒。不肯遣齊王之膠東。因以齊反。迎擊田都。田都走楚。齊王市畏項王。乃亡之膠東。就國。田榮怒。追擊殺之卽墨。榮因自立爲齊王。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。弁王三齊。榮與彭越將軍卬。令反梁地。陳餘陰使張卬。夏說。說齊王田榮。曰。項王爲天下宰。不平。今盡王故王於醜地。而王其羣臣。諸將善地。逐其故主。趙王乃北居代。餘以爲不可。聞大王起兵。且不聽不義。願大王資餘兵。請以擊常山。以復趙王。請以國爲扞蔽。齊王許之。因遣兵之趙。陳餘悉發三縣兵。與齊弁力擊常山。大破之。張耳走歸漢。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。反之趙。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。是時漢還定三秦。項羽聞漢王皆已弁關中。且東。齊趙叛之。大怒。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。以距漢。令蕭公角等擊彭越。彭越敗蕭公角等。漢使張良徇韓。乃遺項王書。曰。漢王失職。欲得關中。如約卽止。不敢東。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。

曰。齊欲與趙并滅楚。楚以此故無西意。而北擊齊。徵兵九江王布。布稱疾不往。使將將數千人行。項王由此怨布也。漢之二年冬。項羽遂北至城陽。田榮亦將兵會戰。田榮不勝。走至平原。平原民殺之。遂北。燒夷齊城郭室屋。皆阬田榮降卒。係虜其老弱婦女。徇齊。至北海。多所殘滅。齊人相聚而叛之。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。得數萬人。反城陽。項王因留連戰。未能下。春。漢王部五諸侯兵。凡五十六萬人。東伐楚。項王聞之。卽令諸將擊齊。而自以精兵三萬人。南從魯出胡陵。四月。漢皆已入彭城。收其貨寶美人。日置酒高會。項王乃西從蕭。晨擊漢軍。而東至彭城。日中。大破漢軍。漢軍皆走。相隨入穀泗水。殺漢卒十餘萬人。漢卒皆南走山。楚又追擊。至靈壁東。睢水上。漢軍卻。爲楚所擠。多殺漢卒十餘萬人。皆入睢水。睢水爲之不流。圍漢王三市。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。折木發屋。揚沙石。竊冥晝晦。逢迎楚軍。楚軍大亂。壞散。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。欲過沛。收家室而西。楚亦使人追之沛。取漢王家。家皆亡。不與漢王相見。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。乃載行。楚騎追漢王。漢王急。推墮孝惠魯元車下。滕公常下收載之。如是者三。曰。雖急。不可以驅。奈何棄之。於是遂得脫。求太公呂后。不相遇。審食其從太公呂后。間行求漢王。反遇楚軍。楚軍遂與歸。報項王。項王常置軍中。是時。呂后兄周呂侯。爲漢將兵。居下邑。漢王聞往從之。稍稍收其士卒。

至滎陽。諸敗軍皆會。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。悉詣滎陽。復大振。楚起於彭城。常乘勝逐北。與漢戰滎陽南。京索閒。漢敗楚。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。項王之救彭城。追漢王。至滎陽。田橫亦得收齊。立田榮子廣爲齊王。漢王之敗彭城。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。漢軍滎陽。築甬道屬之河。以取敖倉粟。漢之二年。項王數侵奪漢甬道。漢王食乏。恐。請和。割滎陽以西爲漢。項王欲聽之。歷陽侯范增曰。漢易與耳。今釋弗取。後必悔之。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。漢王患之。乃用陳平計。閒項王。項王使者來。爲太牢具。舉欲進之。見使者。詐驚愕曰。吾以爲亞父使者。乃反項王使者。更持去。以惡食。食項王使者。使者歸報項王。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。稍奪之權。范增大怒曰。天下事大定矣。君王自爲之。願賜骸骨歸卒伍。項王許之。行未至彭城。疽發背而死。漢將紀信說漢王曰。事已急矣。請爲王誑楚爲王。王可以閒出。於是漢王夜出女子。滎陽東門。被甲二千人。楚兵四面擊之。紀信乘黃屋車。傅左纛。曰。城中食盡。漢王降。楚軍皆呼萬歲。漢王亦與數十騎。從城西門出。走成皋。項王見紀信。問漢王安在。信曰。漢王已出矣。項王燒殺紀信。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。欒公。魏豹。守滎陽。周苛欒公謀曰。反國之王。難與守城。乃共殺魏豹。楚下滎陽城。生得周苛。項王謂周苛曰。爲我將。我以公爲上將軍。封三萬戶。周苛罵曰。若不趣降漢。漢今虜若。若非漢敵也。項

王怒。烹周苛。并殺縱公。漢王之出滎陽。南走宛葉。得九江王布。行收兵。復入保成皋。漢之四年。項王進兵圍成皋。漢王逃。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。渡河。走脩武。從張耳韓信軍。諸將稍稍得出成皋。從漢王。楚遂拔成皋。欲西。漢使兵距之。令其不得西。是時彭越渡河。擊楚東阿。殺楚將軍薛公。項王乃自東擊彭越。漢王得淮陰侯兵。欲渡河南。鄭忠說漢王。乃止。壁河內。使劉賈將兵佐彭越。燒楚積聚。項王東擊破之。走彭越。漢王則引兵渡河。復取成皋。軍廣武。就敖倉食。項王已定東海來西。與漢俱臨廣武。而軍相守數月。當此時。彭越數反梁地。絕楚糧食。項王患之。爲高俎。置太公其上。告漢王曰。今不急下。吾烹太公。漢王曰。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。曰。約爲兄弟。吾翁卽若翁。必欲烹而翁。則幸分我一椀羹。項王怒。欲殺之。項伯曰。天下事未可知。且爲天下者。不顧家。雖殺之。無益。祇益禍耳。項王從之。楚漢久相持。未決。丁壯苦軍旅。老弱罷轉燭。項王謂漢王曰。天下匈匈數歲者。徒以吾兩人耳。願與漢王挑戰。決雌雄。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。漢王笑謝曰。吾寧鬪智。不能鬪力。項王令壯士出挑戰。漢有善騎射者樓煩。楚挑戰三合。樓煩輒射殺之。項王大怒。乃自被甲持戟挑戰。樓煩欲射之。項王瞋目叱之。樓煩目不敢視。手不敢發。遂走還入壁。不敢復出。漢王使人閒問之。乃項王也。漢王大驚。於是項王乃卽漢王。相與臨廣武。聞而

語。漢王數之。項王怒。欲一戰。漢王不聽。項王伏弩。射中漢王。漢王傷。走入成皋。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。破齊趙。且欲擊楚。乃使龍且往擊之。淮陰侯與戰。騎將灌嬰擊之。大破楚軍。殺龍且。韓信因自立爲齊王。項王聞龍且軍破。則恐。使盱台人武涉。往說淮陰侯。淮陰侯弗聽。是時彭越復反。下梁地。絕楚糧。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。謹守成皋。則漢欲挑戰。慎勿與戰。毋令得東而已。我十五日。必誅彭越。定梁地。復從將軍。乃東行。擊陳留外黃。外黃不下。數日。已降。項王怒。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。詣城東。欲阬之。外黃令舍人兒。年十三。往說項王曰。彭越彊劫外黃。外黃恐。故且降。待大王。大王至。又皆阬之。百姓豈有歸心。從此以東。梁地十餘城。皆恐。莫肯下矣。項王然其言。乃赦外黃當阬者。東至睢陽。聞之。皆爭下項王。漢果數挑楚軍戰。楚軍不出。使人辱之。五六日。大司馬怒。渡兵汜水。士卒半渡。漢擊之。大破楚軍。盡得楚國貨賂。大司馬咎。長史翳。塞王欣。皆自劉汜水上。大司馬咎者。故蘄獄掾。長史欣。亦故櫟陽獄吏。兩人嘗有德於項梁。是以項王信任之。當是時。項王在睢陽。聞海春侯軍敗。則引兵還。漢軍方圍鍾離。昧於滎陽東。項王至。漢軍畏楚。盡走險阻。是時。漢兵盛。食多。項王兵罷。食絕。漢遣陸賈說項王。請太公。項王弗聽。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。項王乃與漢約。中分天下。割鴻溝以西者爲漢。鴻溝而東者爲楚。項王許

之。卽歸漢王父母妻子。軍皆呼萬歲。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。匿弗肯復見。曰。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。故號爲平國君。項王已約。乃引兵解而東歸。漢欲西歸。張良陳平說曰。漢有天下大半。而諸侯皆附之。楚兵罷食盡。此天亡楚之時也。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。今釋弗擊。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。漢王聽之。漢五年。漢王乃追項王。至陽夏南。止軍。與淮陰侯韓信。建成侯彭越。期會而擊楚軍。至固陵。而信越之兵不會。楚擊漢軍。大破之。漢王復入壁。深塹而自守。謂張子房曰。諸侯不從約。爲之奈何。對曰。楚兵且破。信越未有分地。其不至固宜。君王能與共分天下。今可立致也。卽不能。事未可知也。君王能自陳以東。傅海。盡與韓信。雖陽以北至穀城。以與彭越。使各自爲戰。則楚易敗也。漢王曰。善。於是乃發使者。告韓信。彭越曰。并力擊楚。楚破。自陳以東。傅海。與齊王。雖陽以北至穀城。與彭相國。使者至。韓信。彭越皆報曰。請今進兵。韓信乃從齊往。劉賈軍從壽春。竝行。屠城父。至垓下。大司馬周殷叛楚。以舒屠六。舉九江兵。隨劉賈。彭越。皆會垓下。詣項王。項王軍壁垓下。兵少食盡。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。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。項王乃大驚曰。漢皆已得楚乎。是何楚人之多也。項王則夜起。飲帳中。有美人。名虞。常幸從。駿馬。名騅。常騎之。於是項王乃悲歌愴慨。自爲詩曰。力拔山兮氣蓋世。時不利兮騅不逝。騅不逝兮可奈何。虞兮。虞兮。奈若何。

歌數闋。美人和之。項王泣數行下。左右皆泣。莫能仰視。於是項王乃上馬騎。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。直夜潰圍南出。馳走。平明。漢軍乃覺之。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。項王渡淮。騎能屬者百餘人耳。項王至陰陵。迷失道。問一田父。田父給曰左。左乃陷大澤中。以故漢追及之。項王乃復引兵而東。至東城。乃有二十八騎。漢騎追者數千人。項王自度不得脫。謂其騎曰。吾起兵至今。八歲矣。身七十餘戰。所當者破。所擊者服。未嘗敗北。遂霸有天下。然今卒困於此。此天之亡我。非戰之罪也。今日固決死。願爲諸君快戰。必三勝之。爲諸君潰圍。斬將刈旗。令諸君知天亡我。非戰之罪也。乃分其騎。以爲四隊。四嚮。漢軍圍之數重。項王謂其騎曰。吾爲公取彼一將。令四面騎馳下。期山東爲三處。於是項王大呼馳下。漢軍皆披靡。遂斬漢一將。是時赤泉侯爲騎將。追項王。項王瞋目而叱之。赤泉侯人馬俱驚。辟易數里。與其騎會爲三處。漢軍不知項王所在。乃分軍爲三。復圍之。項王乃馳。復斬漢一都尉。殺數十百人。復聚其騎。亡其兩騎耳。乃謂其騎曰。何如。騎皆伏曰。如大王言。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。烏江亭長檣船待。謂項王曰。江東雖小。地方千里。衆數十萬人。亦足王也。願大王急渡。今獨臣有船。漢軍至。無以渡。項王笑曰。天之亡我。我何渡爲。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。渡江而西。今無一人還。縱江東父兄。憐而王我。我何面目見之。縱彼

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。乃謂亭長曰。吾知公長者。吾騎此馬五歲。所當無敵。嘗一日行千里。不忍殺之。以賜公。乃令騎皆下馬步行。持短兵接戰。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。項王身亦被十餘創。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。若非吾故人乎。馬童面之。指王翳曰。此項王也。項王乃曰。吾聞漢購我頭千金。邑萬戶。吾爲若德。乃自刎而死。王翳取其頭。餘騎相蹂踐。爭項王。相殺者數十人。最其後。郎中騎楊喜。騎司馬呂馬童。郎中呂勝。楊武。各得其一體。五人共會其體。皆是。故分其地爲五。封呂馬童爲中水侯。封王翳爲杜衍侯。封楊喜爲赤泉侯。封楊武爲吳防侯。封呂勝爲涅陽侯。項王已死。楚地皆降漢。獨魯不下。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。爲其守禮義。爲主死節。乃持項王頭視魯。魯父兄乃降。始。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。及其死。魯最後下。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。漢王爲發哀。泣之而去。諸項氏枝屬。漢王皆不誅。乃封項伯爲射陽侯。桃侯。平泉侯。玄武侯。皆項氏。賜姓劉。

太史公曰。吾聞之周生曰。舜目蓋重瞳子。又聞項羽亦重瞳子。羽豈其苗裔邪。何興之暴也。夫秦失其政。陳涉首難。豪傑蠱起。相與竝爭。不可勝數。然羽非有尺寸。乘勢起隴畝之中。三年。遂將五諸侯滅秦。分裂天下。而封王侯。政由羽出。號爲霸王。位雖不終。近古以來。未嘗有也。及羽背關懷楚。放逐義帝而自立。怨王侯叛己。難矣。自矜功伐。奮其私智。而不師古。謂霸

王之業。欲以力征。經營天下。五年卒亡其國。身死東城。尚不覺寤。而不自責。過矣。乃引天亡我。非用兵之罪也。豈不謬哉。

項羽本紀。爲子長絕作。總八千八百餘言。首尾約分五大段。項王之國至

兵至項梁死爲一段。羽去外黃至諸侯皆屬爲一段。章邯軍棘原至罷戲下就國爲一段。項王之國至歸漢王父母妻子爲一段。項王已約解歸至兵敗自劉爲一段。五大段之中。又分若干節。第一段。籌微時蹤跡爲一事。殺會稽守起兵渡江爲一事。項梁并陳嬰秦嘉等軍入薛爲一事。范增說項氏立楚懷王爲一事。齊不助楚。項梁遇秦軍敗死。爲一事。凡五節。第二段。秦將章邯擊趙。懷王并軍救之。爲一事。羽殺宋義。自立爲上將軍。爲一事。渡河救趙。破秦軍。爲一事。凡三節。第三段。章邯降羽爲一事。羽阮秦卒。入關。爲一事。與沛公會宴鴻門爲一事。項王燒秦宮室。歸爲一事。分王諸將。自都彭城。爲一事。凡五節。第四段。項王弑義帝。諸侯叛之。爲一事。項王自將伐齊爲一事。楚破漢軍彭城。得太公呂后。爲一事。楚破漢榮陽爲一事。楚漢中分鴻溝。歸太公呂后。爲一事。凡八節。第五段。張良陳平說漢取楚。會諸侯兵圍垓下。爲一事。項王潰圍出走。至東城。兵敗。爲一事。項王自劉於烏江爲一事。魯守禮後下。及葬項王。封支屬。爲一事。凡四節。以此分折觀之。批卻導歎。九千言自覺其少。讀者無徒震怖其名也。鴻門之會。沛公留侯項伯相語。凡數百言。東城之敗。羽與騎士亭長呂馬童語。凡數百言。留侯世家。呂澤留侯四皓相語。亦數百言。讀之皆瀟灑流行。不厭繁複。柳子厚稱太史公文曰麗。當於此類求之。若歸隱甫專尙一二冷僻搖曳之筆。失之遠矣。敘事文字最貴有一種嗚咽之音。流動筋外。嗚咽則悲壯宕激。使人繾綣不盡。此境惟史公獨擅其長。班孟堅李陵蘇武傳。差可步武。歐陽公史傳志銘。亦有一二近似者。而氣則孱弱矣。方望儉云。楚與秦合兵由趙。而結怨於齊。羽之東歸。又二圖首難。而其國事亦多端。故因與齊將田榮救東阿。入諸田角立之聲。於救趙。入張耳陳餘共持趙柄。以爲後事張本。然後脈絡分明。韓魏及燕。於秦楚劉項與亡。無關輕重。則於羽分王諸將見之。先後詳略各有義法。所以能盡而不蕪也。

史記趙世家 節鈔武靈王事。

武靈王元年。陽文君趙豹相。梁襄王與太子嗣。韓宣王與太子倉。來朝信宮。武靈王少。未能聽政。博聞師三人。左右司過三人。及聽政。先問先王貴臣肥義。加其秩。國三老年八十。月致其禮。三年。城鄙。四年。與韓會于區鼠。五年。娶韓女爲夫人。八年。韓擊秦。不勝而去。五國相王。趙獨否。曰。無其實。

敢處其名乎。令國人謂己曰君。九年。與韓魏共擊秦。秦敗我。斬首八萬級。齊敗我。觀澤。十年。秦取我中都及西陽。齊破燕。燕相子之爲君。君反爲臣。十一年。王召公子職於韓。立以爲燕王。使樂池送之。十三年。秦拔我蘭。虜將軍趙莊。楚魏王來過邯鄲。十四年。趙何攻魏。十六年。秦惠王卒。王遊大陵。他日。王夢見處女。鼓琴而歌詩曰。美人熒熒兮。顏若苕之榮。命乎命乎。曾無我嬴。異日。王飲酒。樂數言所夢。想見其狀。吳廣聞之。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。孟姚也。孟姚甚有寵於王。是爲惠后。十七年。王出九門。爲野臺。以望齊中山之境。十八年。秦武王與孟說。舉龍文赤鼎。絕臙而死。趙王使代相趙固。迎公子稷於燕。送歸。立爲秦王。是爲昭王。十九年春正月。大朝信宮。召肥義與議天下。五日而畢。王北略中山之地。至於房子。遂之代。北至無窮。西至河。登黃華之上。召樓緩謀曰。我先王因世之變。以長南藩之地。屬阻障。塗之險。立長城。又取藺郭狼。敗林人於桂。而功未遂。今中山在我腹心。北有燕。東有胡。西有林胡樓煩。秦韓之邊。而無彊兵之救。是亡社稷。奈何。夫有高世之名。必有遺俗之累。吾欲胡服。樓緩曰。善。羣臣皆不欲。於是肥義侍。王曰。簡襄主之烈。計胡翟之利。爲人臣者。寵有孝弟。長幼順明之節。通有補民益主之業。此兩者。臣之分也。今吾欲繼襄主之跡。開於胡翟之鄉。而卒世不見也。爲敵弱。用力少而功多。可以毋盡百姓之勞。而序

往古之勳。夫有高世之功者。負遺俗之累。有獨智之慮者。任驚民之怨。今吾將胡服騎射。以教百姓。而世必議寡人。奈何。肥義曰。臣聞疑事無功。疑行無名。王既定負遺俗之慮。殆無顧天下之議矣。夫論至德者。不和於俗。成大功者。不謀於衆。昔者舜舞有苗。禹袒裸國。非以養欲而樂志也。務以論德而約功也。愚者闡成事。智者覩未形。則王何疑焉。王曰。吾不疑胡服也。吾恐天下笑我也。狂夫之樂。智者哀焉。愚者所笑。賢者察焉。世有順我者。胡服之功。未可知也。雖驅世以笑我。胡地中山。吾必有之。於是遂胡服矣。使王緹告公子成曰。寡人胡服。將以朝也。亦欲叔服之。家聽於親。而國聽於君。古今之公行也。子不反親。臣不逆君。兄弟之通義也。今寡人作教易服。而叔不服。吾恐天下議之也。制國有常。利民爲本。從政有經。令行爲上。明德先論於賤。而行政先信於貴。今胡服之意。非以養欲而樂志也。事有所止。而功有所出。事成功立。然後善也。今寡人恐叔之逆。從政之經。以輔叔之議。且寡人聞之。事利國者行無邪。因貴戚者名不累。故願慕公叔之義。以成胡服之功。使緹謁之叔。請服焉。公子成再拜稽首曰。臣固聞王之胡服也。臣不佞。寢疾。未能趨走。以滋進也。王命之。臣敢對。因竭其愚忠。曰。臣聞中國者。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。萬物財用之所聚也。聖賢之所教也。仁義之所施也。詩書禮樂之所用也。異敏技能之所試也。遠方之所觀

赴也。蠻夷之所義行也。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。變古之教。易古之道。逆人之心。而怫學者。離中國。故臣願王圖之也。使者以報。王曰。吾固聞叔之疾也。我將自往請之。王遂往之。公子成家。因自請之。曰。夫服者。所以便用也。禮者。所以便事也。聖人觀鄉而順宜。因事而制禮。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。夫翦髮文身。錯臂左衽。甌越之民也。黑齒雕題。卻冠秫絀。大吳之國也。故禮服莫同。其便一也。鄉異而用變。事異而禮易。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。不一其用。果可以便其事。不同其禮。儒者一師而俗異。中國同禮而教離。況於山谷之便乎。故去就之變。智者不能一。遠近之服。賢聖不能同。窮鄉多異。曲學多辯。不知而不疑。異於己而不非者。公焉而衆求盡善也。今叔之所言者。俗也。吾所言之者。所以制俗也。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。與齊中山同之。無舟楫之用。自常山以至代。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。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。今無騎射之備。故寡人無舟楫之用。夾水居之民。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。變服騎射。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。且昔者。簡主不塞晉陽。以及上黨。而襄主奔戎。取代。以攘諸胡。此愚智所明也。先時中山負齊之疆。兵侵暴吾地。係累吾民。引水圍鄗。微社稷之神靈。則鄗幾於不守也。先王醜之。而怨未能報也。今騎射之備。近可以便上黨之形。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。而叔順中國之俗。以逆簡襄之意。惡變服之名。以忘鄗事之醜。非寡

人之所望也。公子成再拜稽首曰。臣愚不達於王之義。敢道世俗之聞。臣之臆也。今王將繼簡襄之意。以順先王之志。臣敢不聽命乎。再拜稽首。乃賜胡服。明日。服而朝。於是始出胡服令也。趙文。趙造。周紹。趙俊。皆諫止王。毋胡服。如故法。便。王曰。先王不同俗。何古之法。帝王不相襲。何禮之循。慮戲神農。教而不誅。黃帝堯舜。誅而不怒。及至三王。隨時制法。因事制禮。法度制令。各順其宜。衣服器械。各便其用。故禮也不必一道。而便國不必古。聖人之興也。不相襲而王。夏殷之衰也。不易禮而滅。然則反古未可非。而循禮未足多也。且服奇者志淫。則是鄒魯無奇行也。俗辟者民易。則是吳越無秀士也。且聖人。利身謂之服。便事謂之禮。夫進退之節。衣服之制者。所以齊常民也。非所以論賢者也。故齊民與俗流。賢者與變俱。故諺曰。以書御者。不盡馬之情。以古制今者。不達事之變。循法之功。不足以高世。法古之學。不足以制今。子不及也。遂胡服。招騎射。二十年。王略中山地。至寧葭。西略胡地。至榆中。林胡王獻馬。歸。使樓緩之秦。仇液之韓。王賁之楚。富丁之魏。趙爵之齊。代相趙固主胡。致其兵。二十一年。攻中山。趙紹爲右軍。許鈞爲左軍。公子章爲中軍。王弁將之。牛翦將車騎。趙希弁將胡代。趙與之。合軍曲陽。攻取丹丘。華陽。鴟之塞。王軍取鄗。石邑。封龍。東垣。中山獻四邑。和。王許之。罷兵。二十三年。攻中山。二十五年。惠后卒。使周紹胡服。傳

王子何二十六年。復攻中山。攘地北至燕代。西至雲中九原。二十七年。五月。戊申。大朝於東宮。傳國立王子何。以爲王。王廟見禮畢。出臨朝。大夫悉爲臣。肥義爲相國。奔傅王。是爲惠文王。惠文王。惠后吳娃子也。武靈王自號爲主父。主父欲令子主治國。而身胡服。將士大夫。西北略胡地。而欲從雲中九原。直南襲秦。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。秦昭王不知。已而怪其狀甚偉。非人臣之度。使人逐之。而主父馳已脫關矣。審問之。乃主父也。秦人大驚。主父所以入秦者。欲自略地形。因觀秦王之爲人也。惠文王二年。主父行新地。遂出代。西遇樓煩王於西河。而致其兵。三年。滅中山。遺其王於膚施。起靈壽。北地方從代。道大通。還歸。行賞。大赦。置酒酺五日。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。章素侈。心不服其弟所立。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。李兌謂肥義曰。公子章彊壯而志驕。黨衆而欲大。殆有私乎。田不禮之爲人也。忍殺而驕。二人相得。必有謀。陰賊起。一出身徼幸。夫小人有欲。輕慮淺謀。徒見其利。而不顧其害。同類相推。俱入禍門。以吾觀之。必不久矣。子任重而勢大。亂之所始。禍之所集也。子必先患。仁者愛萬物。而智者備禍於未形。不仁不智。何以爲國。子奚不稱疾毋出。傳政於公子成。毋爲怨府。毋爲禍梯。肥義曰。不可。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。曰。毋變而度。毋異而慮。堅守一心。以歿而世。義再拜受命而籍之。今畏不禮之難。而忘吾籍。變執大焉。進受嚴

命退而不全。負孰甚焉。變負之臣。不容於刑。諺曰。死者復生。生者不愧。吾言已在。前矣。吾欲全吾言。安得全吾身。且夫貞臣也。難至而節見。忠臣也。累至而行明。子則有賜而忠我矣。雖然。吾有語在前者也。終不敢失。李兌曰。諾。子勉之矣。吾見子。已今年耳。涕泣而出。李兌數見公子成。以備田不禮之事。異日。肥義謂信期曰。公子與田不禮。甚可憂也。其於義也。聲善而實惡。此爲人也。不子不臣。吾聞之也。姦臣在朝。國之殘也。讒臣在中。主之蠹也。此人貪而欲大。內得主而外爲暴。矯令爲慢。以擅一旦之命。不難爲也。禍且逮國。今吾憂之。夜而忘寐。飢而忘食。盜賊出入。不可不備。自今以來。若有召王者。必見吾面。我將先以身當之。無故。而王乃入。信期曰。善哉。吾得聞此也。四年。朝羣臣。安陽君亦來朝。主父令王聽朝。而自從旁。觀窺羣臣宗室之禮。見其長子章儻然也。反北面爲臣。詘於其弟。心憐之。於是乃欲分趙。而王章於代。計未決而輟。主父及王。游沙丘異宮。公子章卽以其徒。與田不禮作亂。詐以主父令召王。肥義先入。殺之。高信卽與王戰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。乃起四邑之兵。入距難。殺公子章及田不禮。滅其黨。賊而定王室。公子成爲相。號安平君。李兌爲司寇。公子章之敗。往走主父。主父開之。成兌因圍主父宮。公子章死。公子成李兌謀曰。以章故。圍主父。卽解兵。吾屬夷矣。乃遂圍主父。令宮中人。後出者夷。宮中人悉出。主父欲

出不得又不得食。探爵齧而食之。三月餘。而餓死沙丘宮。主父定死。乃發喪。赴諸侯。是時王少。成兌專政。畏誅。故圍主父。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。後得吳娃。愛之。爲不出者數歲。生子何。乃廢太子章。而以何爲王。吳娃死。愛弛。憐故太子。欲兩王之。猶豫未決。故亂起。以至父子俱死。爲天下笑。豈不痛乎。

史記蕭相國世家

蕭相國何者。沛豐人也。以文無害。爲沛主吏掾。高祖爲布衣時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。高祖爲亭長。常左右之。高祖以吏繇咸陽。吏皆送奉錢三。何獨以五。秦御史監郡者。與從事。常辨之。何乃給泗水卒史。事第一。秦御史欲入言。徵何。何固請。得毋行。及高祖起爲沛公。何常爲丞。督事。沛公至咸陽。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。分之。何獨先入。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。藏之。沛公爲漢王。以何爲丞相。項王與諸侯。屠燒咸陽而去。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。戶口多少。彊弱之處。民所疾苦者。以何具得秦圖書也。何進言韓信。漢王以信爲大將軍。語在淮陰侯事中。漢王引兵。東定三秦。何以丞相留。收巴蜀。填撫諭告。使給軍食。漢二年。漢王與諸侯擊楚。何守關中。侍太子治櫟陽。爲法令約束。立宗廟。社稷宮室。縣邑。輒奏上可。許以從事。卽不及奏上。輒以便宜施行。上來。以聞關中事。計戶口。轉漕給軍。漢王數失

軍遁去。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。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。漢三年。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。上數使使勞苦丞相。鮑生謂丞相曰。王暴衣露蓋。數使使勞苦君者。有疑君心也。爲君計。莫若遣君子孫昆弟。能勝兵者。悉詣軍所。上必益信君。於是何從其計。漢王大說。漢五年。既殺項羽。定天下。論功行封。羣臣爭功。歲餘。功不決。高祖以蕭何功最盛。封爲鄼侯。所食邑多。功臣皆曰。臣等身被堅執銳。多者百餘戰。少者數十合。攻城略地。大小各有差。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。徒持文墨議論。不戰。顧反居臣等上。何也。高帝曰。諸君知獵乎。曰。知之。知獵狗乎。曰。知之。高帝曰。夫獵。追殺獸兔者。狗也。而發蹤指示獸處者。人也。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。功狗也。至如蕭何。發蹤指示。功人也。且諸君獨以身隨我。多者兩三人。今蕭何舉宗數十人。皆隨我。功不可忘也。羣臣皆莫敢言。列侯畢已受封。及奏位次。皆曰。平陽侯曹參。身被七十創。攻城略地。功最多。宜第一。上已撓功臣。多封蕭何。至位次。未有以復難之。然心欲何第一。關內侯鄂君進曰。羣臣議皆誤。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。此特一時之事。夫上與楚相距五歲。常失軍亡衆。逃身遁者數矣。然蕭何常從關中。遣軍補其處。非上所詔令召。而數萬衆會上之。乏絕者數矣。夫漢與楚相守滎陽。數年。軍無見糧。蕭何轉漕關中。給食不乏。陛下雖數亡山東。蕭何常全關中。以待陛下。此萬世之功也。今

雖亡曹參等百數。何缺於漢。漢得之。不必待以全。奈何欲以一旦之功。而加萬世之功哉。蕭何第一。曹參次之。高祖曰。善。於是乃令蕭何。賜帶劍履上殿。入朝不趨。上曰。吾聞進賢受上賞。蕭何功雖高。得鄂君。乃益明。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。封爲安平侯。是日。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。皆有食邑。乃益封何二千戶。以帝嘗繇咸陽時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。漢十一年。陳豨反。高祖自將至邯鄲。未罷。淮陰侯謀反關中。呂后用蕭何計。誅淮陰侯。語在淮陰事中。上已聞淮陰侯誅。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。益封五千戶。令卒五百人。一都尉。爲相國衛。諸君皆賀。召平獨弔。召平者。故秦東陵侯。秦破。爲布衣貧。種瓜於長安城東。瓜美。故世俗謂之東陵瓜。從召平以爲名也。召平謂相國曰。禍自此始矣。上暴露於外。而君守於中。非被矢石之事。而益君封。置衛者。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。疑君心矣。夫置衛衛君。非以寵君也。願君讓封弗受。悉以家私財佐軍。則上心說。相國從其計。高帝乃大喜。漢十二年秋。黥布反。上自將擊之。數使使問相國何爲。相國爲上在軍。乃拊循勉力百姓。悉以所有佐軍。如陳豨時。客有說相國曰。君滅族不久矣。夫君位爲相國。功第一。可復加哉。然君初入關中。得百姓心。十餘年矣。皆附君。常復孳孳得民和。上所爲數問君者。畏君傾動關中。今君胡不多買田地。賤貰貸。以自汙。上心乃安。於是相國從其計。上乃大說。

上罷布軍歸。民道遮行。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。數千萬。上至。相國謁。上笑曰。夫相國乃利民。民所上書。皆以與相國。曰。君自謝民。相國因爲民請曰。長安地狹。上林中多空地棄。願令民得入田。毋收稿爲禽獸食。上大怒曰。相國多受賈人財物。乃爲請吾苑。乃下相國廷尉。械繫之。數日。王衛尉侍。前問曰。相國何大罪。陛下繫之暴也。上曰。吾聞李斯相秦皇帝。有善歸主。有惡自與。今相國多受賈豎金。而爲民請吾苑。以自媚於民。故繫治之。王衛尉曰。夫職事苟有便於民。而請之。眞宰相事。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。且陛下距楚數歲。陳豨黥布反。陛下自將而往。當是時。相國守關中。搖足。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。相國不以此時爲利。今乃利賈人之金乎。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。李斯之分過。又何足法哉。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。高帝不憚。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。相國年老。素恭謹。入。徒跣謝。高帝曰。相國休矣。相國爲民請苑。吾不許。我不過爲桀紂主。而相國爲賢相。吾故繫相國。欲令百姓聞吾過也。何素不與曹參相能。及何病。孝惠自臨視相國病。因問曰。君卽百歲後。誰可代君者。對曰。知臣莫如主。孝惠曰。曹參何如。何頓首曰。帝得之矣。臣死不恨矣。何置田宅。必居窮處。爲家。不治垣屋。曰。後世賢。師吾儉。不賢。毋爲勢家所奪。孝惠二年。相國何卒。諡爲文終侯。後嗣以罪失侯者。四世絕。天子輒復求何後。封續鄼侯。功臣莫得

比焉。

太史公曰。蕭相國何。於秦時爲刀筆吏。錄錄未有奇節。及漢興。依日月之末光。何謹守管籥。因民之疾。奉法順流。與之更始。淮陰黥布等。皆以誅滅。而何之勳爛焉。位冠羣臣。聲施後世。與閔夭散宜生等爭烈矣。方望溪云。首舉收秦律令圖書。進韓信。鎮撫關中。而功在萬世可知矣。未記與曹參素不相能。而舉以自代。則公忠體國具見矣。中間但著其虛己受言。以免猜忌。雖定律受遺。概不著於篇。觀此可識立言之體要。

史記曹相國世家

平陽侯曹參者。沛人也。秦時爲沛獄掾。而蕭何爲主吏。居縣爲豪吏矣。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。參以中涓從。將擊胡陵。方與攻秦監公軍。大破之。東下薛。擊泗水守軍薛郭西。復攻胡陵。取之。徙守方輿。方輿反。爲魏。擊之。豐反。爲魏。攻之。賜爵七大夫。擊秦司馬巨軍碭東。破之。取碭狐父。祁善置。又攻下邑。以西。至虞。擊章邯車騎。攻爰戚。及亢父。先登。遷爲五大夫。北救阿。擊章邯軍。陷陳。追至濮陽。攻定陶。取臨濟。南救雍丘。擊李由軍。破之。殺李由。虜秦侯一人。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。沛公與項羽引而東。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。將碭郡兵。於是乃封參爲執帛。號曰建成君。遷爲戚公。屬碭郡。其後從攻東郡尉軍。破之。成武南。擊王離軍成陽南。復攻之。杠里。大破之。追北。西至開封。擊趙賁軍。破之。圍趙賁開封城中。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。破之。虜秦司馬。及御史各一人。遷爲執珪。從攻陽武。下轅轅緱氏。絕

河津。還擊趙賁軍戶北。破之。從南攻犂。與南陽守齧。戰陽城郭東。陷陳。取宛。虜齧。盡定南陽郡。從西攻武關。峽關。取之。前攻秦軍藍田南。又夜擊其北。秦軍大破。遂至咸陽。滅秦。項羽至。以沛公爲漢王。漢王封參爲建成侯。從至漢中。遷爲將軍。從還定三秦。初攻下辯。故道。雍。鞏。擊章。平軍於好時。南。破之。圍好時。取壤鄉。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。破之。復圍章平。章平出好時走。因擊趙賁內史保軍。破之。東取咸陽。更名曰新城。參將兵守景陵。二十日。三秦使章平等攻參。參出擊。大破之。賜食邑於寧秦。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。以中尉從漢王。出臨晉關。至河內。下脩武。渡圍津。東擊龍且。項他。定陶。破之。東取碭。蕭。彭城。擊項籍軍。漢軍大敗走。參以中尉圍取雍丘。王武反於黃。程處反於燕。往擊。盡破之。柱天侯反於衍氏。又進破取衍氏。擊羽嬰於昆陽。追至葉。還攻武彊。因至滎陽。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。從擊諸侯。及項羽。敗還。至滎陽。凡二歲。高祖三年。拜爲假左丞相。入屯兵關中。月餘。魏王豹反。以假左丞相。別與韓信。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。大破之。因攻安邑。得魏將王襄。擊魏王於曲陽。追至武垣。生得魏王豹。取平陽。得魏王母妻子。盡定魏地。凡五十二城。賜食邑平陽。因從韓信。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鄒東。大破之。斬夏說。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。引兵下井陘。擊成安君。而令參還。圍趙別將戚將軍。於鄒城中。戚將軍出走。追斬之。乃引

兵詣敖倉。漢王之所。韓信已破趙。爲相國。東擊齊。參以右丞相屬韓信。攻破齊。歷下軍。遂取臨菑。還定濟北郡。攻著。涿陰。平原。鬲。廬。已而從韓信。擊龍且軍於上假密。大破之。斬龍且。虜其將年周蘭。定齊。凡得七十餘縣。得故齊王田廣。相田光。其守相許章。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。韓信爲齊王。引兵詣陳。與漢王共破項羽。而參留。平齊未服者。項籍已死。天下定。漢王爲皇帝。韓信徙爲楚王。齊爲郡。參歸漢相印。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。而以參爲齊相國。以高祖六年。賜爵列侯。與諸侯剖符。世世勿絕。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。號曰平陽侯。除前所食邑。以齊相國。擊陳豨將張春軍。破之。黥布反。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。將兵車騎十二萬人。與高祖會。擊黥布軍。大破之。南至蘄。還定竹邑。相蕭留。參功。凡下一國。縣一百二十二。得王二人。相三人。將軍六人。大莫敖。郡守。司馬候。御史。各一人。孝惠帝元年。除諸侯相國法。更以參爲齊丞相。參之相齊。齊七十城。天下初定。悼惠王富於春秋。參盡召長老諸生。問所以安集百姓。如齊故俗。諸儒以百數。言人人殊。參未知所定。聞膠西有蓋公。善治黃老言。使人厚幣請之。既見蓋公。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。而民自定。推此類具言之。參於是避正堂。舍蓋公焉。其治要用黃老術。故相齊九年。齊國安集。大稱賢相。惠帝二年。蕭何卒。參聞之。告舍人。趣治行。吾將入相。居無何。使者果召參。參去。屬其後相。曰。以齊

獄市爲寄。慎勿擾也。後相曰。治無大於此者乎。參曰。不然。夫獄市者。所以
 弁容也。今君擾之。姦人安所容也。吾是以先之。參始微時。與蕭何善。及爲
 將相。有郤。至何且死。所推賢。唯參。參代何爲漢相國。舉事無所變更。一遵
 蕭何約束。擇郡國吏。木訥於文辭。重厚長者。卽召除爲丞相吏。吏之言文
 深刻。欲務聲名者。輒斥去之。日夜飲醇酒。卿大夫已下。吏及賓客。見參不
 事事。來者。皆欲有言。至者。參輒飲以醇酒。聞之。欲有所言。復飲之。醉而後
 去。終莫得開說。以爲常。相舍後園。近吏舍。吏舍曰飲歌呼。從吏惡之。無如
 之何。乃請參游園中。聞吏醉歌呼。從吏幸相國召按之。乃反取酒張坐飲。
 亦歌呼與相應和。參見人之有細過。專掩匿覆蓋之。府中無事。參子窋爲
 中大夫。惠帝怪相國不治事。以爲豈少朕與。乃謂窋曰。若歸。試私從容問
 而父曰。高帝新棄羣臣。帝富於春秋。君爲相。日飲無所請事。何以憂天下
 乎。然無言吾告若也。窋旣洗沐歸。聞侍。自從其所諫參。參怒而答窋二百
 曰。趣入侍。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。至朝時。惠帝讓參曰。與窋胡治乎。乃者。
 我使諫君也。參免冠謝曰。陛下自察聖武。孰與高帝。上曰。朕乃安敢望先
 帝乎。曰。陛下觀臣能。孰與蕭何賢。上曰。君似不及也。參曰。陛下之言是也。
 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。法令旣明。今陛下垂拱。參等守職。遵而勿失。不亦
 可乎。惠帝曰。善。君休矣。參爲漢相國。出入三年。卒。諡懿侯。子窋代侯。百姓

歌之曰。蕭何爲法。韜若畫一。曹參代之。守而勿失。載其清淨。民以寧一。平陽侯。高后時爲御史大夫。孝文帝立。免爲侯。立二十九年卒。諡爲靜侯。子奇代侯。立七年卒。諡爲簡侯。子時代侯。時尙平陽公主。生子襄。時病癘。歸國。立二十三年卒。諡爲夷侯。子襄代侯。襄尙衛長公主。生子宗。立十六年卒。諡爲共侯。子宗代侯。征和二年中。宗坐太子死。國除。太史公曰。曹相國參。攻城野戰之功。所以能多若此者。以與淮陰侯俱。及信已滅。而列侯成功。唯獨參擅其名。參爲漢相國。清靜。極言合道。然百姓離秦之酷後。參與休息無爲。故天下俱稱其美矣。

史記留侯世家

留侯張良者。其先韓人也。大父開地。相韓昭侯。宣惠王。襄哀王。父平。相釐王。悼惠王。悼惠王二十三年卒。卒二十歲。秦滅韓。良年少。未宦事韓。韓破。良家僮三百人。弟死不葬。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。爲韓報仇。以大父。父。五世相韓故。良嘗學禮淮陽。東見倉海君。得力士。爲鐵椎。重百二十斤。秦皇帝東游。良與客狙擊秦皇帝。博浪沙中。誤中副車。秦皇帝大怒。大索天下。求賊甚急。爲張良故也。良乃更名姓。亡匿下邳。良嘗閒。從容步游下邳圯上。有一老父。衣褐。至良所。直墮其履圯下。顧謂良曰。孺子下取履。良愕然。欲毆之。爲其老。彊忍。下取履。父曰。履我。良業爲取履。因長跪履之。父以

足受笑而去。良殊大驚。隨目之。父去里所。復還。曰。孺子可教矣。後五日。平明。與我會此。良因怪之。跪曰。諾。五日。平明。良往。父已先在。怒曰。與老人期。後。何也。去。曰。後五日。早會。五日。雞鳴。良往。父又先在。復怒曰。後。何也。去。曰。後五日。復早來。五日。良夜未半。往。有頃。父亦來。喜曰。當如是。出一編書。曰。讀此。則爲王者師矣。後十年。與。十二年。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。黃石。卽我矣。遂去。無他言。不復見。旦日。視其書。乃太公兵法也。良因異之。常習誦讀之。居下邳。爲任俠。項伯常殺人。從良匿。後十年。陳涉等起兵。良亦聚少年百餘人。景駒自立爲楚假王。在留。良欲往從之。道遇沛公。沛公將數千人。略地下邳西。遂屬焉。沛公拜良爲廩將。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。沛公善之。常用其策。良爲他人言。皆不省。良曰。沛公殆天授。故遂從之。不去。見景駒。及沛公之薛。見項梁。項梁立楚懷王。良乃說項梁曰。君已立楚後。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。賢。可立爲王。益樹黨。項梁使良求韓成。立以爲韓王。以良爲韓申徒。與韓王將千餘人。西略韓地。得數城。秦輒復取之。往來爲游兵。潁川。沛公之從。雒陽。南出轅轅。良引兵從沛公。下韓十餘城。擊破楊熊軍。沛公乃令韓王成。留守陽翟。與良俱。南攻下宛。西入武關。沛公欲以兵二萬人。擊秦嶢下軍。良說曰。秦兵尙彊。未可輕。臣聞其將屠者子。賈豎易動以利。願沛公且留壁。使人先行。爲五萬人具食。益爲張旗幟。諸山上。

爲疑兵。令酈食其持重寶。唱秦將。秦將果畔。欲連和俱西。襲咸陽。沛公欲聽之。良曰。此獨其將欲叛耳。恐卒士不從。不從必危。不如因其解擊之。沛公乃引兵擊秦軍。大破之。遂北至藍田。再戰。秦兵竟敗。遂至咸陽。秦王子嬰降沛公。沛公入秦宮。宮室帷帳。狗馬重寶。婦女。以千數。意欲留居之。樊噲諫沛公出舍。沛公不聽。良曰。夫秦爲無道。故沛公得至此。夫爲天下除殘賊。宜編素爲資。今始入秦。卽安其樂。此所謂助桀爲虐。且忠言逆耳利於行。毒藥苦口利於病。願沛公聽樊噲言。沛公乃還軍霸上。項羽至鴻門下。欲擊沛公。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。私見張良。欲與俱去。良曰。臣爲韓王送沛公。今事有急。亡去不義。乃具以語沛公。沛公大驚曰。爲將奈何。良曰。沛公誠欲倍項羽邪。沛公曰。卽生教我距關。無內諸侯。秦地可盡王。故聽之。良曰。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。沛公默然良久曰。固不能也。今爲奈何。良乃固要項伯。項伯見沛公。沛公與飲。爲壽。結賓婚。令項伯具言。沛公不敢倍項羽。所以距關者。備他盜也。及見項羽。後解。語在項羽事中。漢元年正月。沛公爲漢王。王巴蜀。漢王賜良金百鎰。珠二斗。良具以獻項伯。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。使請漢中地。項王乃許之。遂得漢中地。漢王之國。良送至褒中。遣良歸韓。良因說漢王曰。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。示天下無還心。以固項王意。乃使良還行。燒絕棧道。良至韓。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。項王

不遣成之國。從與俱東。良說項王曰。漢王燒絕棧道。無還心矣。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。項王以此無西憂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。項王竟不肯遣韓王。乃以爲侯。又殺之。彭城。良亡。閒行歸漢王。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。復以良爲成信侯。從東擊楚。至彭城。漢敗而還。至下邑。漢王下馬。踞鞍而問曰。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。誰可與共功者。良進曰。九江王黥布。楚彘將。與項王有郗。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。此兩人可急使。而漢王之將。獨韓信可屬大事。當一面。卽欲捐之。捐之此三人。則楚可破也。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。而使人連彭越。及魏王豹反。使韓信將兵擊之。因舉燕代齊趙。然卒破楚者。此三人力也。張良多病。未嘗特將也。常爲畫策臣。時時從漢王。漢三年。項羽急圍漢王滎陽。漢王恐憂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。食其曰。昔湯伐桀。封其後於杞。武王伐紂。封其後於宋。今秦失德棄義。侵伐諸侯。社稷滅六國之後。使無立錐之地。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。畢已受印。此其君臣百姓。必皆戴陛下之德。莫不鄉風慕義。願爲臣妾。德義已行。陛下南鄉稱霸。楚必斂衽而朝。漢王曰善。趣刻印。先生因行佩之矣。食其未行。張良從外來謁。漢王方食。曰。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。具以酈生語告。曰。於子房何如。良曰。誰爲陛下畫此計者。陛下事去矣。漢王曰。何哉。張良對曰。臣請藉前箸。爲大王籌之。曰。昔者湯伐桀。而封其後於杞者。度能制

桀之死命也。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。曰未能也。其不可一也。武王伐紂。封其後於宋者。度能得紂之頭也。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。曰未能也。其不可二矣。武王入殷。表商容之間。釋箕子之拘。封比干之墓。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。表賢者之間。式智者之門乎。曰未能也。其不可三也。發鉅橋之粟。散鹿臺之錢。以賜貧窮。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。曰未能也。其不可四矣。殷事已畢。偃革爲軒。倒置干戈。覆以虎皮。以示天下。不復用兵。今陛下能偃武行文。不復用兵乎。曰未能也。其不可五矣。休馬華山之陽。示以無所爲。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。曰未能也。其不可六矣。放牛桃林之陰。以示不復輪積。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。曰未能也。其不可七矣。且天下游士。離其親戚。棄墳墓。去故舊。從陛下游者。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。今復六國。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。天下游士。各歸事其主。從其親戚。反其故舊墳墓。陛下與誰取天下乎。其不可八矣。且夫楚唯無彊。六國立者。復撓而從之。陛下焉得而臣之。誠用客之謀。陛下事去矣。漢王輟食吐哺。罵曰。豎儒。幾敗而公事。令趣銷印。漢四年。韓信破齊。而欲自立爲齊王。漢王怒。張良說漢王。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。語在淮陰事中。其秋。漢王追楚至陽夏南。戰不利。而壁固陵。諸侯期不至。良說漢王。漢王用其計。諸侯皆至。語在項籍事中。漢六年正月。封功臣。良未嘗有戰鬪功。高帝曰。運籌策

帷帳中。決勝千里外。子房功也。自擇齊三萬戶。良曰。始臣起下邳。與上會留。此天以臣授陛下。陛下用臣計。幸而時中。臣願封留。足矣。不敢當三萬戶。乃封張良爲留侯。與蕭何等俱封。六年。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。其餘日夜爭功。不決。未得行封。上在雒陽南宮。從復道望見諸將。往往相與坐沙中語。上曰。此何語。留侯曰。陛下不知乎。此謀反耳。上曰。天下屬安定。何故反乎。留侯曰。陛下起布衣。以此屬取天下。今陛下爲天子。而所封皆蕭曹故人。所親愛。而所誅者。皆生平所仇怨。今軍吏計功。以天下不足偏封。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。恐又見疑平生過失。及誅。故卽相聚謀反耳。上乃憂曰。爲之奈何。留侯曰。上平生所憎。羣臣所共知。誰最甚者。上曰。雍齒與我故。數嘗窘辱我。我欲殺之。爲其功多。故不忍。留侯曰。今急先封雍齒。以示羣臣。羣臣見雍齒封。則人人自堅矣。於是上乃置酒。封雍齒爲什方侯。而急趣丞相御史。定功行封。羣臣罷酒。皆喜曰。雍齒尙爲侯。我屬無患矣。劉敬說高帝曰。都關中。上疑之。左右大臣。皆山東人。多勸上都雒陽。雒陽東有成皋。西有殽黽。倍河向伊雒。其固亦足恃。留侯曰。雒陽雖有此固。其中小。不過數百里。田地薄。四面受敵。此非用武之國也。夫關中。左殽函。右隴蜀。沃野千里。南有巴蜀之饒。北有胡苑之利。阻三面而守。獨以一面東制諸侯。諸侯安定。河渭漕輓天下。西給京師。諸侯有變。順流而下。足以委

輸此所謂金城千里。天府之國也。劉敬說是也。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。留侯從入關。留侯性多病。卽道引。不食穀。杜門不出。歲餘。上欲廢太子。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。大臣多諫爭。未能得堅決者也。呂后恐。不知所爲。人或謂呂后曰。留侯善畫計策。上信用之。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。君常爲上謀臣。今上欲易太子。君安得高枕而臥乎。留侯曰。始上數在困急之中。幸用臣策。今天下安定。以愛欲易太子。骨肉之閒。雖臣等百餘人何益。呂澤彊要曰。爲我畫計。留侯曰。此難以口舌爭也。願上有不能致者。天下有四人。四人者。年老矣。皆以爲上慢侮人。故逃匿山中。義不爲漢臣。然上高此四人。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。令太子爲書。卑辭安車。因使辯士固請。宜來。來以爲客。時時從入朝。令上見之。則必異而問之。問之上。知此四人賢。則一助也。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。卑辭厚禮。迎此四人。四人至。客建成侯所。漢十一年。黥布反。上病。欲使太子將。往擊之。四人相謂曰。凡來者。將以存太子。太子將兵。事危矣。乃說建成侯曰。太子將兵。有功。則位不益。太子無功。還。則從此受禍矣。且太子所與俱諸將。皆嘗與上定天下。臬將也。今使太子將之。此無異使羊將狼也。皆不肯爲盡力。其無功必矣。臣聞母愛者子抱。今戚夫人日夜侍御。趙王如意常抱居前。上曰。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。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。君何不急請呂

后承聞爲上泣言。黥布天下猛將也。善用兵。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。乃令太子將此屬。無異使羊將狼。莫肯爲用。且使布聞之。則鼓行而西耳。上雖病。彊載輜車。臥而護之。諸將不敢不盡力。上雖苦。爲妻子自彊。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。呂后承聞。爲上泣涕而言。如四人意。上曰。吾惟豎子固不足遣。而公自行耳。於是上自將兵而東。羣臣居守。皆送至灞上。留侯病。自彊起至曲郵。見上曰。臣宜從。病甚。楚人剽疾。願上無與楚人爭鋒。因說上曰。令太子爲將軍。監關中兵。上曰。子房雖病。彊臥而傳太子。是時叔孫通爲太傅。留侯行少傅事。漢十二年。上從擊破布軍歸。疾益甚。愈欲易太子。留侯諫不聽。因疾不視事。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。以死爭太子。上許之。猶欲易之。及燕。置酒。太子侍。四人從太子。年皆八十有餘。鬚眉皓白。衣冠甚偉。上怪之。問曰。彼何爲者。四人前對。各言名姓。曰。東園公。角里先生。綺里季。夏黃公。

殿本攷證。張照按。漢書王貢傳序曰。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。顏師古注曰。四皓稱號。本起於此。更無姓名可稱。蓋隱居之人。匿跡遠害。不自標顯。

秘其氏族。故史傳無得而詳。至于後代。皇甫謐之徒。及諸地理書說。競爲四人施安姓氏。自相鑿互。語又不經。班氏不載於書。諸家皆臆說。今并棄略。一無取焉。臣謂師古之見卓矣。索隱所引陳留志。有姓名者。又止三人。無綺里季名字。蓋有脫文。而今陳留志無其書。莫可攷也。或云。姓朱。名暉。字文季。恐皆臆說。綺里季。或云當連夏字讀。作綺里季夏。其黃公。則黃爲姓。願皇甫謐高士傳。已作夏黃公。陶潛聖賢羣輔錄亦然。莫定其孰是也。

上乃大驚曰。吾求公數歲。公辟逃我。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。四人皆曰。陛下輕士善罵。臣等義不受辱。故恐而亡匿。竊聞太子爲人。仁孝恭敬。愛士。天下莫不延頸。欲爲太子死者。故臣等來。

耳。上曰：煩公幸卒調護太子。四人爲壽已畢，趨去。上目送之，召戚夫人，指示四人者，曰：我欲易之，彼四人輔之，羽翼已成，難動矣。呂后眞而主矣。戚夫人泣，上曰：爲我楚舞。吾爲若楚歌。歌曰：鴻鵠高飛，一舉千里，羽翮已就，橫絕四海，橫絕四海，當可奈何。雖有矰繳，尙安所施。歌數闋，戚夫人噓唏流涕，上上去，罷酒，竟不易太子者。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。留侯從上擊代，出奇計，馬邑下，及立蕭何相國，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，非天下所以存亡，故不著。留侯乃稱曰：家世相韓，及韓滅，不愛萬金之資，爲韓報讎，疆秦天下振動。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，封萬戶，位列侯，此布衣之極，於良足矣。願棄人閒事，欲從赤松子游耳。乃學辟穀，道引輕身。會高帝崩，呂后德留侯，乃疆食之。曰：人生一世閒，如白駒過隙，何至自苦如此乎。留侯不得已，疆聽而食。後八年卒，謚爲文成侯。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，與太公書者，後十三年，從高帝過濟北，果見穀城山下黃石，取而葆祠之。留侯死，并葬黃石冢。每上冢，伏臘祠黃石。留侯不疑。孝文帝五年，坐不敬國除。

太史公曰：學者多言無鬼神，然言有物。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，亦可怪矣。高祖離困者數矣，而留侯常有功力焉，豈可謂非天平。上曰：夫運籌筴帷帳之中，決勝千里外，吾不如子房。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，至見其圖。

狀貌如婦人好女。蓋孔子曰：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留侯亦云。

方望溪云：留侯所與上從容言天

下事甚衆。非天下所以存亡。故不著。此三語。著爲留侯立傳之大指。紀事之文。義法盡於此矣。

史記梁孝王世家

梁孝王武者。孝文皇帝子也。而與孝景帝同母。母竇太后也。孝文帝凡四男。長子曰太子。是爲孝景帝。次子武。次子參。次子勝。孝文帝卽位二年。以武爲代王。以參爲太原王。以勝爲梁王。二歲。徙代王爲淮陽王。以代盡與太原王。號曰代王。參立十七年。孝文後二年卒。諡爲孝王。子登嗣立。是爲代共王。立二十九年。元光二年卒。子義立。是爲代王。十九年。漢廣關。以常山爲限。而徙代王王清河。清河王徙。以元鼎三年也。初。武爲淮陽王十年。而梁王勝卒。諡爲梁懷王。懷王最少子。愛幸異於他子。其明年。徙淮陽王武爲梁王。梁王之初。王梁。孝文帝之十二年也。梁王自初王。通歷已十一年矣。梁王十四年。入朝。十七年。十八年。比年入朝。留其明年。乃之國。二十一年。入朝。二十二年。孝文帝崩。二十四年。入朝。二十五年。復入朝。是時上未置太子也。上與梁王燕飲。嘗從容言曰：千秋萬歲後。傳於王。王辭謝。雖知非至言。然心內喜。太后亦然。其春。吳楚齊趙七國反。吳楚先擊梁棘壁。殺數萬人。梁孝王城守睢陽。而使韓安國。張羽等。爲大將軍。以距吳楚。吳楚以梁爲限。不敢過而西。與太尉亞夫等。相距三月。吳楚破。而梁所破殺

虜略。與漢中分。明年。漢立太子。其後。梁最親有功。又爲大國。居天下膏腴地。地北界泰山。西至高陽。四十餘城。皆多大縣。孝王竇太后少子也。愛之。賞賜不可勝道。於是孝王築東苑。方三百餘里。廣睢陽城七十里。大治宮室。爲複道。自宮連屬於平臺。三十餘里。得賜天子旌旗。出從千乘萬騎。東西馳獵。擬於天子。出言譴。入言警。招延四方豪傑。自山以東。游說之士。莫不畢至。齊人牟勝。公孫詭。鄒陽之屬。公孫詭多奇邪計。初見王。賜千金。官至中尉。梁號之曰公孫將軍。梁多作兵器。弩弓矛數十萬。而府庫金錢。且百巨萬。珠玉寶器。多於京師。二十九年十月。楚孝王入朝。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。迎梁王於關下。旣朝。上疏。因留。以太后親故。王入則侍。景帝同輦。出則同車。游獵。射禽獸上林中。梁之侍中郎謁者。著籍。引出入天子殿門。與漢宦官無異。十一月。上廢栗太子。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。大臣及袁盎等。有所關說於景帝。竇太后義格。亦遂不復言。以梁王爲嗣。事由此。以事祕。世莫知。乃辭歸國。其夏四月。上立膠東王爲太子。梁王怨袁盎及議臣。乃與牟勝。公孫詭之屬。陰使人刺殺袁盎。及他議臣十餘人。逐其賊。未得也。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。果梁使之。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。覆按梁。捕公孫詭。牟勝。公孫詭。牟勝。匿王後宮。使者責二千石急。梁相軒丘豹。及內史韓安國。進諫。王乃令勝詭皆自殺。出之。上由此怨望於梁王。梁

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。然後得釋。上怒稍解。因上書請朝。既至關。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。匿於長公主園。漢使使迎王。王已入關。車騎盡居外。不知王處。太后泣曰。帝殺吾子。景帝憂恐。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。謝罪。然後太后景帝大喜。相泣復如故。悉召王從官入關。然景帝益疏王。不同車輦矣。二十五年冬。復朝。上疏欲留。上弗許。歸國。意忽不樂。北獵良山。有獻牛足出背上。孝王惡之。六月。中病熱。六日卒。諡曰孝王。孝王慈孝。每聞太后病。口不能食。居不安寢。常欲留長安侍太后。太后亦愛之。及聞梁王薨。竇太后哭極哀。不食。曰。帝果殺吾子。景帝哀懼。不知所爲。與長公主計之。乃分梁爲五國。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。女五人。皆食湯沐邑。於是奏之太后。太后乃說爲帝加壹俸。梁孝王長子買爲梁王。是爲共王。子明爲濟川王。子彭離爲濟東王。子定爲山陽王。子不識爲濟陰王。孝王未死時。財以巨萬計。不可勝數。及死。藏府餘黃金尙四十餘萬斤。他財物稱是。梁共王三年。景帝崩。共王立七年。卒。子襄立。是爲平王。梁平王襄十四年。母曰陳太后。共王母曰李太后。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。而平王之后姓任。曰任王后。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。初。孝王在時。有疊樽。直千金。孝王誠後世善保疊樽。無得以與人。任王后聞而欲得疊樽。平王大母李太后曰。先王有命。無得以疊樽與人。他物雖百巨萬。猶自恣也。

任王后絕欲得之。平王襄直使人開府。取壘樽。賜任王后。李太后大怒。漢使者來。欲自言。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。李太后與爭門。措指。遂不得見。漢使者。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。及郎中尹霸等士。通亂。而王與任王后。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。李太后內有淫行。亦已。後病。薨。病時。任后未嘗請病。薨。又不持喪。元朔中。睢陽人類犴反者。人有辱其父。而與淮陽太守客出。同車。太守客出。下車。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。淮陽太守怒。以讓梁二千石。二千石以下。求反甚急。執反親戚。反知國陰事。乃上變事。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。時丞相以下見知之。欲以傷梁長吏。其書聞天子。天子下吏驗問。有之。公卿請廢襄爲庶人。天子曰。李太后有淫行。而梁王襄無良師傳。故陷不義。乃削梁入城。梟任王后首于市。梁餘尚有十城。襄立三十九年卒。諡爲平王。子無傷立爲梁王也。濟川王明者。梁孝王子。以桓邑侯。孝景中六年。爲濟川王。七歲。坐射殺其中尉。漢有司請誅。天子弗忍。誅廢明爲庶人。遷房陵。地入于漢。爲郡。濟東王彭離者。梁孝王子。以孝景中六年。爲濟東王。二十九年。彭離驕悍。無人君禮。昏暮。私與其奴。亡命少年數十人行。剽殺人。取財物。以爲好。所殺發覺者百餘人。國皆知之。莫敢夜行。所殺者子。上書言。漢有司請誅。上不忍。廢以爲庶人。遷上庸。地入于漢。爲大河郡。山陽哀王定者。梁孝王子。以孝景中六年。爲山陽王。九年卒。無

子國除。地入于漢。爲山陽郡。濟陰哀王不識者。梁孝王子。以孝景中六年。爲濟陰王。一歲卒。無子。國除。地入于漢。爲濟陰郡。

太史公曰。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。王膏腴之地。然會漢家隆盛。百姓殷富。故能植其財貨。廣宮室。車服擬於天子。然亦僭矣。

史記五宗世家

方望溪云。同母者爲宗親。明其異于古之宗法。

孝景皇帝子。凡十三人。爲王。而母五人。同母者爲宗親。栗姬子曰榮。德闕子。程姬子曰餘。非。端。賈夫人子曰彭祖。勝。唐姬子曰發。王夫人兒。姁子曰越。寄。乘。舜。

河間獻王德。以孝景帝前二年。用皇子爲河間王。好儒學。被服造次。必於儒者。山東諸儒。多從之游。二十六年卒。子共王不害立。四年卒。子剛王基代立。十二年卒。子頤王授代立。

臨江哀王闕子。以孝景帝前二年。用皇子爲臨江王。三年卒。無後。國除。爲郡。

臨江閔王榮。以孝景前四年。爲皇太子。四歲廢。用故太子爲臨江王。四年。坐侵廟壩垣。爲宮。上徵榮。榮行。祖於江陵北門。旣已上車。軸折車廢。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。吾王不反矣。榮至。詣中尉府簿。中尉郅都責訊王。王恐。自殺。葬藍田。燕數萬。銜土置冢上。百姓憐之。榮最長。死。無後。國除。地入于

漢爲南郡。

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。

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。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。好治宮室苑囿狗馬。季年好音不喜辭辯。爲人吃。二十六年卒。子光代爲王。初好音輿馬。晚節吝。惟恐不足於財。

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。吳楚反時非年十五。有材力。上書願擊吳。景帝賜非將軍印。擊吳。吳已破。二歲徙爲江都王。治吳故國。以軍功賜天子旌旗。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。非上書願擊匈奴。上不許。非好氣力。治宮觀。招四方豪傑。驕奢甚。立二十六年卒。子建立爲王。七年自殺。淮南衡山謀反時。建頗聞其謀。自以爲國近淮南。恐一日發。爲所并。卽陰作兵器。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。載天子旗以出。易王死未葬。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。淖姬。夜使人迎。與姦服舍中。及淮南事發。治黨與。頗及江都王建。建恐。因使人多持金錢。事絕其獄。而又信巫祝。使人禱祠。妄言。建又盡與其姊弟姦。事既聞。漢公卿請捕治建。天子不忍。使大臣卽訊王。王服所犯。遂自殺。國除。地入于漢。爲廣陵郡。

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。端用皇子爲膠西王。端爲人賊戾。又陰痿。一近婦人。病之數月。而有愛幸少年爲郎。爲郎者頃之。與

後宮亂。端禽滅之。及殺其子母。數犯上法。漢公卿數請誅端。天子爲兄弟之故。不忍。而端所爲。滋甚。有司再請削其國。去太半。端心慍。遂爲無訾省。府庫壞漏。盡腐財物。以巨萬計。終不得收徙。令吏毋得收租賦。端皆去衛。封其宮門。從一門出游。數變名姓。爲布衣。之他郡國。相二千石往者。奉漢法以治。端輒求其罪告之。無罪者。詐藥殺之。所以設詐究變。彊足以距諫。智足以飾非。相二千石從王治。則漢繩以法。故膠西小國。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。立四十七年。卒。竟無男。代後。國除。地入于漢。爲膠西郡。

右三國本王。皆程姬之子也。

趙王彭祖。以孝景前二年。用皇子爲廣川王。趙王遂反。破後。彭祖王廣川四年。徙爲趙王。十五年。孝景帝崩。彭祖爲人。巧佞卑諂。足恭而心刻深。好法律。持詭辯以中人。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。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。則害於王家。是以每相二千石至。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。除二千石舍。多設疑事。以作動之。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。輒書之。二千石欲治者。則以此迫劫。不聽。乃上書告。及汙以姦利事。彭祖立五十餘年。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。輒以罪去。大者死。小者刑。以故二千石莫敢治。而趙王擅權。使使卽縣。爲賈人權會。入多於國。經租稅。以是趙王家多金錢。然所賜姬諸子。亦盡之矣。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。王建所盜與姦。綽姬者。爲姬。甚愛之。彭祖

不好治宮室。襪祥好爲吏事。上書願督國中盜賊。常夜從走卒。行徼邯鄲中。諸使過客。以彭祖險陂。莫敢留邯鄲。其太子丹。與其女及同產姊姦。與其客江充有郤。充告丹。丹以故廢。趙更立太子。

中山靖王勝。以孝景前三年。用皇子爲中山王。十四年。孝景帝崩。勝爲人樂酒好內。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。常與兄趙王相非。曰。兄爲王。專代吏治事。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。趙王亦非之。曰。中山王徒日淫。不佐天子拊循百姓。何以稱爲藩臣。立四十二年。卒。子哀王昌立。一年。卒。子昆侈代爲中山王。

右二國本王。皆賈夫人之子也。

長沙定王發。發之母唐姬。故程姬侍者。景帝召程姬。程姬有所辟。不願進。而飾侍者唐兒。使夜進。上醉不知。以爲程姬而幸之。遂有身。已乃覺。非程姬也。及生子。因命曰發。以孝景前二年。用皇子爲長沙王。以其母微。無寵。故王卑溼貧國。立二十七年。卒。子康王庸立。二十八年。卒。子鮒鮒立。爲長沙王。

右一國本王。唐姬之子也。

廣川惠王越。以孝景中二年。用皇子爲廣川王。十二年。卒。子齊立。爲王。齊有幸臣桑距。已而有罪。欲誅距。距亡。王因禽其宗族。距怨王。乃上書告王。

齊與同產姦。自是之後。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。

膠東康王寄。以孝景中二年。用皇子爲膠東王。二十八年卒。淮南王謀反時。寄微聞其事。私作樓車鐵矢。戰守備。候淮南之起。及吏治淮南之事。辭出之。寄於上。最親。意傷之。發病而死。不敢置後。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。名賢。母無寵。少子名慶。母愛幸。寄常欲立之。爲不次。因有過。遂無言。上憐之。乃以賢爲膠東王。奉康王嗣。而封慶於故衡山地。爲六安王。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。謚爲哀王。子慶爲王。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。用膠東康王子。爲六安王。

清河哀王乘。以孝景中三年。用皇子爲清河王。十二年卒。無後。國除。地入于漢。爲清河郡。

常山憲王舜。以孝景中五年。用皇子爲常山王。舜最親。景帝少子。驕怠多淫。數犯禁。上常寬釋之。立三十二年卒。太子勃代立爲王。初。憲王舜有所不受姬。生長男悅。悅以母無寵故。亦不得幸於王。王后脩生太子勃。王多內。所幸姬生子平。子商。王后希得幸。及憲王病甚。諸幸姬常侍病。故王后亦以妒媚。不常侍病。輒歸舍。醫進藥。太子勃不自嘗藥。又不宿留侍病。及王薨。王后太子乃至。憲王雅不以長子悅爲人數。及薨。又不分與財物。即或說太子王后。令諸子與長子悅共分財物。太子王后不聽。太子代立。又

不收恤。悅怨王后太子。漢使者視憲王喪。悅自言憲王病時。王后太子不侍。及薨。六日出舍。太子勃私竊飲酒博戲擊筑。與女子載馳。環城過市。入牢視囚。天子遣大行騫。驗王后。及問王勃。請逮勃所與竊諸證左。王又匿之。吏求捕。勃大急。使人致擊笞掠。擅出漢所疑囚者。有司請誅憲王后。及王勃。上以脩素無行。使悅陷之罪。勃無良師傅。不忍誅。有司請廢王后。脩徙王勃。以家屬處房陵。上許之。勃王數月。遷于房陵。國絕。月餘。天子爲最親。乃詔有司曰。常山憲王蚤夭。后妾不和。適孽誣爭。陷于不義。以滅國。朕甚閔焉。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。爲眞定王。封子商三萬戶。爲泗水王。眞定王平。元鼎四年。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。泗水思王商。以元鼎四年。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。十一年卒。子哀王安世立。十一年卒。無子。於是上憐泗水王絕。乃立安世弟賀。爲泗水王。

右四國本王。皆王夫人兒。姁子也。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。泗水王。二國。凡兒姁子孫。於今爲六王。

太史公曰。高祖時。諸侯皆賦。得自除內。史以下。漢獨爲置丞相。黃金印。諸侯自除御史。廷尉正。博士。擬於天子。自吳楚反後。五宗王世。漢爲置二千石。去丞相曰相。銀印。諸侯獨得食租稅。奪之權。其後諸侯貧者。或乘牛車也。

史記三王世家

大司馬臣去病。昧死再拜。上疏皇帝陛下。陛下過聽。使臣去病待罪行間。宜專邊塞之思。慮暴骸中野。無以報。乃敢惟他議。以干用事者。誠見陛下憂勞天下。哀憐百姓。以自忘。虧膳貶樂。損郎員。皇子賴天。能勝衣趨拜。至今無號位師傅官。陛下恭讓不恤。羣臣私望。不敢越職而言。臣竊不勝犬馬心。昧死願陛下詔有司。因盛夏吉時。定皇子位。唯陛下幸察。臣去病昧死再拜。以聞皇帝陛下。三月乙亥。御史臣光。守尚書令。奏未央宮。制曰。下御史。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。御史臣光。守尚書令。丞非。下御史書到。言丞相臣青翟。御史大夫臣湯。太常臣充。大行令臣息。太子少傅臣安。行宗正事。昧死上言。大司馬去病上疏曰。陛下過聽。使臣去病待罪行間。宜專邊塞之思。慮暴骸中野。無以報。乃敢惟他議。以干用事者。誠見陛下憂勞天下。哀憐百姓。以自忘。虧膳貶樂。損郎員。皇子賴天。能勝衣趨拜。至今無號位師傅官。陛下恭讓不恤。羣臣私望。不敢越職而言。臣竊不勝犬馬心。昧死願陛下詔有司。因盛夏吉時。定皇子位。唯願陛下幸察。制曰。下御史。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。古者裂地立國。竝建諸侯。以承天子。所以尊宗廟。重社稷也。今臣去病上疏。不忘其職。因以宣恩。乃道天子卑讓自貶。以勞天下。慮皇子未有號位。臣青翟。臣湯等。宜奉義遵職。愚僮而不

遠事。方今盛夏吉時。臣青翟、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。臣閔、臣旦、臣胥爲諸侯王。昧死請所立國名。制曰：蓋聞周封八百，姬姓並列。或子男附庸。禮支子不祭。云並建諸侯，所以重社稷。朕無聞焉。且天非爲君生民也。朕之不德，海內未洽。乃以未教成者，疆君連城，卽股肱何勸。其更議。以列侯家之。三月丙子，奏未央宮。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湯、昧死言。臣謹與列侯臣嬰齊、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、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：伏聞周封八百，姬姓並列。奉承天子。康叔以祖考顯，而伯禽以周公立。咸爲建國諸侯。以相傳爲輔。百官奉憲，各遵其職。而國統備矣。竊以爲並建諸侯，所以重社稷者。四海諸侯，各以其職奉貢祭。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。封建使守藩國。帝王所以扶德施化。陛下奉承天統，明開聖緒，尊賢顯功，興滅繼絕，續蕭文終之後于鄲。褒厲羣臣，平津侯等，昭六親之序。明天施之屬，使諸侯王封君，得推私恩。分子弟戶邑。錫號尊。建百有餘國。而家皇子爲列侯。則尊卑相踰。列位失序。不可以垂統於萬世。臣請立臣閔、臣旦、臣胥爲諸侯王。三月丙子，奏未央宮。制曰：康叔親屬有十，而獨尊者，褒有德也。周公祭天命郊。故魯有白牡，駢剛之牲。羣公不毛，賢不肖差也。高山仰之。景行嚮之。朕甚慕焉。所以抑未成家。以列侯可。四月戊寅，奏未央宮。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湯、昧死言。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。

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。制曰。康叔親屬有十。而獨尊者。褒有德也。周公祭天命郊。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。羣公不毛。賢不肖差也。高山仰之。景行嚮之。朕甚慕焉。所以抑未成。家以列侯。可。臣青翟。臣湯。博士臣將行等。伏聞康叔親屬有十。武王繼體。周公輔成王。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。建爲大國。康叔之年幼。周公在三公之位。而伯禽據國於魯。蓋爵命之時。未至成人。康叔後扞祿父之難。伯禽殄淮夷之亂。昔五帝異制。周爵五等。春秋三等。皆因時而序尊卑。高皇帝撥亂世。反諸正。昭至德。定海內。封建諸侯。爵位二等。皇子或在襁褓。而立爲諸侯王。奉承天子。爲萬世法。則不可易。陛下躬親仁義。體行聖德。表裏文武。顯慈孝之行。廣賢能之路。內褒有德。外討彊暴。極臨北海。西徠月氏。匈奴西域。舉國奉師。輿械之費。不賦於民。虛御府之藏。以賞元戎。開禁倉以振貧窮。減戍卒之半。百蠻之君。靡不鄉風。承流稱意。遠方殊俗。重譯而朝。澤及方外。故珍獸至。嘉穀興。天應甚彰。今諸侯支子。封至諸侯王。而家皇子爲列侯。臣青翟。臣湯等。竊伏孰計之。皆以爲尊卑失序。使天下失望。不可。臣請立臣閔。臣旦。臣胥爲諸侯王。四月。癸未。奏未央宮。留中不下。丞相臣青翟。太僕臣賀。行御史大夫事。太常臣充。太子少傅臣安。行宗正事。昧死言。臣青翟等前奏。大司馬臣去病。上疏言。皇子未有號位。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。中二千石。二千石。諫大夫。博

士臣慶等。昧死請立皇子。臣閔等爲諸侯王。陛下讓文武。躬自切。及皇子未教。羣臣之議。儒者稱其術。或諄其心。陛下固辭弗許。家皇子爲列侯。臣青翟等。竊與列侯。臣壽成等。二十七人議。皆曰。以爲尊卑失序。高皇帝建天下。爲漢太祖。王子孫。廣支輔。先帝法則弗改。所以宣至尊也。臣請令史官擇吉日。具禮儀上。御史奏輿地圖。他皆如前故事。制曰。可。四月丙申。奏未央宮。太僕臣賀行。御史大夫事。昧死言。太常臣充言。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。可立諸侯王。臣昧死奏輿地圖。請所立國名。禮儀別奏。臣昧死請。制曰。立皇子閔爲齊王。旦爲燕王。胥爲廣陵王。四月丁酉。奏未央宮。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。御史大夫湯下丞相。丞相下中二千石。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。書從事下當用者。如律令。

維六年四月乙巳。皇帝使御史大夫湯。廟立子閔爲齊王。曰。於戲。小子閔。受茲青社。朕承祖考。維稽古。建爾國家。封于東土。世爲漢藩輔。於戲念哉。恭朕之詔。惟命不于常。人之好德。克明顯光。義之不圖。俾君子怠。悉爾心。允執其中。天祿永終。厥有懋不臧。乃凶于而國。害于爾躬。於戲。保國艾民。可不敬與。王其戒之。

右齊王策

維六年四月乙巳。皇帝使御史大夫湯。廟立子旦爲燕王。曰。於戲。小子旦。

受茲玄社。朕承祖考。維稽古。建爾國家。封于北土。世爲漢藩輔。於戲。葷粥氏虐老獸心。侵犯寇盜。加以姦巧邊萌。於戲。朕命將率。徂征厥罪。萬夫長。千夫長。三十有二君皆來。降期奔師。葷粥徙域。北州以綏。悉爾心。毋作怨。毋侮德。毋乃廢備。非教士不得從徵。於戲。保國艾民。可不敬與。王其戒之。

右燕王策

維六年四月乙巳。皇帝使御史大夫湯。廟立子胥爲廣陵王。曰。於戲。小子胥。受茲赤社。朕承祖考。維稽古。建爾國家。封于南土。世爲漢藩輔。古人有言曰。大江之南。五湖之間。其人輕心。揚州保疆。三代要服。不及以政。於戲。悉爾心。戰戰兢兢。乃惠乃順。毋侗好軼。毋爾宵人。維法維則。書云。臣不作威。不作福。靡有後羞。於戲。保國艾民。不可敬與。王其戒之。

右廣陵王策

三策。姚纂
已入詔令。

太史公曰。古人有言曰。愛之欲其富。親之欲其貴。故王者壻土建國。封立子弟。所以褻親親。序骨肉。尊先祖。貴支體。廣同姓於天下也。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。自古至今。所由來久矣。非有異也。故弗論箸也。燕齊之事。無足采者。然封立二王。天子恭讓。羣臣守義。文辭爛然。甚可觀也。是以附之世

家。漢代公牘文字。無不彬彬絕倫。如三王世家。與霍光廢昌邑王奏。幾乎不可幾矣。又按此文義法。亦有所受。漢書文帝紀。豫建太子。文帝謙讓。有司固諫。已開其先。可見漢代公牘文字之體。大抵如是。

卷七 傳狀類

史記伯夷列傳

夫學者載籍極博。猶考信於六藝。詩書雖缺。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堯將遜位。讓於虞舜。舜禹之閒。岳牧咸薦。乃試之於位。典職數十年。功用既興。然後授政。示天下重器。王者大統。傳天下若斯之難也。而說者曰。堯讓天下於許由。許由不受。恥之。逃隱。及夏之時。有卞隨務光者。此何以稱焉。太史公曰。余登箕山。其上蓋有許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。如吳太伯。伯夷之倫。詳矣。余以所聞。由光義至高。其文辭不少。概見。何哉。孔子曰。伯夷叔齊。不念舊惡。怨是用希。求仁得仁。又何怨乎。余悲伯夷之意。睹軼詩可異焉。其傳曰。伯夷叔齊。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齊。及父卒。叔齊讓伯夷。伯夷曰。父命也。遂逃去。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國人立其中子。於是伯夷叔齊。聞西伯昌善養老。盍往歸焉。及至。西伯卒。武王載木主。號爲文王。東伐紂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。曰。父死不葬。爰及于戈。可謂孝乎。以臣弑君。可謂仁乎。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。此義人也。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亂。天下宗周。而伯夷叔齊恥之。義不食周粟。隱於首陽山。采薇而食之。及餓且死。作歌。其辭曰。登彼西山兮。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。不知其非矣。神農虞

夏。忽焉沒兮。我安適歸矣。于嗟徂兮。命之衰矣。途餓死於首陽山。由此觀之。怨邪非邪。或曰。天道無親。常與善人。若伯夷叔齊。可謂善人者非邪。積仁絜行如此。而餓死。且七十子之徒。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。然回也屢空。糟糠不厭。而卒蚤夭。天之報施善人。其何如哉。盜蹠日殺不辜。肝人之肉。暴戾恣睢。聚黨數千人。橫行天下。竟以壽終。是遵何德哉。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。操行不軌。專犯忌諱。而終身逸樂。富厚累世不絕。或擇地而蹈之。時然後出言。行不由徑。非公正不發憤。而遇禍災者。不可勝數也。余甚惑焉。儻所謂天道。是邪非邪。子曰。道不同。不相爲謀。亦各從其志也。故曰。富貴如可求。雖執鞭之士。吾亦爲之。如不可求。從吾所好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。舉世混濁。清士乃見。豈以其重若彼。其輕若此哉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賈子曰。貪夫徇財。烈士徇名。夸者死權。衆庶馮生。同明相照。同類相求。雲從龍。風從虎。聖人作而萬物覩。伯夷叔齊雖賢。得夫子而名益彰。顏淵雖篤學。附驥尾而行益顯。巖穴之士。趣舍有時。若此類。名堙滅而不稱。悲夫。閭巷之人。欲砥行立名者。非附青雲之士。惡能施于後世哉。

方望溪云。本紀世家列傳。後皆有論。惟伯夷孟荀。合傳與論而爲一。故無後論。

史記管晏列傳

管仲夷吾者。潁上人也。少時常與鮑叔牙游。鮑叔知其賢。管仲貧困。常欺

鮑叔。鮑叔終善遇之。不以爲言。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。管仲事公子糾。及小白立。爲桓公。公子糾死。管仲囚焉。鮑叔遂進管仲。管仲既用。任政於齊。齊桓公以霸。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管仲之謀也。管仲曰。吾始困時。嘗與鮑叔賈。分財利。多自與。鮑叔不以我爲貪。知我貪也。吾嘗爲鮑叔謀事。而更窮困。鮑叔不以我爲愚。知時有利不利也。吾嘗三仕。三見逐於君。鮑叔不以我爲不肖。知我不遭時也。吾嘗三戰三走。鮑叔不以我爲怯。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糾敗。召忽死之。吾幽囚受辱。鮑叔不以我爲無恥。知我不羞小節。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。知我者鮑子也。鮑叔既進管仲。以身下之。子孫世祿於齊。有封邑者十餘世。常爲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賢。而多鮑叔能知人也。管仲既任政相齊。以區區之齊。在海濱。通貨積財。富國彊兵。與俗同好惡。故其稱曰。倉廩實而知禮節。衣食足而知榮辱。上服度則六親固。四維不張。國乃滅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。令順民心。故論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。因而予之。俗之所否。因而去之。其爲政也。善因禍而爲福。轉敗而爲功。貴輕重。慎權衡。桓公實怒少姬。南襲蔡。管仲因而伐楚。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。桓公實北征山戎。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於柯之會。桓公欲背曹沫之約。管仲因而信之。諸侯由是歸齊。故曰。知與之爲取。政之寶也。管仲富擬於公室。有三歸反坫。齊人不以爲侈。管仲

卒。齊國遵其政。常彊於諸侯。後百餘年。而有晏子焉。晏平仲嬰者。萊之夷維人也。事齊靈公。莊公。景公。以節儉力行。重於齊。既相齊。食不重肉。妾不衣帛。其在朝。君語及之。卽危言。語不及之。卽危行。國有道。卽順命。無道。卽衡命。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。越石父賢。在縲繼中。晏子出。遭之塗。解左膠。贖之。載歸。弗謝。入閨。久之。越石父請絕。晏子憫然。攝衣冠。謝曰。嬰雖不仁。免于於戾。何子求絕之速也。石父曰。不然。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。而信於知己者。方吾在縲繼中。彼不知我也。君子既已感寤而贖我。是知己。知己而無禮。固不如在縲繼之中。晏子於是延入。爲上客。晏子爲齊相。出其御之妻。從門閒而闚其夫。其夫爲相御。擁大蓋。策駟馬。意氣揚揚。甚自得也。既而歸。其妻請去。夫問其故。妻曰。晏子長不滿六尺。身相齊國。名顯諸侯。今者。妾觀其出。志念深矣。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長八尺。乃爲人僕御。然子之意。自以爲足。妾是以求去也。其後夫自抑損。晏子怪而問之。御以實對。晏子薦以爲大夫。

太史公曰。吾讀管氏牧民。山高。乘馬。輕重九府。及晏子春秋。詳哉。其言之也。既見其著書。欲觀其行事。故次其傳。至其書。世多有之。是以不論。論其軼事。管仲世所謂賢臣。然孔子小之。豈以爲周道衰微。桓公既賢。而不勉之至王。乃稱霸哉。語曰。將順其美。匡救其惡。故上下能相親也。豈管仲之

謂乎。方晏子伏莊公尸。突之成禮。然後去。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。至其諫說。犯君之顏。此所謂進思盡忠。退思補過者哉。假令晏子而在。余雖爲之執鞭。所忻慕焉。

史記老子韓非列傳

老子者。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。名耳。字聃。

札記。

據家隱本。

各本作字伯陽。韓曰聃。韓志云。經

典釋文序錄。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。辯天台山賦注。反招隱詩注。後漢書桓紀注。並引史記字聃。

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適周。將

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。子所言者。其人與骨皆已朽矣。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。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。良賈深藏若虛。君子盛德。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。與多欲。態色。與淫志。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。若是而已。孔子去。謂弟子曰。鳥。吾知其能飛。魚。吾知其能游。獸。吾知其能走。走者。可以爲罔。游者。可以爲綸。飛者。可以爲矰。至於龍。吾不能知其乘風雲。在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。其猶龍邪。老子脩道德。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。居周久之。見周之衰。迺遂去。至關。關令尹喜曰。子將隱矣。彊爲我著書。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。言道德之意。五千餘言。而去。莫知其所終。或曰。老萊子。亦楚人也。著書十五篇。言道家之用。與孔子同時云。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。或言二百餘歲。以其脩道而養壽也。自孔子死之後。百二十九年。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。曰。始秦與周合。合五百歲而離。離七十

歲而霸王者出焉。或曰儻卽老子。或曰非也。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隱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。宗爲魏將。封於段干。宗子注。注子宮。宮玄孫假。假仕於漢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。爲膠西王卬太傅。因家于齊焉。世之學老子者。則絀儒學。儒學亦絀老子。道不同。不相爲謀。豈謂是邪。李耳無爲自化。清靜自正。莊子者。蒙人也。名周。周嘗爲蒙漆園吏。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。其學無所不闕。然其要本。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。大抵率寓言也。作漁父。盜跖。胠篋。以詆訛孔子之徒。以明老子之術。畏累虛。亢桑子之屬。皆空語無事實。然善屬書離辭。指事類情。用剽剝儒墨。雖當世宿學。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沈淫自恣。以適己。故自王公大人。不能器之。楚威王聞莊周賢。使使厚幣迎之。許以爲相。莊周笑謂楚使者曰。千金重利。卿相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。養食之數歲。衣以文繡。以入大廟。當是之時。雖欲爲孤豚。豈可得乎。子亟去。無污我。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。無爲有國者所羈。終身不仕。以快吾志焉。申不害者。京人也。故鄭之賤臣。學術以干韓昭侯。昭侯用爲相。內脩政教。外應諸侯。十五年。終申子之身。國治兵彊。無侵韓者。申子之學。本於黃老。而主刑名。著書二篇。號曰申子。韓非者。韓之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術之學。而其歸本於黃老。非爲人。口吃。不能道說。而善著書。與李斯俱事荀卿。斯自以爲不如非。非見韓之削弱。數以書

諫韓王。韓王不能用。於是韓非疾治國。不務脩明其法制。執勢以御其臣下。富國彊兵。而以求人任賢。反舉浮淫之蠹。而加之於功實之上。以爲儒者用文亂法。而俠者以武犯禁。寬則寵名譽之人。急則用介冑之士。今者所養非所用。所用非所養。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。觀往者得失之變。故作孤憤。五蠹。內外儲。說林。說難。十餘萬言。然韓非知說之難。爲說難書甚具。終死於秦。不能自脫。說難曰。凡說之難。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。又非吾辯之難。能明吾意之難也。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。凡說之難。在知所說之心。可以吾說當之。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。而說之以厚利。則見下節而遇卑賤。必弃遠矣。所說出於厚利者也。而說之以名高。則見無心而遠事情。必不收矣。所說實爲厚利。而顯爲名高者也。而說之以名高。則陽收其身。而實疏之。若說之以厚利。則陰用其言。而顯弃其身。此之不可不知也。夫事以密成。語以泄敗。未必其身泄之也。而語及其所匿之事。如是者身危。貴人有過端。而說者明言善議。以推其惡者。則身危。周澤未渥也。而語極知。說行而有功。則德亡。說不行而有敗。則見疑。如是者身危。夫貴人得計。而欲自以爲功。說者與知焉。則身危。彼顯有所出事。迺自以爲也。故說者與知焉。則身危。彊之以其所必不爲。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。身危。故曰。與之論大人。則以爲閒己。與之論細人。則以爲弼權。論其所愛。則以

爲借資。論其所憎。則以爲嘗己。徑省其辭。則不知而屈之。汎濫博文。則多而久之。順事陳意。則曰怯懦而不盡。慮事廣肆。則曰草野而倨侮。此說之難。不可不知也。凡說之務。在知飾所說之所敬。而滅其所醜。彼自知其計。則毋以其失窮之。自勇其斷。則毋以其敵怒之。自多其力。則毋以其難概之。規異事與同計。譽異人與同行者。則以飾之無傷也。有與同失者。則明飾其無失也。大忠無所拂辭。悟言無所擊排。迺後申其辯知焉。此所以親近不疑。知盡之難也。得曠曰彌久。而周澤旣渥。深計而不疑。交爭而不罪。迺明計利害。以致其功。直指是非。以飾其身。以此相持。此說之成也。伊尹爲庖。百里奚爲虜。皆所由干其上也。故此二子者。皆聖人也。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。如此其汙也。則非能仕之所設也。宋有富人。天雨牆壞。其子曰。不築。且有盜。其鄰人之父亦云。暮而果大亡其財。其家甚知其子。而疑鄰人之父。昔者。鄭武公欲伐胡。迺以其子妻之。因問羣臣曰。吾欲用兵。誰可伐者。關其思曰。胡可伐。迺戮關其思曰。胡。兄弟之國也。子言伐之。何也。胡君聞之。以鄭爲親己。而不備鄭。鄭人襲胡。取之。此二說者。其知皆當矣。然而甚者爲戮。薄者見疑。非知之難也。處知則難矣。昔者。彌子瑕見愛於衛君。衛國之法。竊駕君車者。罪至刑。旣而彌子之母病。人聞。往夜告之。彌子矯駕君車而出。君聞之而賢之。曰。孝哉。爲母之故。而犯刑罪。與君游果園。

彌子食桃而甘。不盡而奉君。君曰。愛我哉。忘其口而念我。及彌子色衰而愛弛。得罪於君。君曰。是嘗矯駕吾車。又嘗食我。以其餘桃。故彌子之行。未變於初也。前見賢而後獲罪者。愛憎之至變也。故有愛於主。則知當而加親。見憎於主。則罪當而加疏。故諫說之士。不可不察。愛憎之主。而後說之矣。夫龍之爲蟲也。可擾狎而騎也。然其喉下有逆鱗。徑尺。人有嬰之。則必殺人。人主亦有逆鱗。說之者。能無嬰人主之逆鱗。則幾矣。此篇已入論辨類。人或傳其書至秦。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。曰。嗟乎。寡人得見此人。與之游。死不恨矣。李斯曰。此韓非之所著書也。秦因急攻韓。韓王始不用非。及急。迺遣非使秦。秦王悅之。未信用。李斯姚賈害之。毀之曰。韓非韓之諸公子也。今王欲并諸侯。非終爲韓。不爲秦。此人之情也。今王不用。久留而歸之。此自遺患也。不如以過法誅之。秦王以爲然。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遺非藥。使自殺。韓非欲自陳。不得見。秦王後悔之。使人赦之。非已死矣。申子韓子。皆著書傳於後世。學者多有。余獨悲韓子爲說難。而不能自脫耳。

太史公曰。老子所貴道。虛無因應。變化於無爲。故著書辭。稱微妙難識。莊子散道德放論。要亦歸之自然。申子卑卑。施之於名實。韓子引繩墨。切事

情。明是非。其極慘礪少恩。皆原於道德之意。而老子深遠矣。方望溪書老子傳後。太史公傳老

子。著其國焉。著其邑焉。著其鄉焉。著其里焉。外此無有也。著其氏焉。著其名焉。著其字焉。著其諡焉。著其官守焉。外此無有也。著其子焉。著其孫焉。著其孫之元來焉。於其子孫元來。仍

著其爵焉。著其封焉。著其仕之時與國焉。著其家之地焉。外此無有也。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。故特詳之。以見其生也。有國邑鄉里名字。其仕也。有官守。其終有諡。其身雖隱。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。則兼說之疑。不辨而自惚矣。世傳所以多幻怪者。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。莫知所終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。而同時有老萊子。言道家之用。後百餘年。有周太史儵。號爲能前知。儵與同音。故其傳與老子相混。世莫知其然否。列序及此。然後正言以斷之曰。老子。隱君子也。則非有幻怪明矣。終之曰。李耳無爲自化。清靜自正。則著書言道德者。乃李耳。而儵與老萊子。別爲二人明矣。始吾友崑繩實爲是解。微崑繩。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。而崑繩既歿。其所述蓋無傳焉。由是言之。凡古書之存。而後人不得其意。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。可勝道哉。

史記商君列傳

商君者。衛之諸庶孽公子也。名鞅。姓公孫氏。其祖本姬姓也。鞅少好刑名之學。事魏相公叔座。爲中庶子。公叔座知其賢。未及進。會座病。魏惠王親往問病。曰。公叔。病有如不可諱。將奈社稷何。公叔曰。座之中庶子公孫鞅。年雖少。有奇才。願王舉國而聽之。王嘿然。王且去。座屏人。言曰。王卽不聽用鞅。必殺之。無令出境。王許諾而去。公叔座召鞅。謝曰。今者。王問可。以爲相者。我言若。王色不許我。我方先君後臣。因謂王卽弗用鞅。當殺之。王許我。汝可疾去矣。且見禽。鞅曰。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。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。卒不去。惠王旣去。而謂左右曰。公叔病甚。悲乎。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。豈不悖哉。公叔旣死。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。求賢者。將修繆公之業。東復侵地。迺遂西入秦。因孝公寵臣景監。以求見孝公。孝公旣見衛鞅。語事良久。孝公時時睡。弗聽。罷。而孝公怒景監曰。子之客。妄人耳。安足用邪。景監以讓衛鞅。衛鞅曰。吾說公以帝道。其志不開悟矣。後五日。

復求見鞅。鞅復見孝公，益愈。然而未中旨。罷。而孝公復讓景監。景監亦讓鞅。鞅曰：吾說公以王道，而未入也。請復見鞅。鞅復見孝公，孝公善之。而未用也。罷而去。孝公謂景監曰：汝客善，可與語矣。鞅曰：吾說公以霸道，其意欲用之矣。誠復見我，我知之矣。衛鞅復見孝公，公與語，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。語數日，不厭。景監曰：子何以中吾君？吾君之驩甚也。鞅曰：吾說君以帝王之道，比三代，而君曰久遠，吾不能待。且賢君者，各及其身，顯名天下，安能邑邑待數百年？以成帝王乎？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，君大說之耳。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。孝公既用衛鞅，鞅欲變法，恐天下譏己。衛鞅曰：疑行無名，疑事無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見非於世。有獨知之慮者，必見敖於民。愚者闇於成事，知者見於未萌。民不可與慮始，而可與樂成。論至德者，不和於俗。成大功者，不謀於衆。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，不法其故，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禮。孝公曰善。甘龍曰：不然。聖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變法而治，因民而教，不勞而成功。緣法而治者，吏習而民安之。衛鞅曰：龍之所言，世俗之言也。常人安於故俗，學者溺於所聞，以此兩者，居官守法可也。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禮而王，五伯不同法而霸。智者作法，愚者制焉。賢者更禮，不肖者拘焉。杜摯曰：利不百，不變法。功不十，不易器。法古無過，循禮無邪。衛鞅曰：治世不一道，便國不法古。故湯武不循古

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。反古者不可非。而循禮者不足多。孝公曰。善。以衛鞅爲左庶長。卒定變法之令。令民爲什伍。而相收司連坐。不告姦者腰斬。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。匿姦者與降敵同罰。民有二男以上。不分異者。倍其賦。有軍功者。各以率受上爵。爲私鬪者。各以輕重被刑。大小僇力。本業耕織。致粟帛多者。復其身。事未利。及怠而貧者。舉以爲收斂。宗室非有軍功。論不得爲屬籍。明尊卑爵秩等級。各以差次。名田宅。臣妾衣服。以家次。有功者顯榮。無功者雖富。無所芬華。令既具。未布。恐民之不信己。乃立三丈之木。於國都市南門。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。予十金。民怪之。莫敢徙。復曰。能徙者予五十金。有一人徙之。輒予五十金。以明不欺。卒下令。令行於民。暮年。秦民之國都。言初令之不便者。以千數。於是太子犯法。衛鞅曰。法之不行。自上犯之。將法太子。太子君嗣也。不可施刑。刑其傅公子虔。黥其師公孫賈。明日。秦人皆趨令。行之十年。秦民大說。道不拾遺。山無盜賊。家給人足。民勇於公戰。怯於私鬪。鄉邑大治。秦民初言令不便者。有來言令不便者。衛鞅曰。此皆亂化之民也。盡遷之於邊城。其後。民莫敢議令。於是鞅爲大良造。將兵圍魏安邑。降之。居三年。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。秦自雍徙都之。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。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。置令丞。凡三十一縣。爲田。開阡陌。封疆。而賦稅平。平斗桶權衡丈尺。行之四

年。公子虔復犯約。剿之。居五年。秦人富彊。天子致胙於孝公。諸侯畢賀。其明年。齊敗魏兵於馬陵。虜其太子申。殺將軍龐涓。其明年。衛鞅說孝公曰。秦之與魏。譬若人之有腹心疾。非魏并秦。秦卽并魏。何者。魏居領阨之西。都安邑。與秦界河。而獨擅山東之利。利則西侵秦。病則東收地。今以君之賢聖。國賴以盛。而魏往年大破於齊。諸侯畔之。可因此時伐魏。魏不支秦。必東徙。東徙。秦據河山之固。東鄉以制諸侯。此帝王之業也。孝公以爲然。使衛鞅將而伐魏。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。軍既相距。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。吾始與公子驩。今俱爲兩國將。不忍相攻。可與公子面相見。盟樂飲而罷兵。以安秦魏。魏公子卬以爲然。會盟已飲。而衛鞅伏甲士。而襲虜魏公子卬。因攻其軍。盡破之。以歸秦。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。國內空。日以削。恐。乃使使割河西之地。獻於秦以和。而魏遂去安邑。徙都大梁。梁惠王曰。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。衛鞅既破魏。還。秦封之於商。十五邑。號爲商君。商君相秦十年。宗室貴戚。多怨望者。趙良見商君。商君曰。鞅之得見也。從孟蘭皋。今鞅請得交。可乎。趙良曰。僕弗敢願也。孔丘有言曰。推賢而戴者進。聚不肖而王者退。僕不肖。故不敢受命。僕聞之曰。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。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。僕聽君之義。則恐僕貪位貪名也。故不敢聞命。商君曰。子不說吾治秦與。趙良曰。反聽之謂聰。內視之謂明。自勝之謂

疆。虞舜有言曰。自卑也尙矣。君不若道虞舜之道。無爲問僕矣。商君曰。始秦戎翟之教。父子無別。同室而居。今我更制其教。而爲其男女之別。大築冀闕。營如魯衛矣。子觀我治秦也。孰與五段大夫賢。趙良曰。千羊之皮。不如一狐之掖。千人之諾諾。不如一士之諤諤。武王諤諤以昌。殷紂墨墨以亡。君若不非武王乎。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。可乎。商君曰。語有之矣。貌言。華也。至言。實也。苦言。藥也。甘言。疾也。夫子果肯終日正言。鞅之藥也。鞅將事子。子又何辭焉。趙良曰。夫五段大夫。荆之鄙人也。聞秦繆公之賢。而願望見。行而無資。自粥於秦客。被褐食牛。期年。繆公知之。舉之牛口之下。而加之百姓之上。秦國莫敢望焉。相秦六七年。而東伐鄭。三置晉國之君。一救荆國之禍。發教封內。而巴人致貢。施德諸侯。而入戎來服。由余聞之。款關請見。五段大夫之相秦也。勞不坐乘。暑不張蓋。行於國中。不從車乘。不操干戈。功名藏於府庫。德行施於後世。五段大夫死。秦國男女流涕。童子不歌謠。舂者不相杵。此五段大夫之德也。今君之見秦王也。因嬖人景監以爲主。非所以爲名也。相秦不以百姓爲事。而大築冀闕。非所以爲功也。刑黥太子之師傅。殘傷民以駿刑。是積怨畜禍也。教之化民也。深於命。民之效上也。捷於令。今君又左建外易。非所以爲教也。君又南面而稱寡人。曰繩秦之貴公子。詩曰。相鼠有體。人而無禮。人而無禮。何不遄死。以詩

觀之。非所以爲壽也。公子虔杜門不出。已八年矣。君又殺祝懽而黜公孫賈。詩曰。得人者興。失人者崩。此數事者。非所以得人也。君之出也。後車十數。從車載甲。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。持矛而操闔戟者。旁車而趨。此一物不具。君固不出。書曰。恃德者昌。恃力者亡。君之危若朝露。尙將欲延年益壽乎。則何不歸十五都。灌園於鄙。勸秦王顯巖穴之士。養老存孤。敬父兄。序有功。尊有德。可以少安。君尙將貪商於之富。寵秦國之教。畜百姓之怨。秦王一旦捐賓客。而不立朝。秦國之所以收君者。豈其微哉。亡可翹足而待。姚纂已入書說。商君弗從。後五月。而秦孝公卒。太子立。公子虔之徒。告商君欲

反。發吏捕商君。商君亡。至關下。欲舍客舍。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。曰。商君之法。舍人無驗者坐之。商君喟然歎曰。嗟乎。爲法之敝。一至此哉。去之魏。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。弗受商君。欲之他國。魏人曰。商君。秦之賊。秦彊而賊入魏。弗歸不可。遂內秦。商君既復入秦。走商邑。與其徒屬發邑兵。北出擊鄭。秦發兵攻商君。殺之於鄭黽池。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。曰。莫如商鞅反者。遂滅商君之家。

太史公曰。商君。其天資刻薄人也。跡其欲干孝公。以帝王術挾持浮說。非其質矣。且所因由嬖臣。及得用。刑公子虔。欺魏將卬。不師趙良之言。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。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。與其人行事相類。卒受惡

名於秦。有以也夫。

史記孟子荀卿列傳

太史公曰。余讀孟子書。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。未嘗不廢書而歎也。曰。嗟乎。利誠亂之始也。夫子罕言利者。常防其原也。故曰。放於利而行。多怨。自天子至於庶人。好利之弊。何以異哉。孟軻。鄒人也。受業子思之門人。道既通。游事齊宣王。宣王不能用。適梁。梁惠王不果所言。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。當是之時。秦用商君。富國彊兵。楚魏用吳起。戰勝弱敵。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。而諸侯東面朝齊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。以攻伐爲賢。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。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與萬章之徒。序詩書。述仲尼之意。作孟子七篇。其後有騶子之屬。齊有三騶子。其前騶忌。以鼓琴干威王。因及國政。封爲成侯。而受相印。先孟子。其次騶衍。後孟子。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。不能尙德。若大雅整之於身。施及黎庶矣。乃深觀陰陽消息。而作怪迂之變。終始大聖之篇。十餘萬言。其語闕大不經。必先驗小物。推而大之。至於無垠。先序今以上至黃帝。學者所共術。大竝世盛衰。因載其襍。祥度制。推而遠之。至天地未生。窈冥不可考。而原也。先列中國名山。大川。通谷禽獸。水土所殖。物類所珍。因而推之。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。稱引天地剖判以來。五德轉移。治各有宜。而符應若茲。以爲儒者所

謂中國者。於天下乃八十一分。居其一分耳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。赤縣神州內。自有九州。禹之序九州是也。不得爲州數。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。乃所謂九州也。於是有裨海環之。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。如一區中者。乃爲一州。如此者九。乃有大瀛海環其外。天地之際焉。其術皆此類也。然要其歸。必止乎仁義節儉。君臣上下六親之施。始也濫耳。王公大人。初見其術。懼然顧化。其後不能行之。是以騶子重於齊。適梁。惠王郊迎。執賓主之禮。適趙。平原君側行撤席。如燕。昭王擁彗先驅。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。築碣石宮。身親往師之。作主運。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。豈與仲尼菜色陳蔡。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。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。伯夷餓不食周粟。衛靈公問陳。而孔子不答。梁惠王謀欲攻趙。孟軻稱大王去邠。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。持方枘欲內圓鑿。其能入乎。或曰。伊尹負鼎。而勉湯以王。百里奚飯牛車下。而繆公用霸。作先合。然後引之大道。騶衍其言雖不軌。儻亦有牛鼎之意乎。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。如淳于髡。慎到。環淵。接子。田駢。騶奭。之徒。各著書。言治亂之事。以干世主。豈可勝道哉。淳于髡。齊人也。博聞彊記。學無所主。其諫說。慕晏嬰之爲人也。然而承意觀色。爲務。客有見髡於梁。惠王。惠王屏左右。獨坐而再見之。終無言也。惠王怪之。以讓客。曰。子之稱淳于先生。管晏不及。及見寡人。寡人未有得也。豈寡人不足

爲言邪。何故哉。客以謂髡。髡曰。固也。吾前見王。王志在驅逐。後復見王。王志在音聲。吾是以默然。客具以報王。王大駭。曰。嗟乎。淳于先生。誠聖人也。前淳于先生之來。人有獻善馬者。寡人未及視。會先生至。後先生之來。人有獻謳者。未及試。亦會先生來。寡人雖屏人。然私心在彼。有之。後淳于髡見。壹語連三日。二夜無倦。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。髡因謝去。於是送以安車。駕駟。束帛加璧。黃金百鎰。終身不仕。慎到。趙人。田駢。接子。齊人。環淵。楚人。皆學黃老道德之術。因發明。序其指意。故慎到著十二論。環淵著上下篇。而田駢接子。皆有所論焉。騶奭者。齊諸騶子。亦頗采騶衍之術。以紀文。於是齊王嘉之。自如淳于髡以下。皆命曰列大夫。爲開第康莊之衢。高門大屋。尊寵之。覽天下諸侯賓客。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。荀卿。趙人。年五十。始來游學於齊。騶衍之術。迂大而閎辯。奭也。文具難施。淳于髡久與處。時有得善言。故齊人頌曰。談天衍。雕龍奭。炙轂過髡。田駢之屬。皆已死。齊襄王時。而荀卿最爲老師。齊尙脩列大夫之秩。而荀卿三爲祭酒焉。齊人或讒荀卿。荀卿乃適楚。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。春申君死。而荀卿廢。因家蘭陵。李斯嘗爲弟子。已而相秦。荀卿嫉濁世之政。亡國亂君相屬。不遂大道。而營於巫祝。信機祥。鄙儒小拘。如莊周等。又滑稽亂俗。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。事與壞序。列著數萬言。而卒。因葬蘭陵。而趙亦有公孫龍。爲堅白同

異之辯。劇子之言。魏有李悝。盡地力之教。楚有尸子。長盧。阿之吁子焉。自如孟子至于吁子。世多有其書。故不論其傳云。蓋墨翟宋之大夫。善守禦。爲節用。或曰竝孔子時。或曰在其後。方望溪書孟子荀卿傳後。驪衍以下十一人。錯出不苟然也。蓋戰國時。守孔子之道。而不志乎利者。孟子一人耳。其次惟荀卿。而少駁矣。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。著仁義所由充塞也。自驪衍。自驪夷。說猶近正。而著書以干世主爲志。則已驚於功利矣。其序荀卿。於衍夷諸人後。非獨以時相次也。荀卿之學。雖不能無駁。而著書則非以干世。所以別之於衍夷之倫也。至公孫龍。至吁子。則舛雜踳近。視衍夷而以下矣。至蕭之終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。而不一言其道德。蓋世以儒墨並稱久矣。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矣。而不必更詳也。夫自漢及唐。莊列皆列於學官。而孟子猶未興。以韓子之明。始猶曰孔墨必相爲用。而較孟子於荀卿之閒。子長獨以並孔子。一篇之中。其文四見。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。則弗之著也。老莊申韓衍與諸人。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。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。然則子長於道。豈概乎未有聞者哉。

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

平原君趙勝者。趙之諸公子也。諸子中。勝最賢。喜賓客。賓客蓋至者數千人。平原君相趙惠文王。及孝成王。三去相。三復位。封於東武城。平原君家樓臨民家。民家有躡者。樂散行汲。平原君美人居樓上。臨見大笑之。明日。躡者至平原君門。請曰。臣聞君之喜士。士不遠千里而至者。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。臣不幸。有罷癘之病。而君之後宮。臨而笑臣。臣願得笑臣者頭。平原君笑應曰。諾。躡者去。平原君笑曰。觀此躡子。乃欲以一笑之故。殺吾美人。不亦甚乎。終不殺。居歲餘。賓客門下舍人。稍稍引去者過半。平原君怪之。曰。勝所以待諸君者。未嘗敢失禮。而去者何多也。門下一人前對曰。

以君之不殺笑。璧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。士卽去耳。於是平原君乃斬笑。璧者美人頭。自造門進璧者。因謝焉。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。是時齊有孟嘗。魏有信陵。楚有春申。故爭相傾以待士。秦之圍邯鄲。趙使平原君求救。合從於楚。約與食客門下。有勇力文武備具者。二十人。偕。平原君曰。使文能取勝。則善矣。文不能取勝。則歃血於華屋之下。必得定從而還。士不外索。取於食客門下。足矣。得十九人。餘無可取者。無以滿二十人。門下有毛遂者。前自贊於平原君曰。遂聞君將合從於楚。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。偕。不外索。今少一人。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。平原君曰。先生處勝之門下。幾年於此矣。毛遂曰。三年於此矣。平原君曰。夫賢士之處世也。譬若錐之處囊中。其末立見。今先生處勝之門下。三年於此矣。左右未有所稱誦。勝未有所聞。是先生無所有也。先生不能。先生留。毛遂曰。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。使遂蚤得處囊中。乃穎脫而出。非特其未見而已。平原君竟與毛遂偕。十九人相與目笑之。而未發也。毛遂比至楚。與十九人論議。十九人皆服。平原君與楚合從。言其利害。日出而言之。日中不決。十九人謂毛遂曰。先生上。毛遂按劍歷階而上。謂平原君曰。從之利害。兩言而決耳。今日出而言從。日中不決。何也。楚王謂平原君曰。客何爲者也。平原君曰。是勝之舍人也。楚王叱曰。胡不下。吾乃與而君言。汝何爲者也。毛遂按劍而前曰。

王之所以叱遂者。以楚國之衆也。今十步之內。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。王之命。懸於遂手。吾君在前。叱者何也。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。王天下。文王以百里之壤。而臣諸侯。豈其士卒衆多哉。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。今楚地方五千里。持戟百萬。此霸王之資也。以楚之疆。天下弗能當。白起。小豎子耳。率數萬之衆。與師以與楚戰。一戰而舉鄢郢。再戰而燒夷陵。三戰而辱王之先人。此百世之怨。而趙之所羞。而王弗知惡焉。合從者爲楚。非爲趙也。吾君在前。叱者何也。楚王曰。唯唯。誠若先生之言。謹奉社稷而以從。毛遂曰。從定乎。楚王曰。定矣。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。取雞狗馬之血來。毛遂奉銅槃。而跪進之。楚王曰。王當歃血而定從。次者吾君。次者遂。遂定從於殿上。毛遂左手持槃血。而右手招十九人曰。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。公等錄錄。所謂因人成事者也。平原君已定從而歸。歸至於趙。曰。勝不敢復相士。勝相士。多者千人。寡者百數。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。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。毛先生一至楚。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。毛先生呂三寸之舌。疆於百萬之師。勝不敢復相士。遂以爲上客。平原君既返趙。楚使春申君將兵。赴救趙。魏信陵君。亦矯奪晉鄙軍。往救趙。皆未至。秦急圍邯鄲。邯鄲急且降。平原君甚患之。邯鄲傳舍吏子李同。說平原君曰。君不憂趙亡邪。平原君曰。趙亡。則勝爲虜。何爲不憂乎。李同曰。邯鄲之民。炊骨易子而食。可

謂急矣。而君之後宮。日百數。婢妾被綺縠。餘粱肉。而民褐衣不完。糟糠不厭。民困兵盡。或剡木爲矛矢。而君器物鍾磬自若。使秦破趙。君安得有此。使趙得全。君何患無有。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。編於士卒之間。分功而作。家之所有。盡散以饗士。士方其危苦之時。易德耳。於是平原君從之。得敢死之士三千人。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。秦軍爲之卻三十里。亦會楚魏救至。秦兵遂罷。邯鄲復存。李同戰死。封其父爲李侯。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。爲平原君請封。公孫龍聞之。夜駕見平原君。曰。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。爲君請封。有之乎。平原君曰。然。龍曰。此甚不可。且王舉君而相趙者。非以君之智能。爲趙國無有也。割東武城而封君者。非以君爲有功也。而以國人無勳。乃以君爲親戚故也。君受相印。不辭無能。割地不言無功者。亦自以爲親戚故也。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。是親戚受城。而國人計功也。此甚不可。且虞卿操其兩權。事成。操右券以責。事不成。以虛名德君。君必勿聽也。平原君遂不聽虞卿。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。子孫代。後竟與趙俱亡。平原君厚待公孫龍。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。及鄒衍過趙。言至道。乃絀公孫龍。虞卿者。游說之士也。躡蹻擔簞。說趙孝成王。一見。賜黃金百鎰。白璧一雙。再見。爲趙上卿。故號爲虞卿。秦趙戰於長平。趙不勝。亡一都尉。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。軍戰不勝。尉復死。寡人使東甲

而趨之。何如。樓昌曰。無益也。不如發重使爲媾。虞卿曰。昌言媾者。以爲不媾。軍必破也。而制媾者在秦。且王之論秦也。欲破趙之軍乎。不邪。王曰。秦不遺餘力矣。必且欲破趙軍。虞卿曰。王聽臣。發使。出重寶。以附楚魏。楚魏欲得王之重寶。必內吾使。趙使入楚魏。秦必疑天下之合從。且必恐。如此則媾乃可爲也。趙王不聽。與平陽君爲媾。發鄭朱入秦。秦內之。趙王召虞卿曰。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。秦已內鄭朱矣。卿以爲奚如。虞卿對曰。王不得媾。軍必破矣。天下賀戰勝者。皆在秦矣。鄭朱。貴人也。入秦。秦王爲應侯。必顯重以示天下。楚魏以趙爲媾。必不救王。秦知天下不救王。則媾不可得成也。應侯果顯鄭朱。以示天下賀戰勝者。終不肯媾。長平大敗。遂圍邯鄲。爲天下笑。秦旣解邯鄲圍。而趙王入朝。使趙郝約事於秦。割六縣而媾。虞卿謂趙王曰。秦之攻王也。倦而歸乎。王以其力尙能進。愛王而弗攻乎。王曰。秦之攻我也。不遺餘力矣。必以倦而歸也。虞卿曰。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。倦而歸。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。以送之。是助秦自攻也。來年秦復攻王。王無救矣。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。趙郝曰。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。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。此彈丸之地。弗予。令秦來年復攻王。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。王曰。請聽子割矣。子能必使來年。秦之不復攻我乎。趙郝對曰。此非臣之所敢任也。他日。三晉之交於秦。相善也。今秦善韓魏而

攻王。王之所以事秦。必不如韓魏也。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。開關通幣。齊交韓魏。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。此王之所以事秦。必在韓魏之後也。此非臣之所敢任也。王以告虞卿。虞卿對曰。郝言不媾。來年秦復攻王。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。今媾。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。今雖割六城何益。來年復攻。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。此自盡之術也。不如無媾。秦雖善攻。不能取六縣。趙雖不能守。終不失六城。秦倦而歸。兵必罷。我居六城。收天下。以攻罷秦。是我失之於天下。而取償於秦也。吾國尙利。孰與坐而割地。自弱以彊秦哉。今郝曰。秦善韓魏而攻趙者。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。而王之軍必孤。有以王之事秦。不如韓魏也。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。卽坐而城盡。來年。秦復求割地。王將與之乎。弗與。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。與之。則無地而給之。語曰。彊者善攻。弱者不能守。今坐而聽秦。秦兵不燬而多得地。是彊秦而弱趙也。以益彊之秦。而割愈弱之趙。其計故不止矣。且王之。地有盡。而秦之求無已。以有盡之地。而給無已之求。其勢必無趙矣。趙王計未定。樓緩從秦來。趙王與樓緩計之。曰。予秦地。何如毋予。孰吉。緩辭讓曰。此非臣之所能知也。王曰。雖然。試言公之私。樓緩對曰。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。公甫文伯仕於魯。病死。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。其母聞之。弗哭也。其相室曰。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。其母曰。孔子。賢人也。逐於

魯。而是人不隨也。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。若是者。必其於長者薄。而於婦人厚也。故從母言之。是爲賢母。從妻言之。是必不免爲妒妻。故其言一也。言者異。則人心變矣。今臣新從秦來。而言勿予。則非計也。言予之。恐王以臣爲爲秦也。故不敢對。使臣得爲大王計。不如予之。王曰諾。虞卿聞之。入見王。曰。此飾說也。王昏勿予。樓緩聞之。往見王。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。樓緩對曰。不然。虞卿得其一。不得其二。夫秦趙構難。而天下皆說。何也。曰。吾且因彊而乘弱矣。今趙兵困於秦。天下之賀戰勝者。則必盡在於秦矣。故不如亟割地爲和。以疑天下。而慰秦之心。不然。天下將因秦之彊怒。乘趙之弊。瓜分之。趙且亡。何秦之圖乎。故曰。虞卿得其一。不得其二。願王以此決之。勿復計也。虞卿聞之。往見王。曰。危哉。樓子之所以爲秦者。是愈疑天下。而何慰秦之心哉。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。且臣言勿予者。非固勿予而已也。秦索六城於王。而王以六城賂齊。齊之深讎也。得王之六城。并力西擊秦。齊之聽王。不待辭之畢也。則是王失之於齊。而取償於秦也。而齊趙之深讎。可以報矣。而示天下有能爲也。王以此發聲。兵未窺於境。臣見秦之重賂至趙。而反媾於王也。從秦爲媾。韓魏聞之。必盡重王。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。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。而與秦易道也。趙王曰。善。則使虞卿東見齊王。與之謀秦。虞卿未返。秦使者已在趙矣。樓緩

聞之亡去。

姚纂已入書說。蓋依國策。與此詞語多不同。

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。而魏請爲從。

趙孝成王召虞卿謀。過平原君。平原君曰。願卿之論從也。虞卿入見王。王

曰。魏請爲從。對曰。魏過。王曰。寡人固未之許。對曰。王過。王曰。魏請從。卿曰。

魏過。寡人未之許。又曰。寡人過。然則從終不可乎。對曰。臣聞小國之與大

國從事也。有利。則大國受其福。有敗。則小國受其禍。今魏以小國請其禍。

而王以大國辭其福。臣故曰。王過。魏亦過。竊以爲從便。王曰。善。乃合魏爲

從。虞卿旣以魏齊之故。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。與魏齊閒行。卒去趙。困於

梁。魏齊已死。不得意。乃著書。上採春秋。下觀近世。曰。節義稱號。揣摩政謀。

凡八篇。以刺譏國家得失。世傳之曰。虞氏春秋。

太史公曰。平原君。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。然未睹大體。鄙語曰。利令智昏。

平原君貪馮亭邪說。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。邯鄲幾亡。虞卿料事揣

情。爲趙畫策。何其工也。及不忍魏齊。卒困於大梁。庸夫且知其不可。況賢

人乎。然虞卿非窮愁。亦不能著書。以自見於後世云。

史記魏公子列傳

魏公子無忌者。魏昭王少子。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。昭王薨。安釐王卽位。

封公子爲信陵君。是時。范雎亡魏相秦。以怨魏齊故。秦兵圍大梁。破魏華

陽下軍。走芒卯。魏王及公子患之。公子爲人。仁而下士。士無賢不肖。皆謙

而禮交之。不敢以其富貴驕士。士以此方數千里。爭往歸之。致食客三千人。當是時。諸侯以公子賢。多客。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。公子與魏王博。而北境傳舉烽。言趙寇至。且入界。魏王釋博。欲召大臣謀。公子止王曰。趙王獵耳。非爲寇也。復博如故。王恐。心不在博。居頃。復從北方來。傳言曰。趙王獵耳。非爲寇也。魏王大驚曰。公子何以知之。公子曰。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。趙王所爲。客輒以報臣。臣以此知之。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。不敢任公子以國政。魏有隱士曰侯嬴。年七十。家貧。爲大梁夷門監者。公子聞之。往請。欲厚遺之。不肯受。曰。臣脩身絜行數十年。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。公子於是乃置酒。大會賓客。坐定。公子從車騎。虛左。自迎夷門侯生。侯生攝敝衣冠。直上載公子。上坐不讓。欲以觀公子。公子執轡愈恭。侯生又謂公子曰。臣有客在市屠中。願枉車騎過之。公子引車入市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。俛倪。故久立。與其客語。微察公子。公子顏色愈和。當是時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。待公子舉酒。市人皆觀公子執轡。從騎皆竊罵侯生。侯生視公子。色終不變。乃謝客就車。至家。公子引侯生坐上坐。徧贊賓客。賓客皆驚。酒酣。公子起。爲壽侯生前。侯生因謂公子曰。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。嬴乃夷門抱關者也。而公子親枉車騎。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。不宜有所過。今公子故過之。然嬴欲就公子之名。故久立公子車

騎市中。過客以觀公子。公子愈恭。市人皆以嬴爲小人。而以公子爲長者。能下士也。於是罷酒。侯生遂爲上客。侯生謂公子曰。臣所過屠者朱亥。此子賢者。世莫能知。故隱屠閒耳。公子往。數請之。朱亥故不復謝。公子怪之。魏安釐王二十年。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。又進兵圍邯鄲。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。數遺魏王及公子書。請救於魏。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。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。吾攻趙。日暮且下。而諸侯敢救者。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。魏王恐。使人止晉鄙。留軍壁鄴。名爲救趙。實持兩端以觀望。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。讓魏公子曰。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。以公子之高義。爲能急人之困。今邯鄲日暮降秦。而魏救不至。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。且公子縱輕勝。棄之降秦。獨不憐公子姊邪。公子患之。數請魏王。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。魏王畏秦。終不聽公子。公子自度。終不能得之於王。計不獨生而令趙亡。乃請賓客。約車騎百餘乘。欲以客往赴秦軍。與趙俱死。行過夷門。見侯生。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。辭決而行。侯生曰。公子勉之矣。老臣不能從。公子行數里。心不快。曰。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。天下莫不聞。今吾且死。而侯生會無一言半辭送我。我豈有所失哉。復引車還。問侯生。侯生笑曰。臣固知公子之還也。曰。公子喜士。名聞天下。今有難。無他端。而欲赴秦軍。譬若以肉投餒虎。何功之有哉。尙安事客。然公子

遇臣厚。公子往而臣不送。以是知公子恨之。復返也。公子再拜。因問侯生。乃屏人閒語。曰。嬴聞晉鄙之兵符。常在王臥內。而如姬最幸。出入王臥內。力能竊之。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。如姬資之三年。自王以下。欲求報其父仇。莫能得。如姬爲公子泣。公子使客斬其仇頭。敬進如姬。如姬之欲爲公子死。無所辭。顧未有路耳。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。如姬必許諾。則得虎符。奪晉鄙軍。北救趙。而西卻秦。此五霸之伐也。公子從其計。請如姬。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。公子行。侯生曰。將在外。主令有所不受。以便國家。公子卽合符。而晉鄙不授公子兵。而復請之。事必危矣。臣客屠者朱亥。可與俱。此人力士。晉鄙聽大善。不聽。可使擊之。於是公子泣。侯生曰。公子畏死邪。何泣也。公子曰。晉鄙嘆喑宿將。往恐不聽。必當殺之。是以泣耳。豈畏死哉。於是公子請朱亥。朱亥笑曰。臣迺市井鼓刀屠者。而公子親數存之。所以不報謝者。以爲小禮無所用。今公子有急。此乃臣效命之秋也。遂與公子俱。公子過謝侯生。侯生曰。臣宜從。老不能。請數公子行日。以至晉鄙軍之日。北鄉自剄。以送公子。公子遂行。至鄴。矯魏王令代晉鄙。晉鄙合符。疑之。舉手視公子曰。今吾擁十萬之衆。屯於境上。國之重任。今單車來代之。何如哉。欲無聽。朱亥袖四十斤鐵椎。椎殺晉鄙。公子遂將晉鄙軍。勒兵。下令軍中。曰。父子俱在軍中。父歸。兄弟俱在軍中。兄歸。獨子無兄弟。歸養。得

選兵八萬人。進兵擊秦軍。秦軍解去。遂救邯鄲。存趙。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。平原君負韃矢。爲公子先引。趙王再拜曰。自古賢人。未有及公子者也。當此之時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。公子與侯生決至軍。侯生果北鄉自剄。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。矯殺晉鄙。公子亦自知也。已卻秦存趙。使將。將其軍歸魏。而公子獨與客留趙。趙孝成王。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。而存趙。乃與平原君計。以五城封公子。公子聞之。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。客有說公子曰。物有不可忘。或有不可不忘。夫人有德於公子。公子不可忘也。公子有德於人。願公子忘之也。且矯魏王令。奪晉鄙軍以救趙。於趙則有功矣。於魏則未爲忠臣也。公子乃自驕而功之。竊爲公子不取也。於是公子立自責。似若無所容者。趙王掃除自迎。執主人之禮。引公子就西階。公子側行辭讓。從東階上。自言舉過。以負於魏。無功於趙。趙王侍酒至暮。口不忍獻五城。以公子退讓也。公子竟留趙。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。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。公子留趙。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。藏於博徒。薛公藏於賣漿家。公子欲見兩人。兩人自匿。不肯見公子。公子聞所在。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。甚歡。平原君聞之。謂其夫人曰。始吾聞夫人弟公子。天下無雙。今吾聞之。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。公子。妄人耳。夫人以告公子。公子乃謝夫人去。曰。始吾聞平原君賢。故負魏王而救趙。以稱平原君。平原君

之游。徒豪舉耳。不求士也。無忌自在大梁時。常聞此兩人賢。至趙。恐不得見。以無忌從之游。尙恐其不我欲也。今平原君乃以爲羞。其不足從游。乃裝爲去。夫人具以語平原君。平原君乃免冠謝。固留公子。平原君門下聞之。半去平原君。歸公子。天下士復往歸公子。公子傾平原君客。公子留趙十年不歸。秦聞公子在趙。日夜出兵東伐魏。魏王患之。使使往請公子。公子恐其怒之。乃誠門下。有敢爲魏王使通者。死。賓客皆背魏之趙。莫敢勸公子歸。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。曰。公子所以重於趙。名聞諸侯者。徒以有魏也。今秦攻魏。魏急而公子不恤。使秦破大梁。而夷先王之宗廟。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。語未及卒。公子立變色。告車趣駕。歸救魏。魏王見公子相與泣。而上將軍卽授公子。公子遂將。魏安釐王三十年。公子使使遍告諸侯。諸侯聞公子將。各遣將將兵救魏。公子率五國之兵。破秦軍於河外。走蒙驁。遂乘勝逐秦軍。至函谷關。抑秦兵。秦兵不敢出。當是時。公子威振天下。諸侯之客進兵法。公子皆名之。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。秦王患之。乃行金萬斤於魏。求晉鄙客。令毀公子於魏王。曰。公子亡在外。十年矣。今爲魏將。諸侯將皆屬。諸侯徒聞魏公子。不聞魏王。公子亦欲因此時。定南面而王。諸侯畏公子之威。方欲共立之。秦數使反間。僞賀公子。得立爲魏王。未也。魏王日聞其毀。不能不信。後果使人代公子將。公子自知再以

毀廢。乃謝病不朝。與賓客爲長夜飲。飲醇酒。多近婦女。日夜爲樂飲者。四歲。竟病酒而卒。其歲。魏安釐王亦薨。秦聞公子死。使蒙驁攻魏。拔二十城。初置東郡。其後秦稍蠶食魏。十八歲而虜魏王。屠大梁。高祖始徵少時。數聞公子賢。及卽天子位。每過大梁。常祠公子。高祖十二年。從擊黥布還。爲公子置守冢五家。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。

太史公曰。吾過大梁之墟。求問其所謂夷門。夷門者。城之東門也。天下諸公子。亦有喜士者矣。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。不取下交。有以也。名冠諸侯。不虛耳。高祖每過之。而令民奉祠不絕也。

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

廉頗者。趙之良將也。趙惠文王十六年。廉頗爲趙將。伐齊。大破之。取陽晉。拜爲上卿。以勇氣聞於諸侯。藺相如者。趙人也。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。趙惠文王時。得楚和氏璧。秦昭王聞之。使人遺趙王書。願以十五城請易璧。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。欲予秦。秦城恐不可得。徒見欺。欲勿予。卽患秦兵之來。計未定。求人可使報秦者。未得。宦者令繆賢曰。臣舍人藺相如可使。王問何以知之。對曰。臣嘗有罪。竊計欲亡走燕。臣舍人相如止臣。曰。君何以知燕王。臣語曰。臣嘗從大王。與燕王會境上。燕王私握臣手。曰。願結友。以此知之。故欲往。相如謂臣曰。夫趙彊而燕弱。而君幸於趙王。故

燕王欲結於君。今君乃亡趙走燕，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，而東君歸趙矣。君不如肉袒伏斧質，請罪，則幸得脫矣。臣從其計。大王亦幸赦臣。臣竊以爲其人勇士，有智謀，宜可使。於是王召見閼闐，相如曰：「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，可予不？」相如曰：「秦彊而趙弱，不可不許。」王曰：「取吾璧，不予我城，奈何？」相如曰：「秦以城求璧，而趙不許，曲在趙；趙予璧，而秦不予趙城，曲在秦。」均之二策，寧許以負秦曲。王曰：「誰可使者？」相如曰：「王必無人，臣願奉璧往，使城入趙而璧留秦，城不入，臣請完璧歸趙。」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。秦王坐章臺，見相如，相如奉璧奏秦王。秦王大喜，傳以示美人及左右，左右皆呼萬歲。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，乃前曰：「璧有瑕，請指示王。」王授璧，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，怒髮上衝冠，謂秦王曰：「大王欲得璧，使人發書至趙王，趙王悉召羣臣議，皆曰：『秦貪，負其彊，以空言求璧，償城恐不可得。』議不欲予秦璧。臣以爲布衣之交，尚不相欺，況大國乎！且以一璧之故，逆彊秦之驩，不可。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，使臣奉璧，拜送書於庭，何者，嚴大國之威，以修敬也。今臣至，大王見臣，列觀禮節甚倨，得璧傳之美人，以戲弄臣。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，故臣復取璧。大王必欲急臣，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。」相如持其璧睨柱，欲以擊柱，秦王恐其破璧，乃辭謝，固請，召有司案圖，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。相如度秦王特以詐，詐

爲予趙城實不可得。乃謂秦王曰。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。趙王恐不敢不獻。趙王送璧時。齋戒五日。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。設九賓於廷。臣乃敢上璧。秦王度之。終不可彊奪。遂許齋五日。舍相如廣成傳。相如度秦王雖齋。決負約不償城。乃使其從者衣褐。懷其璧。從徑道亡。歸璧于趙。秦王齋五日後。乃設九賓禮於廷。引趙使者藺相如。相如至。謂秦王曰。秦自繆公以來。二十餘君。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。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。故令人持璧歸。間至趙矣。且秦彊而趙弱。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。趙立奉璧來。今以秦之彊。而先割十五都予趙。趙豈敢留璧。而得罪於大王乎。臣知欺大王之罪。當誅。臣請就湯鑊。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。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。左右或欲引相如去。秦王因曰。今殺相如。終不能得璧也。而絕秦趙之驩。不如因而厚遇之。使歸趙。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。卒廷見相如。畢禮而歸之。相如既歸。趙王以爲賢大夫。使不辱於諸侯。拜相如爲上大夫。秦亦不以城予趙。趙亦終不予秦璧。其後秦伐趙。拔石城。明年復攻趙。殺二萬人。秦王使使者告趙王。欲與王爲好。會於西河外滎池。趙王畏秦。欲毋行。廉頗藺相如計曰。王不行。示趙弱且怯也。趙王遂行。相如從。廉頗送至境。與王訣曰。王行。度道里會遇之禮畢。還。不過三十日。三十日不還。則請立太子爲王。以絕秦望。王許之。遂與秦王會滎池。秦王飲酒酣。曰。寡人

竊聞趙王好音。請奏瑟。趙王鼓瑟。秦御史前書曰。某年月日。秦王與趙王會飲。令趙王鼓瑟。藺相如前曰。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。請奉盆缶秦王。以相娛樂。秦王怒。不許。於是相如前進缶。因跪請秦王。秦王不肯擊缶。相如曰。五步之內。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。左右欲刃相如。相如張目叱之。左右皆靡。於是秦王不懌。爲一擊缶。相如顧召趙御史。書曰。某年月日。秦王爲趙王擊缶。秦之羣臣曰。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。藺相如亦曰。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。秦王竟酒。終不能加勝於趙。趙亦盛設兵以待秦。秦不敢動。既罷歸國。以相如功大。拜爲上卿。位在廉頗之右。廉頗曰。我爲趙將。有攻城野戰之大功。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。而位居我上。且相如素賤人。吾羞。不忍爲之下。宣言曰。我見相如。必辱之。相如聞。不肯與會。相如每朝時。常稱病。不欲與廉頗爭列。已而相如出。望見廉頗。相如引車避匿。於是舍人相與諫曰。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。徒慕君之高義也。今君與廉頗同列。廉君宣惡言。而君畏匿之。恐懼殊甚。且庸人尙羞之。況於將相乎。臣等不肖。請辭去。藺相如固止之曰。公之視廉將軍。孰與秦王。曰。不若也。相如曰。夫以秦王之威。而相如廷叱之。辱其羣臣。相如雖驚。獨畏廉將軍哉。顧吾念之。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。徒以吾兩人在也。今兩虎共鬪。其勢不俱生。吾所以爲此者。以先國家之急。而後私讎也。廉頗聞

之肉袒負荊。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。曰：鄙賤之人，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。卒相與驩，爲刎頸之交。是歲，廉頗東攻齊，破其一軍。居二年，廉頗復伐齊，幾拔之。後三年，廉頗攻魏之防陵，安陽，拔之。後四年，藺相如將而攻齊，至平邑而罷。其明年，趙奢破秦軍閼與下。趙奢者，趙之田部吏也。收租稅，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。奢以法治之，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。平原君怒，將殺奢。奢因說曰：君於趙爲貴公子，今縱君家而不奉公，則法削。法削則國弱，國弱則諸侯加兵。諸侯加兵，是無趙也。君安得有此富乎？以君之貴，奉公如法，則上下平。上下平則國彊，國彊則趙固。而君爲貴戚，豈輕於天下邪？平原君以爲賢，言之於王。王用之治國。賦國賦大平，民富而府庫實。秦伐韓，軍於閼與。王召廉頗而問曰：可救不？對曰：道遠險狹，難救。又召樂乘而問焉。樂乘對如廉頗言。又召問趙奢。奢對曰：其道遠險狹，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。將勇者勝。王乃令趙奢將救之。兵去邯鄲三十里，而令軍中曰：有以軍事諫者死。秦軍，軍武安西。秦軍鼓譟勒兵，武安屋瓦盡振。軍中候有一人，言急救武安。趙奢立斬之。堅壁留二十八日，不行。復益增壘。秦間來入，趙奢善食而遣之。閒以報秦將。秦將大喜，曰：夫去國三十里，而軍不行，乃增壘，閼與非趙地也。趙奢旣已遣秦閒，乃卷甲而趨之。二日一夜至，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。軍壘成，秦人聞之，悉甲而至。軍士許歷請

以軍事諫。趙奢曰：內之。許歷曰：秦人不意趙師至此，其來氣盛，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。不然，必敗。趙奢曰：請受令。許歷曰：請就鈇質之誅。趙奢曰：胥後令。邯鄲許歷復請諫曰：先據北山上者勝，後至者敗。趙奢許諾，卽發萬人趨之。秦兵後至，爭山，不得上。趙奢縱兵擊之，大破秦軍。秦軍解而走，遂解闕與之圍而歸。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。以許歷爲國尉。趙奢於是與廉頗、藺相如同位。後四年，趙惠文王卒，子孝成王立。七年，秦與趙兵相距長平。時趙奢已死，而藺相如病篤。趙使廉頗將攻秦，秦數敗趙軍。趙軍固壁不戰。秦數挑戰，廉頗不肯。趙王信秦之閒言曰：秦之所惡，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。趙王因以括爲將，代廉頗。藺相如曰：王以名使括，若膠柱而鼓瑟耳。括徒能讀其父書傳，不知合變也。趙王不聽。遂將之。趙括自少時學兵法，言兵事，以天下莫能當，嘗與其父奢言兵事，奢不能難，然不謂善。括母問奢其故，奢曰：兵死地也，而括易言之。使趙不將括，則已。若必將之，破趙軍者必括也。及括將行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：括不可使將。王曰：何以對？曰：始妾事其父，時爲將，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，以十數，所友者以百數。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，盡以予軍吏士大夫。受命之日，不問家事。今括一旦爲將，東向而朝，軍吏無敢仰視之者。王所賜金帛，歸藏於家。而日視便利田宅，可買者買之。王以爲何如其父？父子異心，

願王勿遣。王曰。母置之。吾已決矣。括母因曰。王終遣之。卽有如不稱。妾得無隨坐乎。王許諾。趙括旣代廉頗。悉更約束。易置軍吏。秦將白起聞之。縱奇兵詐敗走。而絕其糧道。分斷其軍爲二。士卒離心。四十餘日。軍餓。趙括出銳卒自搏戰。秦軍射殺趙括。括軍敗。數十萬之衆遂降秦。秦悉阬之。趙前後所亡。凡四十五萬。明年秦兵遂圍邯鄲。歲餘。幾不得脫。賴楚魏諸侯來救。迺得解邯鄲之圍。趙王亦以括母先言。竟不誅也。自邯鄲圍解五年。而燕用栗腹之謀。曰。趙壯者盡於長平。其孤未壯。舉兵擊趙。趙使廉頗將擊。大破燕軍於鄣。殺栗腹。遂圍燕。燕割五城請和。乃聽之。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。爲假相國。廉頗之免長平歸也。失勢之時。賓客盡去。及復用爲將。客又復至。廉頗曰。客退矣。客曰。吁。君何見之晚也。夫天下以市道交。君有勢。我則從君。君無勢。則去。此固其理也。有何怨乎。居六年。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。拔之。趙孝成王卒。子悼襄王立。使樂乘代廉頗。廉頗怒。攻樂乘。樂乘走。廉頗遂奔魏之大梁。其明年。趙乃以李牧爲將。而攻燕。拔武遂方城。廉頗居梁久之。魏不能信用。趙以數困於秦兵。趙王思復得廉頗。廉頗亦思復用於趙。趙王使使者視廉頗。尙可用否。廉頗之仇郭開。多與使者金。令毀之。趙使者旣見廉頗。廉頗爲之一飯斗米。肉十斤。被甲上馬。以示尙可用。趙使還報王。曰。廉將軍雖老。尙善飯。然與臣坐。頃之。三遺矢矣。

趙王以爲老。遂不召。楚聞廉頗在魏。陰使人迎之。廉頗一爲楚將。無功。曰：我思用趙人。廉頗卒死於壽春。李牧者。趙之北邊良將也。常居代。鴈門。備匈奴。以便宜置吏。市租皆輸入莫府。爲士卒費。日擊數牛饗士。習射騎。謹烽火。多閒諜。厚遇戰士。爲約曰：匈奴卽入盜。急入收保。有敢捕虜者。斬。匈奴每入。烽火謹。輒入收保。不敢戰。如是數歲。亦不亡矢。然匈奴以李牧爲怯。雖趙邊兵。亦以爲吾將怯。趙王讓李牧。李牧如故。趙王怒。召之。使他人代將。歲餘。匈奴每來。出戰。出戰數不利。失亡多。邊不得田畜。復請李牧。牧杜門不出。固稱疾。趙王乃復彊起。使將兵。牧曰：王必用臣。臣如前。乃敢奉命。王許之。李牧至。如故約。匈奴數歲無所得。終以爲怯。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。皆願一戰。於是乃具選車。得千二百乘。選騎。得萬三千匹。百金之士五萬人。穀者十萬人。悉勒習戰。大縱畜牧。人民滿野。匈奴小入。詐北不勝。以數千人委之。單于聞之。大率衆來。入。李牧多爲奇陳。張左右翼擊之。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。滅襜褣。破東胡。降林胡。單于奔走。其後十餘歲。匈奴不敢近趙邊城。趙悼襄王元年。廉頗既亡。入魏。趙使李牧攻燕。拔武遂。方城。居二年。龐煖破燕軍。殺劇辛。後七年。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。斬首十萬。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。擊秦軍於宜安。大破秦軍。走秦將桓齮。封李牧爲武安君。居三年。秦攻番吾。李牧擊破秦軍。南距韓魏。趙王遷十七年。秦使

王翦攻趙。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。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。爲反間。言李牧司馬尙欲反。趙王乃使趙蔥。及齊將顏聚代李牧。李牧不受命。趙使人微捕得李牧。斬之。廢司馬尙。後三月。王翦因急擊趙。大破。殺趙蔥。虜趙王遷。及其將顏聚。遂滅趙。

太史公曰。知死必勇。非死者難也。處死者難。方蘭相如引璧睨柱。及叱秦王左右。勢不過誅。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。相如一奮其氣。威信敵國。退而讓頗。名重太山。其處智勇。可謂兼之矣。

史記田單列傳

田單者。齊諸田疏屬也。僭王時。單爲臨菑市掾。不見知。及燕使樂毅伐破齊。齊僭王出奔。已而保莒城。燕師長驅平齊。而田單走安平。令其宗人。盡斷其車軸末。而傅鐵籠。已而燕軍攻安平。城壞。齊人走。爭塗。以轄折車敗。爲燕所虜。唯田單宗人。以鐵籠故。得脫。東保卽墨。燕既盡降齊城。唯獨莒卽墨不下。燕軍聞齊王在莒。弁兵攻之。淖齒既殺僭王於莒。因堅守距燕軍。數年不下。燕引兵東圍卽墨。卽墨大夫出與戰。敗死。城中相與推田單。曰。安平之戰。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。習兵。立以爲將軍。以卽墨距燕。頃之。燕昭王卒。惠王立。與樂毅有隙。田單聞之。乃縱反間於燕。宣言曰。齊王已死。城之不拔者二耳。樂毅畏誅而不敢歸。以伐齊爲名。實欲連兵。南面而

王齊。齊人未附。故且緩攻。卽墨以待其事。齊人所懼。唯恐他將之來。卽墨殘矣。燕王以爲然。使騎劫代樂毅。樂毅因歸趙。燕人士卒忿。而田單乃令城中人。食必祭其先祖於庭。飛鳥悉翔舞城中。下食。燕人怪之。田單因宣言曰。神來下教我。乃令城中人曰。當有神人爲我師。有一卒曰。臣可以爲師乎。因反走。田單乃起。引還東鄉坐。師事之。卒曰。臣欺君。誠無能也。田單曰。子勿言也。因師之。每出約束。必稱神師。乃宣言曰。吾唯懼燕軍之剿。所得齊卒。置之前行。與我戰。卽墨敗矣。燕人聞之。如其言。城中人見齊諸降者。盡剿。皆怒。堅守。唯恐見得。單又縱反閒曰。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。僂先人。可爲寒心。燕軍盡掘壟墓。燒死人。卽墨人從城上望見。皆涕泣。俱欲出戰。怒自十倍。田單知士卒之可用。乃身操版插。與士卒分功。妻妾編於行伍之間。盡散飲食饗士。令甲卒皆伏。使老弱女子乘城。遣使約降於燕。燕軍皆呼萬歲。田單又收民金。得千溢。令卽墨富豪遺燕將。曰。卽墨卽降。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。令安堵。燕將大喜。許之。燕軍由此益懈。田單乃收城中。得千餘牛。爲絳繒衣。畫以五彩龍文。束兵刃於其角。而灌脂束葦於尾。燒其端。鑿城數十穴。夜縱牛。壯士五千人。隨其後。牛尾熱。怒而奔。燕軍。燕軍夜大驚。牛尾炬火光明炫燿。燕軍視之。皆龍文。所觸盡死傷。五千人。因銜枚擊之。而城中鼓譟從之。老弱皆擊銅器爲聲。聲動天地。燕軍大駭。

敗走。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。燕軍擾亂奔走。齊人追亡逐北。所過城邑皆畔。燕而歸田單。兵日益多。乘勝。燕日敗亡。卒至河上。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。乃迎襄王於莒。入臨菑。而聽政。襄王封田單。號曰安平君。

太史公曰。兵以正合。以奇勝。善之者。出奇無窮。奇正還相生。如環之無端。夫始如處女。適人開戶。後如脫兔。適不及距。其田單之謂邪。

初。淖齒之殺湣王也。莒人求湣王子法章。得之太史噉之家。爲人灌園。噉女憐而善遇之。後法章私以情告女。女遂與通。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。以莒距燕。而太史氏女遂爲后。所謂君王后也。燕之初入齊。聞畫邑人王蠋賢。命軍中曰。環畫邑三十里無入。以王蠋之故。已而使人謂蠋曰。齊人多高子之義。吾以子爲將。封子萬家。蠋固謝。燕人曰。子不聽。吾引三軍而屠畫邑。王蠋曰。忠臣不事二君。貞女不更二夫。齊王不聽吾諫。故退而耕於野。國旣破亡。吾不能存。今又劫之以兵。爲君將。是助桀爲暴也。與其生而無義。固不如烹。遂經其頸於樹枝。自奮絕脰而死。齊亡。大夫聞之。曰。王蠋。布衣也。義不北面於燕。況在位食祿者乎。乃相聚如莒。求諸子。立爲襄王。

史記屈原賈生列傳

屈原者。名平。楚之同姓也。爲楚懷王左徒。博聞彊志。明於治亂。嫺於辭令。

入則與王圖議國事。以出號令。出則接遇賓客。應對諸侯。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與之同列。爭寵。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。屈原屬草藁未定。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。屈原不與。因讒之。曰。王使屈原爲令。衆莫不知。每一令出。平伐其功。曰。以爲非我莫能爲也。王怒而疏屈原。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。讒諂之蔽明也。邪曲之害公也。方正之不容也。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離騷者。猶離憂也。夫天者。人之始也。父母者。人之本也。人窮則反本。故勞苦倦極。未嘗不呼天也。疾痛慘怛。未嘗不呼父母也。屈原正道直行。竭忠盡智。以事其君。讒人閒之。可謂窮矣。信而見疑。忠而被謗。能無怨乎。屈原之作離騷。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。小雅怨誹而不亂。若離騷者。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嚳。下道齊桓。中述湯武。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。治亂之條貫。靡不畢見。其文約。其辭微。其志潔。其行廉。其稱文小。而其指極大。舉類攬。而見義遠。其志潔。故其稱物芳。其行廉。故死而不容。自疏濯淖汙泥之中。蟬蛻於濁穢。以浮游塵埃之外。不獲世之滋垢。曠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。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屈原既絀。其後秦欲伐齊。齊與楚從親。惠王患之。乃令張儀詐去秦。厚幣委質事楚。曰。秦甚憎齊。齊與楚從親。楚誠能絕齊。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。楚懷王貪。而信張儀。遂絕齊。使使如秦受地。張儀詐之曰。儀與王約六里。不聞六百里。楚使怒去。歸告。

懷王。懷王怒。大興師伐秦。秦發兵擊之。大破楚師於丹淞。斬首八萬。虜楚將屈匄。遂取楚之漢中地。懷王乃悉發國中兵。以深入擊秦。戰於藍田。魏聞之。襲楚。至鄧。楚兵懼。自秦歸。而齊竟怒。不救楚。楚大困。明年。秦割漢中地與楚。以和。楚王曰。不願得地。願得張儀而甘心焉。張儀聞。乃曰。以一儀而當漢中地。臣請往如楚。如楚。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。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。懷王竟聽鄭袖。復釋去張儀。是時屈平既疏。不復在位。使於齊。顧反。諫懷王曰。何不殺張儀。懷王悔。追張儀不及。其後諸侯共擊楚。大破之。殺其將唐昧。時秦昭王與楚婚。欲與懷王會。懷王欲行。屈平曰。秦虎狼之國。不可信。不如毋行。懷王稚子子蘭。勸王行。奈何絕秦歡。懷王卒行。入武關。秦伏兵絕其後。因留懷王。以求割地。懷王怒。不聽。亡走趙。趙不內。復之秦。竟死於秦。而歸葬。長子頃襄王立。以其弟子蘭爲令尹。楚人既咎子蘭。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嫉之。雖放流。睠顧楚國。繫心懷王。不忘。欲反。冀幸君之一悟。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興國。而欲反覆之。一篇之中。三致志焉。然終無可奈何。故不可以反。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。人君無愚智賢不肖。莫不欲求忠以自爲。舉賢以自佐。然亡國破家相隨。屬而聖君治國。累世而不見者。其所謂忠者不忠。而所謂賢者不賢也。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。故內惑於鄭袖。外欺於張儀。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。

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。身客死於秦。爲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禍也。易曰。井渫不食。爲我心恻。可以汲。王明。竝受其福。王之不明。豈足福哉。令尹子蘭聞之。大怒。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。頃襄王怒而遷之。屈原至於江濱。被髮行吟澤畔。顏色憔悴。形容枯槁。漁父見而問之。曰。子非三閭大夫歟。何故而至此。屈原曰。舉世混濁。而我獨清。衆人皆醉。而我獨醒。是以見放。漁父曰。夫聖人者。不凝滯於物。而能與世推移。舉世混濁。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。衆人皆醉。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醑。何故懷瑾握瑜。而自令見放爲。屈原曰。吾聞之。新沐者必彈冠。新浴者必振衣。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。受物之汶汶者乎。寧赴常流。而葬乎江魚腹中耳。又安能以皓皓之白。而蒙受世俗之溫蠖乎。姚鼐已入乃作懷沙之賦。其辭曰。陶陶孟夏兮。草木莽莽。傷懷永哀兮。汨徂南土。眴兮窈窕。孔靜幽墨。寃結紆軫兮。離愍之長鞠。撫情効志兮。俛詘以自抑。矧方以爲圓兮。常度未替。易初本由兮。君子所鄙。章畫職墨兮。前度未改。內直質重兮。大人所盛。巧匠不斲兮。孰察其揆正。玄文幽處兮。矇謂之不章。離婁微睇兮。瞽以爲無明。變白而爲黑兮。倒上以爲下。鳳皇在笱兮。雞雉翔舞。同粿玉石兮。一槩而相量。夫黨人之鄙妒兮。羌不知吾所臧。任重載盛兮。陷滯而不濟。懷瑾握瑜兮。窮不得余所示。邑犬羣吠兮。吠所怪也。誹俊疑桀兮。固庸態也。文質疏內兮。

衆不知吾之異采。材樸委積兮。莫知余之所有。重仁襲義兮。謹厚以爲豐。重華不可悟兮。孰知余之從容。古固有不竝兮。豈知其故也。湯禹久遠兮。邈不可慕也。懲違改忿兮。抑心而自彊。離厓而不遷兮。願志之有象。進路北次兮。日昧昧其將暮。含憂虞哀兮。限之以大故。亂曰。浩浩沅湘兮。分流汨兮。修路幽拂兮。道遠忽兮。會唵恆悲兮。永歎慨兮。世既莫吾知兮。人心不可謂兮。懷情抱質兮。獨無匹兮。伯樂旣歿兮。驥將焉程兮。人生稟命兮。各有所錯兮。定心廣志。余何畏懼兮。會傷爰哀。永歎喟兮。世溷不吾知。心不可謂兮。知死不可讓兮。願勿愛兮。明以告君子兮。吾將以爲類兮。姚纂已入辭賦。懷沙本九章之一。於是懷石。遂自投汨羅以死。屈原旣死之後。楚有宋玉。唐勒。景差。之徒者。皆好辭。而以賦見稱。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。終莫敢直諫。其後。楚日以削。數十年。竟爲秦所滅。自屈原沈汨羅後。百有餘年。漢有賈生。爲長沙王太傅。過湘水。投書以弔屈原。賈生名誼。雒陽人也。年十八。以能誦詩屬書。聞於郡中。吳廷尉爲河南守。聞其秀才。召置門下。甚幸愛。孝文皇帝初立。聞河南守吳公。治平爲天下第一。故與李斯同邑。而常學事焉。乃徵爲廷尉。廷尉乃言。賈生年少。頗通諸子百家之書。文帝召以爲博士。是時。賈生年二十餘。最爲少。每詔令議下。諸老先生不能言。賈生盡爲之對。人人各如其意。所欲出。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。孝文帝說之。超遷。一

歲中。至太中大夫。賈生以爲漢興。至孝文二十餘年。天下和洽。而固當改正朔。易服色。法制度。定官名。興禮樂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。色尚黃。數用五。爲官名。悉更秦之法。孝文帝初卽位。謙讓未遑也。諸律令所更定。及列侯悉就國。其說皆自賈生發之。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。絳灌東陽侯。馮敬之屬。盡害之。乃短賈生曰。雒陽之人。年少初學。專欲擅權。紛亂諸事。於是天子後亦疏之。不用其議。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。賈生既辭。往行。聞長沙卑溼。自以壽不得長。又以適去。意不自得。及渡湘水。爲賦以弔屈原。其辭曰。共承嘉惠兮。俟罪長沙。側聞屈原兮。自沈汨羅。造託湘流兮。敬弔先生。遭世罔極兮。乃隕厥身。嗚呼哀哉。逢時不祥。鸞鳳伏竄兮。鴟梟翔翔。闖茸尊顯兮。讒諛得志。賢聖逆曳兮。方正倒植。世謂伯夷貪兮。謂盜跖廉。莫邪爲頓兮。鉛刀爲銛。于嗟嚶嚶兮。生之無故。幹弃周鼎兮。寶康瓠。騰駕罷牛兮。騶蹇驢。驥垂兩耳兮。服鹽車。章甫薦屨兮。漸不可久。嗟苦先生兮。獨離此咎。訊曰。已矣。國其莫我知。獨埋鬱兮。其誰語。鳳漂漂其高邁兮。夫固自縮而遠去。襲九淵之神龍兮。沕深潛以自珍。彌融爚以隱處兮。夫豈從蠃與蛭。所貴聖人之神德兮。遠濁世而自藏。使騏驎可得係羈兮。豈云異夫犬羊。般紛紛其離此尤兮。亦夫子之辜也。曠九州而相君兮。何必懷此都也。鳳皇翔於千仞之上兮。覽蕙輝而下之。見細德之險微

今。搖增翮逝而去之。彼尋常之汗漬今。豈能容吞舟之魚。橫江湖之鱸鱠

今。固將制於蟻螻。

姚纂已入辭賦。

賈生爲長沙王太傅。三年。有鴉飛入賈生舍。止

于坐隅。楚人命鴉曰服。賈生既以適居長沙。長沙卑溼。自以爲壽不得長。

傷悼之。乃爲賦以自廣。其辭曰。單閼之歲今。四月孟夏。庚子日施今。服集

予舍。止于坐隅。貌甚閒暇。異物來集今。私怪其故。發書占之今。笑言其度。

曰。野鳥入處今。主人將去。請問于服今。予去何之。吉乎告我。凶言其蓄。淹

數之度今。語予其期。服乃歎息。舉首奮翼。口不能言。請對以臆。萬物變化

今。固無休息。幹流而遷今。或推而還。形氣轉續今。化變而嬗。勿穆無窮今。

胡可勝言。禍今福所倚。福今禍所伏。憂喜聚門今。吉凶同域。彼吳疆大今。

夫差以敗。越棲會稽今。句踐霸世。斯游遂成今。卒被五刑。傅說胥靡今。乃

相武丁。夫禍之與福今。何異糾纏。命不可說今。孰知其極。水激則旱今。矢

激則遠。萬物回薄今。振蕩相轉。雲蒸雨降今。錯繆相紛。大專槩物今。坎軋

無垠。天不可與慮今。道不可與謀。遲數有命今。惡識其時。且夫天地爲鑪

今。造化爲工。陰陽爲炭今。萬物爲銅。合散消息今。安有常則。千變萬化今。

未始有極。忽然爲人今。何足控搏。化爲異物今。又何足患。小知自私今。賤

彼貴我。通人大觀今。物無不可。貪夫徇財今。烈士徇名。夸者死權今。品庶

馮生。怵迫之徒今。或趨西東。大人不曲今。億變齊同。拘士繫俗今。櫛如囚

拘。至人遺物兮。獨與道俱。衆人或或兮。好惡積意。真人淡漠兮。獨與道息。釋知遺形兮。超然自喪。寥廓忽荒兮。與道翱翔。乘流則逝兮。得坻則止。縱軀委命兮。不私與己。其生若浮兮。其死若休。澹乎若深淵之靜。汎乎若不繫之舟。不以生故自寶兮。養空而游。德人無累兮。知命不憂。細故懲前兮。何足以疑。姚纂已入後歲餘。賈生徵見。孝文帝方受釐。坐宣室。上因感鬼神辭賦。姚纂已入事。而問鬼神之本。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。至夜半。文帝前席。既罷。曰。吾久不見賈生。自以爲過之。今不及也。居頃之。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。梁懷王。文帝之少子。愛而好書。故令賈生傅之。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。皆爲列侯。賈生諫。以爲患之興。自此起矣。賈生數上疏。言諸侯或連數郡。非古之制。可稍削之。文帝不聽。居數年。懷王騎墮馬而死。無後。賈生自傷。爲傅無狀。哭泣歲餘。亦死。賈生之死。時年三十三矣。及孝文崩。孝武皇帝立。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。而賈嘉最好學。世其家。與余通書。至孝昭時。列爲九卿。

太史公曰。余讀離騷。天問。招魂。哀郢。悲其志。適長沙。觀屈原所自沈淵。未嘗不垂涕。想見其爲人。及見賈生弔之。又怪屈原。以彼其材。游諸侯。何國不容。而自令若是。讀服鳥賦。同死生。輕去就。又爽然自失矣。

史記刺客列傳

曹沫者魯人也。以勇力事魯莊公。莊公好力。曹沫爲魯將。與齊戰。三敗北。魯莊公懼。乃獻遂邑之地。以和。猶復以爲將。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。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。曹沫執匕首。劫齊桓公。桓公左右莫敢動。而問曰。子將何欲。曹沫曰。齊強魯弱。而大國侵魯。亦以甚矣。今魯城壞。卽壓齊境。君其圖之。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。既已言。曹沫投其匕首。下壇。北面就羣臣之位。顏色不變。辭令如故。桓公怒。欲倍其約。管仲曰。不可。夫貪小利以自快。棄信於諸侯。失天下之援。不如與之。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。曹沫三戰所亡地。盡復予魯。其後百六十有七年。而吳有專諸之事。專諸者。吳堂邑人也。伍子胥之亡楚。而如吳也。知專諸之能。伍子胥既見吳王僚。說以伐楚之利。吳公子光曰。彼伍員父兄。皆死於楚。而員言伐楚。欲自爲報私讎也。非能爲吳。吳王乃止。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。乃曰。彼光將有內志。未可說以外事。乃進專諸於公子光。光之父曰吳王諸樊。諸樊弟三人。次曰餘祭。次曰夷昧。次曰季子札。諸樊既死。傳餘祭。餘祭死。傳夷昧。太子以次傳三弟。欲卒致國于季子札。諸樊既死。傳餘祭。餘祭死。傳夷昧。夷昧死。當傳季子札。季子札逃。不肯立。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。公子光曰。使以兄弟次邪。季子當立。必以子乎。則光真適嗣。當立。故嘗陰養謀臣。以求立。光既得專諸。善客待之。九年。而楚平王死。春。吳王僚欲因楚喪。

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。將兵圍楚之儻。使延陵季子於晉。以觀諸侯之變。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。吳兵不得還。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。此時不可失。不求何獲。且光真王嗣。當立。季子雖來。不吾廢也。專諸曰。王僚可殺也。母老子弱。而兩弟將兵伐楚。楚絕其後。方今吳外困於楚。而內空。無骨鯁之臣。是無如我何。公子光頓首曰。光之身。子之身也。四月丙子。光伏甲士於窟室中。而具酒請王僚。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。門戶階陛左右。皆王僚之親戚也。夾立侍。皆持長鉞。酒既酣。公子光詐爲足疾。入窟室中。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。既至王前。專諸擘魚。因以匕首刺王僚。王僚立死。左右亦殺專諸。王人擾亂。公子光出其伏甲。以攻王僚之徒。盡滅之。遂自立爲王。是爲闔閭。闔閭乃封專諸之子。以爲上卿。其後七十餘年。而晉有豫讓之事。豫讓者。晉人也。故嘗事范氏。及中行氏。而無所知名。去而事智伯。智伯甚尊寵之。及智伯伐趙襄子。趙襄子與韓魏合謀。滅智伯。滅智伯之後。而三分其地。趙襄子最怨智伯。漆其頭。以爲飲器。豫讓遁逃山中。曰。嗟乎。士爲知己者死。女爲說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。我必爲報讎而死。以報智伯。則吾魂魄不愧矣。乃變名姓。爲刑人。入宮塗廁中。挾匕首。欲以刺襄子。襄子如廁。心動。執問塗廁之刑人。則豫讓。內持刀兵。曰。欲爲智伯報仇。左右欲誅之。襄子曰。彼義人也。吾謹避之耳。且智伯亡。無

後。而其臣欲爲報仇。其天下之賢人也。卒釋去之。居頃之。豫讓又漆身爲厲。吞炭爲啞。使形狀不可知。行乞於市。其妻不識也。行見其友。其友識之。曰。汝非豫讓邪。曰。我是也。其友爲泣曰。以子之才。委質而臣事襄子。襄子必近幸子。近幸子。乃爲所欲。顧不易邪。何乃殘身苦形。欲以求報襄子。不亦難乎。豫讓曰。旣已委質。臣事人。而求殺之。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。且吾所爲者。極難耳。然所以爲此者。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。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。旣去。頃之。襄子當出。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。襄子至橋。馬驚。襄子曰。此必是豫讓也。使人問之。果豫讓也。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。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。智伯盡滅之。而子不爲報讎。而反委質臣於智伯。智伯亦已死矣。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。豫讓曰。臣事范中行氏。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。我故衆人報之。至於智伯。國士遇我。我故國士報之。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。嗟乎。豫子。子之爲智伯。名旣成矣。而寡人赦子。亦已足矣。子其自爲計。寡人不復釋子。使兵圍之。豫讓曰。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。而忠臣有死名之義。前君已寬赦臣。天下莫不稱君之賢。今日之事。臣固伏誅。然願請君之衣。而擊之焉。以致報讎之意。則雖死不恨。非所敢望也。敢布腹心。於是襄子大義之。乃使使持衣與豫讓。豫讓拔劍。三躍而擊之。曰。吾可以下報智伯矣。遂伏劍自殺。死之日。趙國志士聞之。皆爲涕泣。其

後四十餘年。而軹有聶政之事。聶政者。軹深井里人也。殺人避仇。與母姊如齊。以屠爲事。久之。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。與韓相俠累有郤。嚴仲子恐誅。亡去。游求人。可以報俠累者。至齊。齊人或言聶政。勇敢士也。避仇。隱於屠者之間。嚴仲子至門請。數反。然後具酒。自暢聶政母前。酒酣。嚴仲子奉黃金百鎰。前爲聶政母壽。聶政驚怪其厚。固謝嚴仲子。嚴仲子固進。而聶政謝曰。臣幸有老母。家貧客游。以爲狗屠。可以旦夕得甘羶。以養親。親供養備。不敢當仲子之賜。嚴仲子辟人。因爲聶政言曰。臣有仇。而行游諸侯衆矣。然至齊。竊聞足下義甚高。故進百金者。將用爲大人蠶繭之費。得以交足下之驩。豈敢以有求望邪。聶政曰。臣所以降志辱身。居市井屠者。徒幸以養老母。老母在。政身未敢以許人也。嚴仲子固讓。聶政竟不肯受也。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。久之。聶政母死。旣已葬。除服。聶政曰。嗟乎。政乃市井之人。鼓刀以屠。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。不遠千里。枉車騎而交臣。臣之所以待之。至淺鮮矣。未有大功。可以稱者。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。我雖不受。然是者徒深知政也。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。而親信窮僻之人。而政獨安得嚙然而已乎。且前日要政。政徒以老母。老母今以天年終。政將爲知己者用。乃遂西至濮陽。見嚴仲子。曰。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。徒以親在。今不幸。而母以天年終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。請得從事。

焉。嚴仲子具告曰。臣之仇。韓相俠累。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。宗族盛多。居處兵衛甚設。臣欲使人刺之。衆終莫能就。今足下幸而不棄。請益其車騎壯士。可爲足下輔翼者。聶政曰。韓之與衛。相去中閒不甚遠。今殺人之相。相又國君之親。此其勢不可以多人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。生得失。則語泄。語泄。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。豈不殆哉。遂謝車騎人徒。聶政乃辭。獨行。仗劍至韓。韓相俠累方坐府上。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。聶政直入。上階。刺殺俠累。左右大亂。聶政大呼。所擊殺者數十人。因自皮面決眼。自屠出腸。遂以死。韓取聶政屍。暴於市。購問。莫知誰子。於是韓購懸之。有能言殺相俠累者。予千金。久之。莫知也。政姊榮。聞人有刺殺韓相者。賊不得。國不知其名姓。暴其尸。而縣之千金。乃於邑曰。其是吾弟與。嗟乎。嚴仲子知吾弟。立起。如韓之市。而死者果政也。伏尸哭。極哀。曰。是軼深井里。所謂聶政者也。市行者諸衆人。皆曰。此人暴虐吾國相。王縣購其名姓千金。夫人不聞與。何敢來識之也。榮應之曰。聞之。然政所以蒙污辱。自棄於市販之間者。爲老母幸無恙。妾未嫁也。親既以天年下世。妾已嫁夫。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。而交之。澤厚矣。可奈何。士固爲知己者死。今乃以妾尙在之故。重自刑以絕從。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。終滅賢弟之名。大驚韓市人。乃大呼天者三。卒於邑悲哀。而死政之旁。晉楚齊衛聞之。皆曰。非獨政能也。

乃其姊亦烈女也。鄉使政誠知其姊無孱忍之志，不重暴骸之難，必絕險千里，以列其名。姊弟俱僂於韓市者，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。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。其後二百二十餘年，秦有荊軻之事。荊軻者，衛人也。其先乃齊人，徙於衛。衛人謂之慶卿。而之燕，燕人謂之荊卿。荊卿好讀書，擊劍。以術說衛元君，衛元君不用。其後秦伐魏，置東郡，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。荊軻嘗游過榆次，與蓋聶論劍。蓋聶怒而目之。荊軻出，人或言復召荊卿。蓋聶曰：「曩者吾與論劍，有不稱者，吾目之。試往，是宜去，不敢留。使使往之主人，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。使者還報，蓋聶曰：『固去也。』吾曩者目攝之。荊軻游於邯鄲，魯句踐與荊軻博，爭道，魯句踐怒而叱之。荊軻嘿而逃去，遂不復會。荊軻既至燕，愛燕之狗屠，及善擊筑者高漸離。荊軻嗜酒，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。酒酣以往，高漸離擊筑，荊軻和而歌於市中，相樂也。已而相泣，旁若無人者。荊軻雖游於酒人乎，然其爲人沈深好書，其所游諸侯，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。其之燕，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，知其非庸人也。居頃之，會燕太子丹質秦，亡歸燕。燕太子丹者，故嘗質於趙，而秦王政生於趙，其少時與丹驩。及政立爲秦王，而丹質於秦。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，故丹怨而亡歸。歸而求爲報秦王者，國小力不能。其後，秦日出兵山東，以伐齊楚三晉，稍蠶食諸侯，且至於燕。燕君臣

皆恐禍之至。太子丹患之。問其傅鞠武。武對曰。秦地徧天下。威脅韓魏趙氏。北有甘泉谷口之固。南有涇渭之沃。擅巴漢之饒。右隴蜀之山。左關穀之險。民衆而士厲。兵革有餘。意有所出。則長城之南。易水以北。未有所定也。奈何以見陵之怨。欲批其逆鱗哉。丹曰。然則何由。對曰。請入圖之。居有閒。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。亡之燕。太子受而舍之。鞠武諫曰。不可。夫以秦王之暴。而積怒於燕。足爲寒心。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。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。禍必不振矣。雖有管晏。不能爲之謀也。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。以滅口。請西約三晉。南連齊楚。北購於單于。其後迺可圖也。太子曰。大傅之計。曠日彌久。心惛然。恐不能須臾。且非獨於此也。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。歸身於丹。丹終不以迫於彊秦。而棄所哀憐之交。置之匈奴。是固丹命卒之時也。願太傅更慮之。鞠武曰。夫行危欲求安。造禍而求福。計淺而怨深。連結一人之後交。不顧國家之大害。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。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。必無事矣。且以鷙鷙之秦。行怨暴之怒。豈足道哉。燕有田光先生。其爲人智深而勇沈。可與謀。太子曰。願因太傅。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。鞠武曰。敬諾。出見田先生。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。田光曰。敬奉教。乃造焉。太子逢迎。卻行爲導。跪而蔽席。田光坐定。左右無人。太子避席而請曰。燕秦不兩立。願先生留意也。田光曰。臣聞騏驎盛壯之時。

一日而馳千里。至其衰老，驚馬先之。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，不知臣精已消亡矣。雖然，光不敢以圖國事。所善荆卿可使也。太子曰：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？田光曰：敬諾。即起趨出。太子送至門，戒曰：丹所報先生所言者，國之大事也。願先生勿泄也。田光俛而笑曰：諾。偃行見荆卿曰：光與子相善，燕國莫不知。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，不知吾形已不逮也。幸而教之曰：燕秦不兩立，願先生留意也。光竊不自外，言足下於太子也。願足下過太子於宮。荆軻曰：謹奉教。田光曰：吾聞之，長者爲行，不使人疑之。今太子告光曰：所言者，國之大事也。願先生勿泄。是太子疑光也。夫爲行而使入疑之，非節俠也。欲自殺以激荆卿。曰：願足下急過太子。言光已死，明不言也。因遂自刎而死。荆軻遂見太子。言田光已死，致光之言。太子再拜而跪，膝行流涕。有頃，而后言曰：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，欲以成大事之謀也。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，豈丹之心哉？荆軻坐定，太子避席頓首曰：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，使得至前，敢有所道。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。今秦有貪利之心，而欲不可足也。非盡天下之地，臣海內之王者，其意不厭。今秦已虜韓王，盡納其地，又舉兵南伐楚，北臨趙。王翦將數十萬之衆，距漳鄴，而李信出太原雲中。趙不能支秦，必入臣。入臣，則禍至燕。燕小弱，數困於兵，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，諸侯服秦，莫敢合從。丹之私計，愚以爲

誠得天下之勇士。使於秦。闕以重利。秦王貪其勢。必得所願矣。誠得劫秦王。使悉反諸侯侵地。若曹沫之與齊桓公。則大善矣。則不可。因而刺殺之。彼秦大將。擅兵於外。而內有亂。則君臣相疑。以其閒。諸侯得合從。其破秦必矣。此丹之上願。而不知所委命。惟荆卿留意焉。久之。荆軻曰。此國之大事也。臣駑下。恐不足任使。太子前。頓首。固請毋讓。然後許諾。於是尊荆卿爲上卿。舍上舍。太子日造門下。供太牢。具異物。閒進車騎美女。恣荆軻所欲。以順適其意。久之。荆軻未有行意。秦將王翦破趙。虜趙王。盡收入其地。進兵北略地。至燕南界。太子丹恐懼。乃請荆軻曰。秦兵日暮渡易水。則雖欲長侍足下。豈可得哉。荆軻曰。微太子言。臣願謁之。今行而毋信。則秦未可親也。夫樊將軍。秦王購之金千斤。邑萬家。誠得樊將軍首。與燕督亢之地圖。奉獻秦王。秦王必說。見臣。臣乃得有以報。太子曰。樊將軍窮困來歸丹。丹不忍以己之私。而傷長者之意。願足下更慮之。荆軻知太子不忍。乃遂私見樊於期曰。秦之遇將軍。可謂深矣。父母宗族。皆爲戮沒。今聞購將軍首。金千斤。邑萬家。將奈何。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。於期每念之。常痛於骨髓。願計不知所出耳。荆軻曰。今有一言。可以解燕國之患。報將軍之仇者。何如。於期乃前曰。爲之奈何。荆軻曰。願得將軍之首。以獻秦王。秦王必喜而見臣。臣左手把其袖。右手搃其匈。然則將軍之仇報。而燕見陵之愧。

除矣。將軍豈有意乎？樊於期偏袒搥頭而進，曰：「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。乃今得聞敎，遂自剄。」太子聞之，馳往，伏屍而哭，極哀。既已，不可奈何，乃遂盛樊於期首，函封之。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，得趙人徐夫人匕首，取之百金，使工以藥焯之，以試人，血濡縷，人無不立死者。乃裝爲遣荆卿。燕國有勇士秦舞陽，年十三，殺人不敢忤視，乃令秦舞陽爲副。荆軻有所待，欲與俱。其人居遠未來，而爲治行，頃之未發，太子遲之，疑其改悔，乃請復曰：「日已盡矣，荆卿豈有意哉？丹請得先遣秦舞陽。」荆軻怒，叱太子曰：「何太子之遣，往而不返者，豎子也。且提一匕首，入不測之彊秦，僕所以留者，待吾客與俱。今太子遲之，請辭決矣。」遂發。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，取道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，爲變徵之聲。士皆垂淚涕泣。又前而爲歌，曰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」復爲羽聲，愴慨，士皆瞋目，髮盡上指冠。於是荆軻就車而去，終已不顧。遂至秦，持千金之資幣物，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。嘉爲先言於秦王，曰：「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，不敢舉兵以逆軍吏，願舉國爲內臣，比諸侯之列，給貢職如郡縣，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，恐懼不敢自陳，謹斬樊於期之頭，及獻燕督亢之地圖，函封，燕王拜送于庭，使使以聞大王，唯大王命之。」秦王聞之，大喜，乃朝服，設九賓，見燕使者咸陽宮。荆軻奉樊於期頭函，而秦

舞陽奉地圖柙。以次進。至陛。秦舞陽色變振恐。羣臣怪之。荆軻顧笑舞陽。前謝曰。北蕃蠻夷之鄙人。未嘗見天子。故振懼。願大王少假借之。使得畢使於前。秦王謂軻曰。取舞陽所持地圖。軻既取圖。奏之。秦王發圖。圖窮而匕首見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。而右手持匕首搃之。未至身。秦王驚。自引而起。袖絕。拔劍。劍長。操其室。時惶急。劍堅。故不可立拔。荆軻逐秦王。秦王環柱而走。羣臣皆愕。卒起不意。盡失其度。而秦法。羣臣侍殿上者。不得持尺寸之兵。諸郎中執兵。皆陳殿下。非有詔召。不得上。方急時。不及召下兵。以故。荆軻乃逐秦王。而卒惶急無以擊軻。而以手共搏之。是時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。秦王方環柱走。卒惶急不知所爲。左右乃曰。王負劍。負劍。遂拔以擊荆軻。斷其左股。荆軻廢。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。不中。中銅柱。秦王復擊軻。軻被八創。軻自知事不就。倚柱而笑。箕踞以罵。曰。事所以不成者。以欲生劫之。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。於是左右既前殺軻。秦王不怡者良久。已而論功。賞羣臣。及當坐者。各有差。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。曰。無且愛我。乃以藥囊提荆軻也。於是秦王大怒。益發兵詣趙。詔王翦軍以伐燕。十月而拔薊城。燕王喜太子丹等。盡率其精兵。東保於遼東。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。代王嘉。乃遺燕王喜書。曰。秦所以尤追燕急者。以太子丹故也。今王誠殺丹。獻之秦王。秦王必解。而社稷幸得血食。其後李

信追丹。丹匿衍水中。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。欲獻之秦。秦復進兵攻之。後五年。秦卒滅燕。虜燕王喜。其明年。秦并天下。立號爲皇帝。於是秦逐太子丹。荆軻之客皆亡。高漸離變名姓。爲人庸保。匿作於宋子。久之。作苦。聞其家堂上客擊筑。傍徨不能去。每出言曰。彼有善有不善。從者以告其主。曰。彼庸乃知音。竊言是非。家丈人召使前擊筑。一坐稱善。賜酒。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。乃退。出其裝匣中筑。與其善衣。更容貌而前。舉坐客皆驚下。與抗禮。以爲上客。使擊筑而歌。客無不流涕而去者。宋子傳客之。聞於秦始皇。秦始皇召見。人有識者。乃曰高漸離也。秦皇帝惜其善擊筑。重赦之。乃矐其目。使擊筑。未嘗不稱善。稍益近之。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。復進。得近。舉筑扑秦皇帝。不中。於是遂誅高漸離。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。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。私曰。嗟乎。惜哉。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。甚矣。吾不知人也。曩者吾叱之。彼乃以我爲非人也。

太史公曰。世言荆軻。其稱太子丹之命。天雨粟。馬生角也。太過。又言荆軻傷秦王。皆非也。始。公孫季功。董生。與夏無且游。具知其事。爲余道之如是。自曹沫至荆軻五人。此其義。或成或不成。然其立意較然。不欺其志。名垂後世。豈妄也哉。

卷八 傳狀類

史記李斯列傳

李斯者。楚上蔡人也。年少時。爲郡小吏。見吏舍廁中鼠。食不潔。近人犬。數驚恐之。斯入倉。觀倉中鼠。食積粟。居大廡之下。不見人犬之憂。於是李斯乃歎曰。人之賢不肖。譬如鼠矣。在所自處耳。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。學已成。度楚王不足事。而六國皆弱。無可爲建功者。欲西入秦。辭於荀卿曰。斯聞得時無怠。今萬乘方爭時。游者主事。今秦王欲吞天下。稱帝而治。此布衣馳驚之時。而游說者之秋也。處卑賤之位。而計不爲者。此禽鹿視肉。人面而能彊行者耳。故詬莫大於卑賤。而悲莫甚於窮困。久處卑賤之位。困苦之地。非世而惡利。自託於無爲。此非士之情也。故斯將西說秦王矣。至秦。會莊襄王卒。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。不韋賢之。任以爲郎。李斯因以得說。說秦王曰。胥人者。去其幾也。成大功者。在因瑕釁而遂忍之。昔者。秦穆公之霸。終不東并六國者。何也。諸侯尙衆。周德未衰。故五伯迭興。更尊周室。自秦孝公以來。周室卑微。諸侯相兼。關東爲六國。秦之乘勝役諸侯。蓋六世矣。今諸侯服秦。譬若郡縣。夫以秦之彊。大王之賢。由竈上騷除。足以滅諸侯。成帝業。爲天下一統。此萬世之一時也。今怠而不

急就。諸侯復疆。相聚約從。雖有黃帝之賢。不能并也。秦王乃拜斯爲長史。聽其計。陰遣謀士。齎持金玉。以游說諸侯。諸侯名士。可下以財者。厚遺結之。不肯者。利劍刺之。離其君臣之計。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。秦王拜斯爲客卿。會韓人鄭國來間秦。以作注溉渠。已而覺。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。諸侯人來事秦者。大抵爲其主。游閒於秦耳。請一切逐客。李斯議亦在逐中。斯乃上書曰。臣聞吏議逐客。竊以爲過矣。昔繆公求士。西取由余於戎。東得百里奚於宛。迎蹇叔於宋。來丕豹。公孫支於晉。此五子者。不產於秦。而繆公用之。并國二十。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。移風易俗。民以殷盛。國以富彊。百姓樂用。諸侯親服。獲楚魏之師。舉地千里。至今治彊。惠王用張儀之計。拔三川之地。西并巴蜀。北收上郡。南取漢中。包九夷。制鄢郢。東據成皋之險。割膏腴之壤。遂散六國之從。使之西面事秦。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。廢穰侯。逐華陽。彊公室。杜私門。蠶食諸侯。使秦成帝業。此四君者。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觀之。客何負於秦哉。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。疏士而不用。是使國無富利之實。而秦無彊大之名也。今陛下致昆山之玉。有隨和之寶。垂明月之珠。服太阿之劍。乘纖離之馬。建翠鳳之旗。樹靈鼉之鼓。此數寶者。秦不生一焉。而陛下說之。何也。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。則是夜光之璧。不飾朝廷。犀象之器。不爲玩好。鄭衛之女。不充後宮。而駿良馱隄。

不實外廩。江南金錫不爲用。西蜀丹青不爲采。所以飾後宮。充下陳。娛心意。說耳目者。必出於秦。然後可。則是宛珠之簪。傅璣之珥。阿縞之衣。錦繡之飾。不進於前。而隨俗雅化。佳冶窈窕。趙女不立於側也。夫擊甕叩缶。彈箏搏髀。而歌呼嗚嗚。快耳目者。真秦之聲也。鄭衛桑間。昭虞武象者。異國之樂也。今弃擊甕叩缶。而就鄭衛。退彈箏而取昭虞。若是者何也。快意當前。適觀而已矣。今取人則不然。不問可否。不論曲直。非秦者去。爲客者逐。然則是所重者。在乎色樂珠玉。而所輕者。在乎人民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內。制諸侯之術也。臣聞地廣者粟多。國大者人衆。兵彊則士勇。是以太山不讓土壤。故能成其大。河海不擇細流。故能就其深。王者不卻衆庶。故能明其德。是以地無四方。民無異國。四時充美。鬼神降福。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。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。卻賓客以業諸侯。使天下之士。退而不敢西向。裹足不入秦。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。夫物不產於秦。可寶者多。士不產於秦。而願忠者衆。今逐客以資敵國。損民以益讎。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。求國無危。不可得也。姚鼐已入秦議。秦王乃除逐客之令。復李斯官。卒用其計謀。官至廷尉。二十餘年。竟并天下。尊王爲皇帝。以斯爲丞相。夷郡縣城。銷其兵刃。示不復用。使秦無尺土之封。不立子弟爲王。功臣爲諸侯者。使後無戰攻之患。始皇三十四年。置酒咸陽宮。博士僕射周青臣等。

頌稱始皇威德。齊人淳于越進諫曰。臣聞之。殷周之王。千餘歲。封子弟功臣。自爲支輔。今陛下有海內。而子弟爲匹夫。卒有田常六卿之患。臣無輔弼。何以相救哉。事不師古。而能長久者。非所聞也。今青臣等。又面諛。以重陛下過。非忠臣也。始皇下其議丞相。丞相謬其說。絀其辭。乃上書曰。古者天下散亂。莫能相一。是以諸侯竝作。語皆道古以害今。飾虛言以亂實。人善其所私學。以非上所建立。今陛下并有天下。別白黑而定一尊。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。聞令下。卽各以其私學議之。入則心非。出則巷議。非主以爲名。異趣以爲高。率羣下以造謗。如此不禁。則主勢降。乎上。黨與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。蠲除去之。令到。滿三十日。弗去。黥爲城旦。所不去者。醫藥卜筮種樹之書。若有欲學者。以吏爲師。始皇可其議。收去詩書百家之語。以愚百姓。使天下無以古非今。明法度。定律令。皆以始皇起。同文書。治離宮別館。周徧天下。明年。又巡狩。外攘四夷。斯皆有力焉。斯長男申爲三川守。諸男皆尙秦公主。女悉嫁秦諸公子。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。李斯置酒於家。百官長皆前爲壽。門廷車騎以千數。李斯喟然而嘆曰。嗟乎。吾聞之。荀卿曰。物禁大盛。夫斯乃上蔡布衣。閭巷之黔首。上不知其鴛下。遂擢至此。當今人臣之位。無居臣上者。可謂富貴極矣。物極則衰。吾未知所稅駕也。始皇三十七年。十月。行出游會稽。竝海上。

北抵琅邪。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。皆從。始皇有二十餘子。長子扶蘇。以數直諫。上使監兵上郡。蒙恬爲將。少子胡亥愛。請從。上許之。餘子莫從。其年七月。始皇帝至沙丘。病甚。令趙高爲書。賜公子扶蘇。曰。以兵屬蒙恬。與喪會咸陽而葬。書已封。未授使者。始皇崩。書及璽皆在趙高所。獨子胡亥。丞相李斯。趙高。及幸宦者五六人。知始皇崩。餘羣臣皆莫知也。李斯以爲上在外崩。無真太子。故祕之。置始皇居輜輶車中。百官奏事上食。如故。宦者輒從輜輶車中。可諸奏事。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。而謂公子胡亥曰。上崩。無詔封王諸子。而獨賜長子書。長子至。卽立爲皇帝。而子無尺寸之地。爲之奈何。胡亥曰。固也。吾聞之。明君知臣。明父知子。父捐命。不封諸子。何可言者。趙高曰。不然。方今天下之權。存亡在子。與高。及丞相耳。願子圖之。且夫臣人。與見臣於人。制人。與見制於人。豈可同日道哉。胡亥曰。廢兄而立弟。是不義也。不奉父詔而畏死。是不孝也。能薄而材譎。彊因人之功。是不能也。三者逆德。天下不服。身殆傾危。社稷不血食。高曰。臣聞湯武殺其主。天下稱義焉。不爲不忠。衛君殺其父。而衛國載其德。孔子著之。不爲不孝。夫大行不小謹。盛德不辭讓。鄉曲各有宜。而百官不同功。故顧小而忘大。後必有害。狐疑猶豫。後必有悔。斷而敢行。鬼神避之。後有成功。願子遂之。胡亥喟然歎曰。今大行未發。喪禮未終。豈宜以此事

千丞相哉。趙高曰。時乎時乎。聞不及謀。羸糧躍馬。唯恐後時。胡亥既然。高之言。高曰。不與丞相謀。恐事不能成。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。高乃謂丞相斯曰。上崩。賜長子書。與喪會咸陽。而立爲嗣。書未行。今上崩。未有知者也。所賜長子書。及符璽。皆在胡亥所。定太子。在君侯與高之口耳。事將何如。斯曰。安得亡國之言。此非人臣所當議也。高曰。君侯自料。能孰與蒙恬。功高孰與蒙恬。謀遠不失。孰與蒙恬。無怨於天下。孰與蒙恬。長子舊而信之。孰與蒙恬。斯曰。此五者。皆不及蒙恬。而君責之何深也。高曰。高固內官之廝役也。幸得以刀筆之文。進入秦宮。管事二十餘年。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。有封及二世者也。卒皆以誅亡。皇帝二十餘子。皆君之所知。長子剛毅而武勇。信人而奮士。卽位。必用蒙恬爲丞相。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。歸於鄉里。明矣。高受詔教習胡亥。使學以法事數年矣。未嘗見過失。慈仁篤厚。輕財重士。辯於心而詘於口。盡禮敬士。秦之諸子。未有及此者。可以爲嗣。君計而定之。斯曰。君其反位。斯奉主之詔。聽天之命。何慮之可定也。高曰。安可危也。危可安也。安危不定。何以貴聖。斯曰。斯上蔡閭巷布衣也。上幸擢爲丞相。封爲通侯。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。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。豈可負哉。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。孝子不勤勞而見危。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。君其勿復言。將令斯得罪。高曰。蓋聞聖人遷徙無常。就變而從。時見

未而知本。觀指而覩歸。物固有之。安得常法哉。方今天下之權命。懸於胡亥。高能得志焉。且夫從外制中。謂之惑。從下制上。謂之賊。故秋霜降者。草花落。水搖動者。萬物作。此必然之效也。君何見之晚。斯曰。吾聞晉易太子。三世不安。齊桓兄弟爭位。身死爲戮。紂殺親戚。不聽諫者。國爲丘墟。遂危社稷。三者逆天。宗廟不血食。斯其猶人哉。安足爲謀。高曰。上下合同。可以長久。中外若一。事無表裏。君聽臣之計。卽長有封侯。世世稱孤。必有喬松之壽。孔墨之智。今釋此而不從。禍及子孫。足以爲寒心。善者因禍爲福。君何處焉。斯乃仰天而歎。垂淚太息。曰。嗟乎。獨遭亂世。旣以不能死。安託命哉。於是斯乃聽高。高乃報胡亥曰。臣請奉太子之明命。以報丞相。丞相斯敢不奉令。於是乃相與謀。詐爲受始皇詔。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。更爲書。賜長子扶蘇曰。朕巡天下。禱祠名山諸神。以延壽命。今扶蘇與將軍蒙恬。將師數十萬。以屯邊。十有餘年矣。不能進而前。士卒多耗。無尺寸之功。乃反數上書直言。誹謗我所爲。以不得罷歸爲太子。日夜怨望。扶蘇爲人子。不孝。其賜劍以自裁。將軍恬與扶蘇居外。不匡正。宜知其謀。爲人臣不忠。其賜死。以兵屬裨將王離。封其書以皇帝璽。遣胡亥客奉書。賜扶蘇於上郡。使者至。發書。扶蘇泣。入內舍。欲自殺。蒙恬止扶蘇曰。陛下居外。未立太子。使臣將二十萬衆守邊。公子爲監。此天下重任也。今一使者來。卽自殺。

安知其非詐。請復請。復請而後死。未暮也。使者數趣之。扶蘇爲人仁。謂蒙恬曰。父而賜子死。尙安復請。卽自殺。蒙恬不肯死。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。使者還報。胡亥斯高。大喜。至咸陽發喪。太子立爲二世皇帝。以趙高爲郎中令。常侍中用事。二世燕居。乃召高與謀事。謂曰。夫人生居世間也。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。吾旣已臨天下矣。欲悉耳目之所好。窮心志之所樂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。長有天下。終吾年壽。其道可乎。高曰。此賢主之所能行也。而昏亂主之所禁也。臣請言之。不敢避斧鉞之誅。願陛下少留意焉。夫沙丘之謀。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。而諸公子盡帝兄。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。今陛下初立。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。恐爲變。且蒙恬已死。蒙毅將兵居外。臣戰戰栗栗。惟恐不終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。二世曰。爲之奈何。趙高曰。嚴法而刻刑。令有罪者相坐。誅至收族。滅大臣而遠骨肉。貧者富之。賤者貴之。盡除去先帝之故臣。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。此則陰德歸陛下。害除而姦謀塞。羣臣莫不被潤澤。蒙厚德。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。計莫出於此。二世然高之言。乃更爲法律。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。輒下高。令鞠治之。殺大臣蒙毅等。公子十二人。僇死咸陽市。十公主^也死於杜。財物入於縣官。相連坐者。不可勝數。公子高欲奔。恐收族。乃上書曰。先帝無恙時。臣入則賜食。出則乘輿。御府之衣。臣得賜之。中廄之寶馬。臣得賜之。臣

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。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。臣請從死。願葬鄱山之足。唯上幸哀憐之。書上。胡亥大說。召趙高而示之。曰。此可謂急乎。趙高曰。人臣當憂死而不暇。何變之得謀。胡亥可其書。賜錢十萬以葬。法令誅罰日益刻深。羣臣人人自危。欲畔者衆。又作阿房之宮。治直馳道。賦斂愈重。戍徭無已。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。起於山東。傑俊相立。自置爲侯王。叛秦。兵至鴻門而卻。李斯數欲請閒諫。二世不許。而二世責問李斯曰。吾有私讖。而有所聞於韓子也。曰。堯之有天不也。堂高三尺。采椽不斲。茅茨不剪。雖逆旅之宿。不勤於此矣。冬日鹿裘。夏日葛衣。棗糲之食。藜藿之羹。飯土甌。啜土劍。雖監門之餐。不穀於此矣。禹鑿龍門。通大夏。疏九河。曲九防。決渟水。致之海。而股無胈。脛無毛。手足胼胝。面目黎黑。遂以死于外。葬於會稽。臣虜之勞。不烈於此矣。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。豈欲苦形勞神。身處逆旅之宿。口食監門之餐。手持臣虜之作哉。此不肖人之所勉也。非賢者之所務也。彼賢人之有天下也。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。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。夫所謂賢人者。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。今身且不能利。將惡能治天下哉。故吾願肆志廣欲。長享天下而無害。爲之奈何。李斯子由。爲三川守。羣盜吳廣等。西略地過去。弗能禁。章邯以破逐廣等兵。使者覆案三川相屬。誚讓斯居三公位。如何令盜如此。李斯恐懼。

重爵祿。不知所出。乃阿二世意。欲求容。以書對曰。夫賢主者。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。督責之。則臣不敢不竭能。以徇其主矣。此臣主之分定。上下之義明。則天下賢不肖。莫敢不盡力竭任。以徇其君矣。是故主獨制於天下。而無所制也。能窮樂之極矣。賢明之主也。可不察焉。故申子曰。有天下而不恣睢。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。無他焉。不能督責。而顧以其身。勞於天下之民。若堯禹然。故謂之桎梏也。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。行督責之道。專以天下自適也。而徒務苦形勞神。以身徇百姓。則是黔首之役。非畜天下者也。何足貴哉。夫以人徇己。則己貴而人賤。以己徇人。則己賤而人貴。故徇人者賤。而人所徇者貴。自古及今。未有不然者也。凡古之所爲尊賢者。爲其貴也。而所爲惡不肖者。爲其賤也。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。因隨而尊之。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。夫可謂大繆矣。謂之爲桎梏。不亦宜乎。不能督責之過也。故韓子曰。慈母有敗子。而嚴家無格虜者。何也。則能罰之加焉必也。故商君之法。刑弃灰於道者。夫弃灰。薄罪也。而被刑。重罰也。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。夫罪輕且督深。而況有重罪乎。故民不敢犯也。是故韓子曰。布帛尋常。庸人不釋。鑠金百鎰。盜跖不搏者。非庸人之心重。尋常之利深。而盜跖之欲淺也。又不以盜跖之行。爲輕百鎰之重也。搏必隨手刑。則盜跖不搏百鎰。而罰不必行也。則庸人不釋尋常。是故

城高五丈。而樓季不輕犯也。泰山之高百仞。而跛牂牧其上。夫樓季也。而難五丈之限。豈跛牂也。而易百仞之高哉。峭塹之勢異也。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。長執重勢。而獨擅天下之利者。非有異道也。能獨斷而審督責。必深罰。故天下不敢犯也。今不務所以不犯。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。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。夫不能行聖人之術。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。可不哀邪。且夫儉節仁義之人。立於朝。則荒肆之樂輟矣。諫說論理之臣。開於側。則流漫之志詘矣。烈士死節之行。顯於世。則淫康之虞廢矣。故明主能外此三者。而獨操主術。以制聽從之臣。而修其明法。故身尊而勢重也。凡賢主者。必將能拂世磨俗。而廢其所惡。立其所欲。故生則有尊重之勢。死則有賢明之謚也。是以明君獨斷。故權不在臣也。然後能滅仁義之塗。掩馳說之口。困烈士之行。塞聰揜明。內獨視聽。故外不可傾。以仁義烈士之行。而內不可奪。以諫說忿爭之辯。故能犖然獨行。恣睢之心。而莫之敢逆。若此。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。而脩商君之法。法脩術明。而天下亂者。未之聞也。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。唯明主爲能行之。若此。則謂督責之誠。則臣無邪。臣無邪。則天下安。天下安。則主嚴尊。主嚴尊。則督責必。督責必。則所求得。所求得。則國家富。國家富。則君樂豐。故督責之術設。則所欲無不得矣。羣臣百姓。救過不給。何變之敢圖。若此。則帝道備。而可謂能明

君臣之術矣。雖申韓復生。不能加也。

姚纂已入
奏議。

書奏。二世悅。於是行督責益

嚴。稅民深者爲明吏。二世曰。若此。則可謂能督責矣。刑者相半於道。而死人日成積於市。殺人衆者爲忠臣。二世曰。若此。則可謂能督責矣。初。趙高爲郎中令。所殺及報私怨衆多。恐大臣入朝奏事。毀惡之。乃說二世曰。天子所以貴者。但以聞聲。羣臣莫得見其面。故號曰朕。且陛下富於春秋。未必盡通諸事。今坐朝廷。譴舉有不當者。則見短於大臣。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。且陛下深拱禁中。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。事來有以揆之。如此。則大臣不敢奏疑事。天下稱聖主矣。二世用其計。乃不坐朝廷。見大臣。居禁中。趙高常侍中用事。事皆決於趙高。高聞李斯以爲言。乃見丞相曰。關東羣盜多。今上急。益發繇治阿房宮。聚狗馬無用之物。臣欲諫。爲位賤。此眞君侯之事。君何不諫。李斯曰。固也。吾欲言之久矣。今時上不坐朝廷。上居深宮。吾有所言者。不可傳也。欲見無閒。趙高謂曰。君誠能諫。請爲君候上閒。語君。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。婦女居前。使人告丞相。上方閒。可奏事。丞相至宮門上謁。如此者三。二世怒曰。吾常多聞曰。丞相不來。吾方燕私。丞相輒來請事。丞相豈少我哉。且固我哉。趙高因曰。如此。殆矣。夫沙丘之謀。丞相與焉。今陛下已立爲帝。而丞相貴不益。此其意。亦望裂地而王之矣。且陛下不問臣。臣不敢言。丞相長男李由。爲二川守。楚盜陳勝等。皆丞

相傍縣之子。以故楚盜公行。過三川。城守不肯擊。高聞其文書相往來。未得其審。故未敢以聞。且丞相居外。權重於陛下。二世以爲然。欲案丞相。恐其不審。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。李斯聞之。是時二世在甘泉。方作穀抵優俳之觀。李斯不得見。因上書言趙高之短。曰。臣聞之。臣疑其君。無不危國。妾疑其夫。無不危家。今有大臣於陛下。擅利擅害。與陛下無異。此甚不便。昔者司城子罕相宋。身行刑罰。以威行之。暮年。遂劫其君。田常爲簡公臣。爵列無敵於國。私家之富。與公家均。布惠施德。下得百姓。上得羣臣。陰取齊國。殺宰予於庭。卽弑簡公於朝。遂有齊國。此天下所明知也。今高有邪佚之志。危反之行。如子罕相宋也。私家之富。若田氏之於齊也。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。而劫陛下之威信。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。陛下不圖。臣恐其爲變也。二世曰。何哉。夫高。故宦人也。然不爲安肆志。不以危易心。絜行脩善。自使至此。以忠得進。以信守位。朕實賢之。而君疑之。何也。且朕少失先人。無所識知。不習治民。而君又老。恐與天下絕矣。朕非屬趙君。當誰任哉。且趙君爲人。精廉彊力。下知人情。上能適朕。君其勿疑。李斯曰。不然。夫高。故賤人也。無識於理。貪欲無厭。求利不止。列勢次主。求欲無窮。臣故曰殆。二世已前信趙高。恐李斯殺之。乃私告趙高。高曰。丞相所患者。獨高。高已死。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。於是二世曰。其以李斯屬郎中令。趙

高案治李斯。李斯拘執束縛。居囹圄中。仰天而歎曰。嗟乎。悲夫。不道之君。何可爲計哉。昔者。桀殺關龍逢。紂殺王子比干。吳王夫差殺伍子胥。此三臣者。豈不忠哉。然而不免於死。身死而所忠者非也。今吾智不及三子。而二世之無道。過於桀紂夫差。吾以忠死。宜矣。且二世之治。豈不亂哉。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。殺忠臣而貴賤人。作爲阿房之宮。賦斂天下。吾非不諫也。而不吾聽也。凡古聖王。飲食有節。車器有數。宮室有度。出令造事。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。故能長久治安。今行逆於昆弟。不顧其咎。侵殺忠臣。不思其殃。大爲宮室。厚賦天下。不愛其費。三者已行。天下不聽。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。而心尙未寤也。而以趙高爲佐。吾必見寇至咸陽。麋鹿游於朝也。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。治罪。責斯與子由謀反狀。皆收捕宗族賓客。趙高治斯。榜掠千餘。不勝痛。自誣服。斯所以不死者。自負其辯有功。實無反心。幸得上書自陳。幸二世之寤而赦之。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。臣爲丞相治民。三十餘年矣。逮秦地之陝隘。先王之時。秦地不過千里。兵數十萬。臣盡薄材。謹奉法令。陰行謀臣。資之金玉。使游說諸侯。陰脩甲兵。飾政教。官鬪士。尊功臣。盛其爵祿。故終以脅韓弱魏。破燕趙。夷齊楚。卒兼六國。虜其王。立秦爲天子。罪一矣。地非不廣。又北逐胡貉。南定百越。以見秦之疆。罪二矣。尊大臣。盛其爵位。以固其親。罪三矣。立社稷。脩宗廟。以

明主之賢。罪四矣。更剋畫。平斗斛度量。文章布之天下。以樹秦之名。罪五矣。治馳道。興游觀。以見主之得意。罪六矣。緩刑罰。薄賦斂。以遂主得衆之心。萬民戴主。死而不忘。罪七矣。若斯之爲臣者。罪足以死固久矣。上幸盡其能力。乃得至今。願陛下察之。書上。趙高使吏弃去不奏。曰。囚安得上書。趙高使其客十餘輩。詐爲御史謁者侍中。更往覆訊斯。斯更以其實對。輒使人復榜之。後二世使人驗斯。斯以爲如前。終不敢更言。辭服。奏當上。二世喜曰。微趙君。幾爲丞相所賣。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。則項梁已擊殺之。使者來。會丞相下吏。趙高皆妄爲反辭。二世二年七月。具斯五刑。論腰斬咸陽市。斯出獄。與其中子俱執。顧謂其中子曰。吾欲與若復牽黃犬。俱出上蔡東門。逐狡兔。豈可得乎。遂父子相哭。而夷三族。李斯已死。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。事無大小。輒決於高。高自知權重。乃獻鹿。謂之馬。二世問左右。此乃鹿也。左右皆曰。馬也。二世驚。自以爲惑。乃召太卜令卦之。太卜曰。陛下春秋郊祀。奉宗廟鬼神。齋戒不明。故至于此。可依盛德。而明齋戒。於是乃入上林齋戒。日游弋獵。有行人入上林中。二世自射殺之。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。移上林。高乃諫二世曰。天子無故。賊殺不辜人。此上帝之禁也。鬼神不享。天且降殃。當遠避宮以禳之。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。留三日。趙高詐詔衛士。令士皆素服。持兵內鄉。入

告二世曰。山東羣盜兵大至。二世上觀而見之。恐懼。高卽因劫令自殺。引璽而佩之。左右百官莫從。上殿。殿欲壞者三。高自知天弗與。羣臣弗許。乃召始皇弟授之璽。子嬰卽位。患之。乃稱疾不聽事。與宦者韓談及其子。謀殺高。高上謁請病。因召入。令韓談刺殺之。夷其三族。子嬰立三月。沛公兵從武關入。至咸陽。羣臣百官皆畔。不適。子嬰與妻子。自係其頸以組。降軹道旁。沛公因以屬吏。項王至而斬之。遂以亡天下。

太史公曰。李斯以閭閻歷諸侯。入事秦。因以瑕釁以輔始皇。卒成帝業。斯爲三公。可謂尊用矣。斯知六藝之歸。不務明政。以補主上之缺。持爵祿之重。阿順苟合。嚴威酷刑。聽高邪說。廢適立庶。諸侯已畔。斯乃欲諫爭。不亦未乎。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。察其本。乃與俗議之異。不然。斯之功。且與周召列矣。

史記張耳陳餘列傳

張耳者。大梁人也。其少時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。張耳嘗亡命。游外黃。外黃富人女甚美。嫁庸奴。亡其夫。去抵父客。父客素知張耳。乃謂女曰。必欲求賢夫。從張耳。女聽。乃卒爲請決。嫁之張耳。張耳是時脫身游。女家厚奉給張耳。張耳以故致千里客。乃宦魏。爲外黃令。名由此益賢。陳餘者。亦大梁人也。好儒術。數游趙。苦陘。富人公乘氏。以其女妻之。亦知陳餘非庸人也。

餘年少。父事張耳。兩人相與爲刎頸交。秦之滅大梁也。張耳家外黃。高祖爲布衣時。嘗數從張耳游。客數月。秦滅魏數歲。亦聞此兩人。魏之名士也。購求。有得張耳千金。陳餘五百金。張耳陳餘。乃變名姓。俱之陳。爲里監門。以自食。兩人相對。里吏嘗有過答陳餘。陳餘欲起。張耳躡之。使受答。吏去。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。而數之。曰。始吾與公言何如。今見小辱。而欲死一吏乎。陳餘然之。秦詔書購求兩人。兩人亦反用門者。以令里中。陳涉起蕪。至入陳。兵數萬。張耳陳餘上謁陳涉。涉及左右。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。未嘗見。見卽大喜。陳中豪傑父老。乃說陳涉曰。將軍身被堅執銳。率士卒以誅暴秦。復立楚社稷。存亡繼絕。功德宜爲王。且夫監臨天下諸將。不爲王不可。願將軍立爲楚王也。陳涉問此兩人。兩人對曰。夫秦爲無道。破人國家。滅人社稷。絕人後世。罷百姓之力。盡百姓之財。將軍瞋目張膽。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。爲天下除殘也。今始至陳而王之。示天下私。願將軍毋王。急引兵而西。潰人立六國後。自爲樹黨。爲秦益敵也。敵多則力分。與衆則兵彊。如此。野無交兵。縣無守城。誅暴秦。據咸陽。以令諸侯。諸侯亡而得立。以德服之。如此。則帝業成矣。今獨王陳。恐天下解也。陳涉不聽。遂立爲王。陳餘乃復說陳王曰。大王舉梁楚而西。務在入關。未及收河北也。臣嘗游趙。知其豪傑及地形。願請奇兵。北略趙地。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

爲將軍。邵騷爲護軍。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。予卒二千人。北略趙地。武臣等從白馬渡河。至諸縣。說其豪桀曰。秦爲亂。政虐刑。以殘賊天下。數十年矣。北有長城之役。南有五嶺之戍。外內騷動。百姓罷敝。頭會箕歛。以供軍費。財匱力盡。民不聊生。重之以苛法峻刑。使天下父子不相安。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。王楚之地。方二千里。莫不響應。家自爲怒。人自爲鬪。各報其怨。而攻其讎。縣殺其令丞。郡殺其守尉。今已張大楚。王陳。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。於此時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。非人豪也。諸君試相與計之。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。因天下之力。而攻無道之君。報父兄之怨。而成割地有土之業。此士之一時也。豪桀皆然其言。乃行收兵。得數萬人。號武臣爲武信君。下趙十城。餘皆城守。莫肯下。乃引兵東北擊范陽。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。竊聞公之將死。故弔。雖然。賀公得通而生。范陽令曰。何以弔之。對曰。秦法重。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。殺人之父。孤人之子。斷人之足。隳人之首。不可勝數。然而慈父孝子。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。畏秦法耳。今天下大亂。秦法不施。然則慈父孝子。且傳刃公之腹中。以成其名。此臣之所以弔公也。今諸侯畔秦矣。武信君兵且至。而君堅守。范陽少年皆爭殺君。下武信君。君急遣臣見武信君。可轉禍爲福。在今矣。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。曰。足下必將戰勝。然後略地。攻得。然後下城。臣竊以爲過矣。